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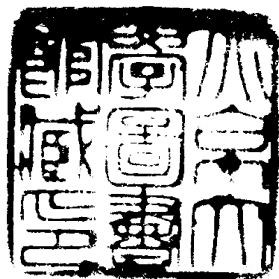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5/10/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八冊目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十三經解詁六十四卷(二)

〔明〕陳深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十三經解詁六十四卷(二)

〔明〕陳深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三經解

詁五十六卷》提要

三禮解詁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失德。

亂則破其臣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生禮解

樂記

二

三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響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絃以爲絃不練則聲清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唱僅有二人從而和之

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間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音脅弱衆者寡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

生禮解

樂記

三

二

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筓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

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正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裊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

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于五音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享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事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浚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入三。
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
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
而測深厚。樂者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
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
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
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
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緩遠。其治民逸

主禮解

樂記

七

者其舞行緩遠。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誦知其
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
周之樂盡矣。堯樂謂之大章。黃帝樂名咸池。舜樂名夏。武王之大武。於人事盡極矣。天地之道
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
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
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
德矣。夫黍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
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宣獻之禮。

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
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
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
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
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
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
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
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
作而民思憂。聲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

主禮解

樂記

七

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粉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
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好聲孔也。肉倍好。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也。此流辟
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聲通滑耳。邪散狄成滌盪之音。作而民淫亂。狄也。是故先
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
怒。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
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

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
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涸則魚
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
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成
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
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
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

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
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
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
力。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
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
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
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方。再
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挾。極幽而不
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
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之將作必
先擊鼓以警
動衆聽之將
作必先三歩
足以示其舞
之方再始謂
一節終而再
作也往進也
亂終也如云
陽離之亂歸
舞畢而退就
位也再始以
著往者再擊
鼓以明其進
也復亂以飾
歸者復擊鼓

十一

漂青唯炭青池

大樂記

生疏也。

同條何
等從屬

不用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皆重
之射息也。禋見禘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而乎
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
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
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
而酹。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
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見
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花
子語實年貢武樂之詳其言止此。君子曰。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主禮樂

樂記

太

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
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
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
矣。外親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
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
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
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主禮樂

樂記

七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王在戚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
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
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
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退。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為人所尊。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為文。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入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節。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和。和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三體解詁

樂記

大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
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
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
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
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

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歷舉而
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
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此
志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
止如槩。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
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音悅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墜墮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

三禮解詁

樂記

尤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乘車其所自來之車也綬旌旗之旄也去其旄其轎有袂縹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而用之行轎千見反袂入古反轎載柩之車上覆錦也轎轎象宮室袂者轎之四旁所垂縹布裳帷以周繞棺也素錦以爲屋爲小至於廟門不設轎轎如屋以覆棺之上乃行也遂入適所殯唯轎爲說於廟門外說音脫廟門殯宮之門不毀牆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履棺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轎也故展之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

以下皆
言若
夫士
于道
之禮

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轎正行

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轎車入自門至於作階下

而說車舉自作階升適所殯輔音送死於外

之階階則入自兩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

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思遠之

士輶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士果故實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

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

寡君之適子某死適音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

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

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

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

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適音輶實音至通

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謂同國大夫位

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訃而至此也士訃於同

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

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

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士平故其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

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其

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遂其所治之

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

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廬聖室在中門外

屋下聖室為之不塗墜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

居聖室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

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

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適子

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為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

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為士者也庶子卑

故不敢服尊者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

所以止如士服也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庶子

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

在適子下使適子為主也士之子為大夫則其

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王氏曰充其說則吳子

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

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黻占者皮弁

與而追及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

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

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也占者

審卦又吉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

包奠而讀書薦進也每車二匹按此乃禮初

此上三

孝子感之而哭踊包與者取道美然之下也
裏而置於遺車以送死者馬至在也美之而
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為出之節也讀書者
夕云書期於方方版也謂書明與與與與人名
與其物於版板將行主人之史於板東大夫之
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大夫之

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命龜告龜
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大宗人或都宗如復諸侯
人小宗人或都宗宗人掌都宗之禮者復諸侯

以褻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稅音桑揄音搖此言夫人內子以鞠衣褻衣素
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

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復西上內子之反
通妻也其服用鞠衣褻衣亦以素大夫不揄絞
飾言復沙為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

此上三

屬於池下揄音搖絞音父此言大夫喪車之飾
之形如龍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輪衣於
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輪絞屬
於池也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
下也

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
為附祖為士孫為大夫而可以附祭於祖之
為士者若祖為大夫孫為士而不可以附祭於
祖之為大夫者惟得附祭於大夫之兄弟為上
者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謂附於
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人則附於高祖
昆弟之為士者雖王父母在無可附亦其附於
高祖也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此二節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此上四

昭穆之妾夫所附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
亦謂問一代而附高祖之妃也妾亦
然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男于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
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
女氏之黨者其附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
王父也故云附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
配某氏其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公子附於公子
果有事於尊者不致援尊也

公子附於公子若公子之祖為君八子不敢附之附於君薨大
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附君故也君薨大
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
謂與諸侯並列供待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
之禮猶如正君也

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
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

此上三

三年之練冠也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
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
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三年喪練後之素
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
小功兄弟之殯又當附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
不改服也視稱陽童者庶子之殯祭於室之
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殯則祭於室之與故稱
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
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唯以哭對承
服也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若
言也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未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遠則哭於門外
時主人未行小飲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
踊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
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
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主妾之喪則自訖至
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
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
室者雖常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祔與祭不
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不撫僕妾賤也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常服攝
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常服女君死而妾猶服
也妾攝女君則不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
服以攝位稍尊也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

者之鄉而哭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
功者凡喪服降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門大
服重於正服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過主人
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如字適往也往送兄弟之
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叩隨主凡主兄弟之
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凡主兄弟之
喪雖疏亦虞之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亦無
之舉虞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
之祭也凡喪禮而待新弔之大夫之哭大夫升經
踊有也言凡者五服悉然大夫之哭大夫升經
大夫與殯亦升經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經升
經者如費弁而素加以環經也若與其喪事是
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升經但身不錫衰耳不錫

一衰則皮
升服也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
則升經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八麻於此
服升經而往不以私喪之喪雖親之輕亦用弔
旁親於總麻兄弟無服若已成服則弔衰未成
服則身素裳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
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為素
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此謂適子喪先而父母俱
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則父母俱
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諸者不以
辭字意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贈謂人
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
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送

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也巳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為他國大
夫之臣是自尊適果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什
於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
卑君則為折君之耻矣故亦不反服喪冠條屬
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為舊君服也喪冠條屬
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縫以一條純屈而屬於冠以舊冠之武而
冠也是經與武共此一經若吉冠則綴與武各
一物玉藻云緇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冠之制不
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經
屬亦然吉冠則緇冠向左右為陰凶也凶冠則
緇冠向左右為陰凶也小功之冠則緇冠向
之服經故緇冠向左右而向於吉總冠緇冠大

功以上散帶。絲音早。總服之。總與朝服十
之布則加以灰。漆治之耳。故曰。總與朝服。
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朝服精細。全用
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為總服。總云者。以其
線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漆治之。則
謂之錫。所謂平服之錫。也。錫者。清易之說。經
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縵。終朝總之。總
與朝服同。但共布終縵。止六百縵。而諸侯相
疎。故儀禮云。有事其縵。無事其布。曰。總。諸侯相
總。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褻衣。不以縵。後路或
服。上見之後。次見也。先路正路也。褻衣。遣車視
說見前章。相總不可用已之正車服也。遣車視
牢具。疏布。朝四面有章。置千四隅。載根。有子曰。

葬禮也。蓋其屬。而巳。章去聲。根音張。遣車視
太。梓。包九。則。遣車九。乘。諸侯。太。半。包七。則
七。乘。大夫。亦。太。半。包五。則。五。乘。天子。之。上。士
三。命。少。半。包三。則。三。乘。也。諸侯。之。上。士。無。遣車
遣車之上。以屬布為。輜。蓋。也。四面有物。以。輜
蓋。之。章。與。都。同。四。隅。符。之。四。角。也。輜。木。輜。也。遣
莫。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根。為。非。禮。然。則
輜。之。也。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
車。皆。無。等。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為。吉。祭。故。視。辨
稱。哀。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喪。車。皆。無。等。大。白
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大。白
冠。緇。布。之。冠。皆。不。義。委。武。玄。緇。而。後。紼。大。白。冠
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
不。義。武。皆。冠。之。下。卷。玄。玄。冠。也。緇。緇。冠。也。玄。

緇。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大夫。見。而。祭。於。公
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
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見。經。是。也。祭
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其。廟。也。冠。玄。冠。也。
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年
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者。此。大
夫。特。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
以。弁。而。祭。於。已。然。親。迎。之。弁。帶。暢。曰。以。柳。梓。以
為。槨。用。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暢。曰。以。柳。梓。以
其。柄。與。末。柳。音。菊。柄。音。七。暢。也。柳。梓。也。柳。梓。也。
芳。而。格。槨。白。故。用。之。牲。體。在。槨。用。梓。升。之。以。入
槨。又。以。槨。自。槨。載。之。入。槨。主。人。舉。肉。之。嚼。義。禮

者。則。以。畢。助。之。畢。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也
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槨。亦。必。然。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與。緯
而。加。此。帶。謂。之。緯。者。但。稱。帛。邊。而。製。敘。之。不。用
織。練。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細。帶。此。二。采。天。子
之。士。醴。者。稻。醴。也。變。無。音。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也。音。武。音。思。交。及。後。音。杭。見。音。諫。問。平。聲。此。言
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為。醴。也。變。無。音。天
器。是。盛。醴。之。物。盛。醴。酒。竹。器。以。盛。黍。稷。謂。之。醴
為。折。以。木。為。之。所以。支。束。醴。之。也。也。見。棺。友
也。言。此。變。醴。實。為。實。於。見。之。外。特。之。內。而。后。折
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木。為。之。道。者。三。橫。者。五
空。事。畢。而。後。加。之。重。既。虞。而。埋。之。見。禮。引。虞。祭
畢。埋。於。祖。廟。升。人。從。其。之。位。人。小

凡此喪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編朝夕哭不惟無極者

三禮解

雜記上

天

飲大斂。斂音倫。謂大斂小斂及諸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編朝夕哭不惟無極者。不惟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哭其惟哭畢仍垂下之無極謂哭後也。仲主相廟之後還室無事。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及而后奠。此謂君之喪而極已朝廟畢載在極車。君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席門之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既拜君從位而立故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為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

子羔之襲也。爾衣裳與稅衣纁補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而占反。襲以衣斂尸也。爾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纁為之者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稱裳下緣也。爾衣裳故用祿衣為表合為一稱故云。爾衣裳與稅衣纁補為一。素端一。第二稱也。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補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凡踊男子

公之襲者之襲

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實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說者因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候以哀心之泛感言也。

王禮解

雜記上

天

升二。玄冕一。衰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公升。商視鋪席。乃斂。視習知展體者。尊士斂。主人先已鋪席布帛於終等物。問君將至否。去之待君至升堂。商視乃始鋪席為斂事。若君之至而。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以物送別死者於柩中也。唯用帶玄纁束一丈八尺為制。今魯人雖用玄以紼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論之。幅之廣二尺二寸。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甚便。其請事。客曰。寡君使甚如何。

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在西面。正。門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內傷也。弔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階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合者執壁將命曰寡君使某。合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合者入升堂致命。

子拜稽顙。合者坐委于殯東南。有畫席。既奠。席降出。及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壁。降自西階以東。合王之形制如壁。坐委。設畫席以承之。既奠則設滿席以承之。解圖有。遠近故有。後來致合者降出及位。謂合者委壁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副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親玉不麻。故者朝服以在喪不可絕。變古故仍其。喪屨坐取壁亦跪而取。祔者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祔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祔子拜稽顙。委

衣于殯東。祔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祔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筵亦西面。要平聲。衣服曰祔。委于殯東。即安室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祔者既致見服訖。後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雷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祔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上介則執圭。其舉之也亦如祔者之西面焉。合者執壁將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

陳羹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車馬曰輿。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轅車之轡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舉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則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壁與圭。宰夫舉祔。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將命者亦肅立。下向殯也。特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合壁與圭。則宰舉之。祔衣則

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賔者出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賔者出而位于門外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上賓曰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其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敢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其初反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舍說則皆舉自行臨哭之儀若聘禮之有私覲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其不致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哭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哭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

拜之謝其其國有君事不敢受弔言卿大夫以分辱也又有親喪則不敢受弔言卿大夫以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外宗房中內面小臣鋪席尚祝鋪絞紼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父給其馮反馮音憑此是喪大記君大歛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意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謂夜燎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極行於路人皆避之也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及喪服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及喪服諸父昆弟之喪皆在父母服內雖重雖如三年之喪則既親其疎而除喪之服不廢者如三年之喪則既親其練祥皆行其後喪既受弔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親者既受受服之時以易經王父易之麻經也類草名無葛之類以類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喪禮

主禮

雜記下

三

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有殯聞外喪哭之他至而孫又死亦必附於祖有殯聞外喪哭之他至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謂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哭不於殯而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者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官與畢而出殯已不喪服著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之室哭之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室大夫士特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也大夫士特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異宮者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官則次于異宮如同官則次於異宮者謂比死者是已同官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平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升見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官則雖臣妾奠而后祭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過有兄弟之喪則待殯而祭乃祭然此死者乃是異宮之兄弟耳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其後乃祭以吉凶不

主禮

雜記下

三

可相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祔祭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而祔祭則乘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祔祭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嘏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至齒為嘏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侍祭食謂相與祭禮之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祭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感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者存乎書也而行之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奪已喪孝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望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望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望室不廬廬嚴者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望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經麻有非策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得居

視成人等各有其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視君之母與君之妻
 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忘視君之母與君之妻
 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君母若妻
 輕哀之比之兄弟之喪然於酒肴之珍小君也服
 酌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免喪之
 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
 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
 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祥主人之
 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祭之時主
 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期祭也朝
 服謂主人著朝服潔衣素裳其冠則編冠也祥
 因其故服者謂明且祥祭時子游曰既祥雖不
 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
 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
 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
 后拜之不改成踊上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
 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
 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
 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末也於
 士既事成踊襲者既踊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
 飲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
 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
 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植音特犬
 音泰卒哭

謂之成事成吉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
 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初虞即葬之
 虞子卜葬父則視辭云某子某卜葬其父某甫
 孫則云某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云乃某卜
 葬其妻某氏乃者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為
 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
 其弟
 某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
 杖關轂而輟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輟胡罪
 也輟輟也請以其衰服之杖穿於輟轂中而過
 轉其輪輟輟其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
 人廢禮之由也輟輟以飯公羊買為之也飯舍也大夫
 為其親舍恐尸為賓所憚故以中饋尸面而
 當口處輟輟之令舍玉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
 子自舍無輟輟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買
 士也而輟輟以飯是情儀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
 所由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
 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襲沐浴後以衣
 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或問於
 為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后字衍
 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
 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
 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去聲與
 聲設遣與說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遺車
 以納于廟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

此四節
皆在已
有喪而
出甲

家食畢而又旬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
 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
 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
 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
 之非為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有問上問數者三
 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賜拜問拜
 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
 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
 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
 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衰經
 雖受而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制
 不食也

也此言哀痛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
 沒深之殊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如有
 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已之功期之喪十一月而
 練三月而祥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
 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
 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
 事不與於禮執事謂擯相也禮謂奠也輕服可
 之禮重相趨也出官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
 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

退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弔非從主人也四十
 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終
 弗四十者待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
 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
 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
 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疑死恐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入食
 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食音嗣黨謂族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
 也功衰初衰齊衰之末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
 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
 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曲禮曰不勝喪比於
 無子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垆免音問垆道路
 同也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免而行於道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
 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
 無沐浴既葬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
 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
 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

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所諱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是小功以下本不令諱但以父之所諱已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自當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不以從父而諱也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則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為其妻諱則于於一宮之中

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然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已從祖昆弟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

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當冠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大此者三次也乃出就次所也詳見曾子問大

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下言父小功之

承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已身而言下殯之凡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

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服平服也言著素衣而衰總衰綈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則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天之

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履孔子曰伯母叔母踰墓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此記失禮天子飯九

見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

道隆行

喪

喪禮此

并周禮天子飯合用 王此蓋異代之制乎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

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

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疏曰大夫以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賵

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

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

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

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

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

茅引去聲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

形似轡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

能言所以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

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孔子

曰管仲鏤簋而朱紼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琨

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

不揜見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

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

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

雜記下

聖

三禮解

雜記下

聖

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闔門升

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疏曰越也

奔父母之喪用諸侯中禮主國待之亦用諸侯

侯之禮闔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

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

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盡麻之類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嫂叔宜遠嫌君子有三患

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

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

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

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

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孔子曰凶年則乘禽馬

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

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

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

之澤非爾所知也是乃人君之恩澤非張而不

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

子為之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

始也。昭公娶吳為同姓。不敢告天子。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

夫人。猶內宗也。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

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為君服斬衰。為夫人齊衰。

此云猶內宗也。則齊衰皆同。君夫人者是國人

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廐焚。孔子拜。鄉人為

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

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

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少

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蓋於禮達大夫而之。請侯不為大夫反。過而舉

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舉

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內亂不

與焉。外患弗辟也。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

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贊大行

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

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哀公問于羔

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同其先

公至哀公。何。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

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

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

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

後夾室。其俎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

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

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饗其廟事畢。反

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初成

廟之。神明之居也。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

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

也。夾室。東西兩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也。

亦升屋而剖之。俎者。未封羊。割雞之胾。先減耳

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

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

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宗

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為攝主。反命于寢

路寢也。路寢成。則考之而祭。祭屋者。交神

宗廟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將命者言寡君不敬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采時國嘗以此為辭。矣有司官陳器皿者。謂納采時國嘗以此為辭。矣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受之也。並妻出夫使人致之。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遺妻必命出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施氏魯惠公之臣。子施父之後。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謂婦禮也。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爨。此即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尊故明自各。請其禮而見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立

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魁首。此為未許嫁故。魁首。并猶為少者處之。輓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紕。純音準。紕音旬。輓。輓也。會。領縫也。紕。旁。紕。謂之紕。下。紕曰純。紕。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紕中。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瘳。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蓑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適階。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音家。屈音屈。赤。反。禮。知音反。小臣。君之近臣也。此言君以卷。上以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見下也。榮。屋翼也。

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婦人復不以諱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衣去聲稱如古反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鳴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

也。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

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

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

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子姓子所生謂衆子

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大夫之喪。

三價解詁

喪大記

哭

哭。

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

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

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

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初

初死

時死君之喪未小歛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

小歛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歛而出。國

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迎也。凡主人之出爲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

也徒跣投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

初死

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

初死

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謁弔則與之哭。下道入門外。扱音橫。捐音撫。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夫人爲寄公。特拜之。卽位。士西階下東面不踰。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歛則爲命婦出。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小歛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歛。卒歛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千房

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馮音憑謠音院
避則爪反奉上

聲髦幼時翦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

完禮

大記

哭

要經小斂畢卽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夾陳也

小歛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也降拜適于下堂而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

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

拜宮

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君也寄公與國

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大夫士皆先君之臣

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嚮大

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主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泥拜之而已。主

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

三體解詁

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於次

平

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

主禮解

來太記

年

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無杖者斷。

始死

浴尸

禮記

喪大記

至

而棄之於隱者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屬
頌則杖哀勝微也哭極啓後也頓杖致勝哀也
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
官門故哭哭哭極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為重
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
不使人棄
賤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撫用歛衾去死衣小
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呼楔先結反柶音四綴音拙撫覆也歛衾擬為
大歛之衾也先時徹棄衣而加新衣以死今復
以衾而大此死時之新衣也楔杜也以角為柶
長六寸兩頭屈曲為將舍恐口閉故以柶杜齒
今開而受舍也尸應者後恐足
辟矣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管人汲不說紼
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
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綸
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音脫諸音
管人主管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綸汲水而
上索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索屈而挽於手
水從西階升盥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
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盥之乃用料酌盆水
以沃尸以綸為巾盥水以去尸之垢拭也浴
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
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謂尸足之爪甲也
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向人取土為窆所
掘之坎內御
者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
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垆于西牆下

沐尸

禮記

喪大記

至

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
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
坎差七何反登音役重平聲鬲音歷靡扶味
濡乃亂反濯音掉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
漸梁或稷之潘汁以沐髮也君與上同用梁者
士卑不嫌於簪上也登埋也君與上同用梁者
官取西牆下之土為埋也管人作瓦器之官也
重鬲縣重之鬲瓦餅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
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壁竈中煮之令
溫甸人為竈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扉
以爨也煮沐汁謂正寢為廟神之也振用巾以
中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須濯其
髮之汁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
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舍一牀襲一
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造七到反檀音展第音澤舍去聲夷猶尸也併
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水在下設
牀於上禮單也去席而袒露第簀尸在其上使
寒氣得通免腐壞也餗製適尸三飯各自有
此謂沐浴以後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
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
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
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納財謂有
米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筭謂此
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

皆居
喪食
之事

盜之米也。隨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

衆士既食水飲。妻妾既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

主人既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

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盛。

食於簋者。鹽。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簋。思管反。乾音干。盛。杯。坪之器也。簋。竹管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既。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

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

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

三禮解

喪大記

孟

與人樂之。樂音洛。不與人樂之言。不以五月三

月之喪。宣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主。舊君。

也。大夫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

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謂不成喪。

居喪之禮節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

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辟音避。辭音辭。

食臣也。大夫食之。食士也。父友父同志者。此是尊者。食卑者。故雖梁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

辭。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君以尊席。大夫以蒲

小飲

席。士以葦席。小飲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

大夫緇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

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給不

在列。絞音交。稱去聲。給其爲反。此明小飲之衣。

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折爲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若大夫士皆一衾。余在

絞之上。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異。曰大

稱給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大

飲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

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

大飲

喪大記

孟

不辟給五幅無統。統音頂。統都敢反。此明大飲

其兩頭爲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于直者之下也。給一說在絞

下。用以舉尸。二衾者。小飲一衾。大飲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

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爲三股。而中不穿裂也。於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統。謂被頭不用紐紐之類。

爲識別也。又按士沐槨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蓋說此爲天子之士。小飲之衣。祭

服不倒。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

衣受之。不以卽陳。小飲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

衾。大飲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複衾。大夫

士猶小飲也。復音福。褶音辭。小飲惟祭服耳。故必領在上也。君無禭。謂悉用已衣。

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已衣袍必有
 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袍必有
 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
 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
 采不入絺綌紵不入當暑亦用袍故絺綌凡歛
 者袒遷尸者襲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棺則其事
 易矣故君之喪大胥是歛衆胥佐之大夫之喪
 大胥侍之衆胥是歛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歛
 小歛大歛祭服不倒皆左袒結絞不紐生向右左手解袖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
 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
 死時無解義故絞束
 事則歛歛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歛者六人君
 棺綴綴旁七大夫玄冒棺綴綴旁五士緇
 綴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絞三尺自小歛
 以往用夷衾夷衾質絞之裁猶冒也裁色介反
 裁去聲冒者棺尸之二集上口質下口殺先以
 殺幅足而上後以質幅首而下君位用錦殺者
 繡文故云錦冒謂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
 一邊係一邊不縫兩旁然然旁七者不縫之
 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
 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歛
 有此目故不用衾小歛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
 尸也裁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爲覆冒尸

形而作也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君將大歛
 尺綈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君將大歛
 子升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衣士
 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
 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卒歛宰告太宰告孝子以
 起踊大夫之喪將大歛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
 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
 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西
 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
 歛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
 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
 歛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給踊鋪衾踊
 鋪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歛絞給踊此踊
 也踊尸則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
 姪婦撫以手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
 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
 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

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奉上聲。拘音俱。心胃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當尸之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胃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起必為踊。以泄哀也。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杜樞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樞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凡非適子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壁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望。祥而外無哭者。禪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

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喪明故尊。殯宮之。次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牆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視而踊。主人踊。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使故不及。飲加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至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坐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牆南面。君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以君之臨喪。故於房中北而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

畢塗屋也大夫之廟不用櫨其棺一面貼西亭之壁而櫨其三面不為屋形但以棺衣覆之櫨也故言大夫櫨以櫨櫨至于西序也塗不豎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櫨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櫨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至殯掘肆以容棺殯即坎也棺在肆中不沒其蓋縫用枉處猶在外而可見其枉以上亦川木覆而塗之殯也貴賤皆有報故惟朝夕之哭乃索舉其帷耳所以惟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大燭殺令熱也王氏曰棺飾棺君龍帷三池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正侯皆畫為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蠟竹為籠衣以青布挂以柳上龍邊爪端象宮室承雷天子四注屋四池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障一池

主君解

喪記

卷六

三池也振容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線客飾車行則幅補荒火三列散三列散音荒荒上覆謂龍甲也線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龍荒荒之中央又畫為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已相背為三行素錦褚加偽荒偽音隸素錦白故云散三列素錦褚加偽荒偽音隸素錦白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荒荒是上蓋諸棺而加帷荒於外也

緇六為緇連之兩旁各三尺六也齊五采五貝齊者緇六以當中而言謂龍甲上當中形圓如連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緇水之五行交結齊上又連緇翼二緇翼二緇翼二皆戴圭妻形似扇木為之在路則障人於雨

之兩角皆魚躍拂池君纁戴六帛繫棺緇者帛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及為緇三束則六紐今穿纁帶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六連柳帶帶之中而出一頭於柳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幸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輟車欲左則引右欲右則引左大夫畫帷二池不振使不傾覆也已上並孔說

容畫荒火三列散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散翼二畫翼二皆戴綬魚躍拂池

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為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為雲氣也齊三采絲黃黑也皆戴綬者用五采羽作綬

主君解

喪大記

卷六

纁纁之兩角也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綉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翼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繪緇程也雉類青黃五色較青黃之緇也畫程於紵繪在池上或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君葬用輶四綳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綳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綳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比音界此章二輶一國字註皆謂為輶音然以他字諸侯輶而設輶言之則諸侯輶得用輶豈其不得用輶乎

今讀大夫葬用輅與國字並作音居與門歸
音春○天子之室用十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
謂之桓楹碑綽詳見禮記御棺羽葆至見
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於車雜記作輅字凡封
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母
諱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引音也
威音絨○三封字皆讀為定謂下棺也疏曰下
棺時特綽一頭繫棺絨又將一頭繞碑間處
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
聲而下故云用綽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
別以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絨平持而下備頓頓
也絨者以綽直繫棺束之絨而下也命母諱
也止其諱諱以鼓封繫鼓為負引者縱指之節
也命母哭或止哭聲也士則哭哭者自相止而
已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棺槨之間君容

三禮解詁

喪記

卷四

三

祝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梓虞簋大夫不裏梓
士不虞簋

三禮解詁

三禮解詁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
嚳而郊箕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雜
此篇或蓋非孔門所傳然章法甚先
堯受之于啓故堯授舜而舜受命于文祖即堯廟也舜授禹而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禹授湯而湯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湯授桀而桀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桀授紂而紂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紂授微而微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微授箕而箕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箕授武而武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武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神宗即堯廟也
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

三禮解詁

祭法

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
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王者有日之象而官乃其
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王宮
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大凡生於
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
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
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

邑設廟。祧壇。壇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鬼。與太祖為七。一壇。一壇。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壇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壇也。五廟皆每月一祭。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遠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於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於武王之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曰享嘗乃止。去祧為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

祭法

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壇。然此壇。壇者。必須有所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壇則又遠矣。雖有所禱。諸侯立五廟。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

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鬼。與太祖為七。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亦太祖之廟而受祭。此受祭者。若有所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壇。則高祖之祖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

鬼。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嘗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禱輕於壇。二壇而無禱者。以太祖雖無廟。創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所禱亦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官師者。為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以其無壇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鬼。謂無廟亦得為。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置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來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

祭法

夫之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
 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庶人祭一
 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備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五者所當祭也是故厲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
 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春禘秋嘗

降君子履之必有懷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此其
杜皆云無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
 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
 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
 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
 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
 也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
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
 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
 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
 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
 婦相夫人齊禘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仲尼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視見有欲之之色也。曾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音朔。趨趨讀為促促。行步迫也。狄也。數東凡類也。皆不事威儀之貌。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愬而趨數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官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

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愉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愬而愬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諄。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貴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

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不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養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臂，乃退。燔祭腥腥而退，敬之至也。」
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謂以牽牲之網繫于碑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間，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闇者，日將落而祭之也。殷人祭其陽，謂日出而祭之也。周人祭其間，謂日出而祭之也。
 自殷尚白，故祭以朝及闇及者，未至於闇也。蓋日將祭時也。祭日謂祭之日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以東，祭月以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爇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蒸蒿悽悽，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此為未足也，樂為宮室，設為宗廟，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及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饗，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而朱紱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而青紱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牛。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戾至也。風至則乾矣。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醢以示于君。遂獻醢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醢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紱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者。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至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敬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荐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

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匿。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

祭義

達乎獲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族乎狻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搢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

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

祭義

十五

毋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見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應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其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
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銜省之孝子之
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義

本

十三經解詁禮記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
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
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
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
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

祭義

祭統

一

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
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
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
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
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
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
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
則哀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

祭

王羲之解帖

卷之六

毒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及入舞君執干戚諸侯祭禮先有裸尸之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禋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

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齋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裸以降神於禮為重歌者在曲名也假於外者禋則假於樂也武宿夜武舞之去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夫祭有饌饌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可得也

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饌其是已

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饌鬼神之餘也惠術也

可以觀政矣牲既殺則薦血配於鬼神及饌之餘也祭畢而饌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饌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饌

食亦是饌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饌平饌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是故尸認君與卿四人饌君起大夫六人饌臣饌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饌賤饌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饌上之餘也凡饌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設音縮進謂為饌也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饌也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備及

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饌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興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與樂注

之具凡以屬於禮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而致其備焉耳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

祭統

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凡所爲以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初君迎牲者謂明日經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是臣爲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亦同爵獻之禮者至主人醑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及食畢主人醑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醑尸醑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此謂上公九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醑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則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醑尸尸飲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

祭統

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疏曰醑尸之前皆利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

受尸執爓。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則夫婦之別也。校音效。登音登。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醢齊之人也。此人兼掌。豆。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凡爲俎者以骨爲。柄則尾也。釐處謂因其處。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胙。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組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組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殷實貴胙之屬。賤有之薄肩文。

貴肩之屬。賤胙之屬。前貴於後。據周言之。組者對豆之器。組以骨爲主。則豆以肉爲主。組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數以偶而從陰。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大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異。燁胞。燁者。思下之道也。唯長幼有序。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聞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商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爲順陽義。草艾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爲順陰義。嘗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艾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農刈。草謂之草。猶承桑謂之桑。蠶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獮狴刑。夫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多爲主。亦未始不。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

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

祭統

上

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焉。明示後世教也。論說誤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

莊叔孔達成叔孔文叔孔圍孔圍孔也

矣。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其已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故衛孔愷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官于宗周。奔走無射。公衛莊公廟也。假至也。至廟而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愷之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莊叔愷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實諸深室。故云卽官于宗周也。愷乃蒯聵之孫。蒯聵之舅而愷則揚公之臣。稱伯。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衍。啓開右助也。齊襄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

祭統

上

餘功滿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孫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爾祖所服。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乃考文叔興舊嘗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文叔孔圍崇尙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愷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愷之鼎銘也。用吾君成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

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

其國也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達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系統

主

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

經解

十四

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術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

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子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謂行禮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飾有期節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附者傳續不絕之義器服常存禮不泯絕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和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應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應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公曰今之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利也孔子曰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實實則用也固言取之方

也盡謂其所有與進同乎其衆道也求其所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寃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寃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

得其辭請少進寡人固自言其困陋也請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直言或作朝廷物以不振爲恥國以不興爲恥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言難過民猶以爲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者。實然之理。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不。過乎物。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

天道也。通也。無為而不言而信。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公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便給之人。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亡矣。故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養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替之無相與依俟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諱於禮緣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

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舞簫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復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奉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臭昨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

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可得。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無體無聲。而子夏曰。五至既

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內恕孔悲。言其以仁存心也。援詩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慎乎。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于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禮記

孔子商居

王五

禮記

坊記

天

三

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歸。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查且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背。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

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倍
 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
 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子云
 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
 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
 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
 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
 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上酌民言謂人后
 家抱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
 之如天所降下者矣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恃慢
 之亂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
 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
 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
 考卜惟王度是錡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
 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
 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
 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
 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讎弛猶棄也子云從命不忿微
 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匿子
 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
 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
 瘠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
 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
 辟不辟厥所同本所稱故車可乘衣不
 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
 類也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
 內戲而不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
 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
 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
 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
 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

三禮解

坊記

元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宴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賓客以寓敬也。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上也。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平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舉。實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子云賓禮每

進以讓。長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殯。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備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棺槨有量。而不葬者。賓自外而入。喪自內而出。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記魯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升自客階而不敵。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敵。居於主人之位。所

三禮解

坊記

子

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子忍升其階。居其位。為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上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為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禮之先幣帛。謂先行以致其情也。人有饋遺於已。禮也。已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饋納禮而當人之禮。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邦。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達。

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

身。生羊生大殺食。而坐其皮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

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蕤麻如之何。橫從其欲。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

禮解詁

坊記

主

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子云。昏禮

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以必當戒懼者。正以不蓋莫見莫顯於此。睹不聞之地。誠之不可掩矣。是以君子慎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禮解詁

坊記

主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小人而無忌憚。故自以爲中庸。而實非中庸也。此所以爲小人之中庸也。故惟中庸爲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小人之中庸也。是以道終不行。不明。子曰。舜其大

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之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

自遷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三禮集註

中庸

卷一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貳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

三禮集註

中庸

卷一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

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取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諂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主禮解

中庸

九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

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蠶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主禮解

中庸

四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子懷明德天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篇係子言之者入皆總其大同之略也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

三種解法

中庸

卷二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肅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濟也或有其事必易服從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襲之意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掄恭以遠恥居其厚先於外而人不能掩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不齊之貌

三種解法

表記

卷二

心無所給束而紛紜雜亂注至德焉錯出外也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禮以交際性來食威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厚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

為無失以盡備考之道而事不慳求焉亦可子言
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惜恤愛人之仁
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武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
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
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
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
知已矣蓋後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
為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故賢者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
雅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
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有華髮
而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
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
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
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
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
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
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
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
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是不畏于天是故君
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
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
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
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棄
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
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
其服于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
天下天子親耕乘盛秬也以事上帝故諸侯勤
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
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
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
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宣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宣惠有過商之行則不敢率領惟求以處乎萬民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過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乎今父之親于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于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神而不親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惑而愚昏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殺子曰夏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濟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于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

此後愈有精思能救前

主觀解

表記

兗

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惜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辯。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而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

三觀解

表記

辛

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鴇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當及其身。是故

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
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
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
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
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
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
事。用剛曰。內事用柔曰。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
樂齊盛。是以無咎。旱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
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
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
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棄於
上。

三禮解詁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
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爲
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
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
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
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
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
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
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
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
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
天下皆仁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
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

三禮解詁

緇衣第三十三

三禮解詁

緇衣

說其上矣。詩曰：有桔德行，四國順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緯。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子曰：上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子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

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極其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極其智，則君難從。為難從，則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此有所行者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棄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遷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遷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遷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臣之貴由臣之過而然耳。由是遷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遷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所從以為道者。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
 所襲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
 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
 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
 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箚惟干戈省厥躬太甲

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
 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
 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
 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
 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
 也詩云君子好仇小人視君子如仇雖有同
 子所好不可以非其心故曰朋友有鄉子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子曰輕
 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執苟有
 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
 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此言有是物必有其行必有成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
 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
 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君與曰在昔上帝周田鞠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俟婦人吉夫子凶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

三禮解

編本

本

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至於家人門左升若奉君命而便事未竟也自西階墮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友位拜賓成踊送賓友位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階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奔喪小歛果及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哭未也葬云已者位在下此奔喪在廟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經者掩其經而

三禮解

奔喪

七

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戶後之東也散麻者亦與於在家之節也此經帶即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絞帶及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皆如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友位也次何處也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習如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音問○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經于要也上文言襲經于序東此言免於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東之東凡袒與不袒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賓故不變所哭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婦人奔喪升自東

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壘卽位與主人拾踊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及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奔喪後乃至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士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卽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祖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

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二袒衍文○疏曰齊衰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袒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則不得後通葬前未滿五月以下不脫無追服之理若葬畢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卽位拜賓成踊者東卽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袒于東方卽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蓋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爲之襲也又按上文爲父不及殯於父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父哭三哭乃更言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祖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及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又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節次解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

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即於某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路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自齊衰以下所以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大功小功經之服其奔喪在除。罷即除無括髮等禮。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也。故云所異者免麻。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

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人臣奉君命以出而問父母之喪則曰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開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入為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蓋外喪雖可容無集面行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

哭。總麻即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九尤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適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以所識者哭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所識者平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已所識之人死而往平之時已在葬後則哭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某左西向賓北面而哭。從主人也。言皆者必。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主。家于墓皆爾也。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之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其喪。子之喪與父同官。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以長子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父兄弟之喪則從親者為主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此言小功經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

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髮也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檀弓云子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細麻也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手服而加細之環經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踊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喪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肝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問喪

主元三十二

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難音笑斯色買反扱音棟雞斯請為弔繼并也青并也繼繼髮之縮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弁纓也徒空也徒跣無履而空蹠也上衽深衣前襟也後空也徒跣無履而空蹠也上衽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三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發冒擊也數者又在常時之外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墮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反解尺

三禮解

問喪

主元三十二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不也辟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厥其往送也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此言

主禮解

問喪

古

卷三六

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僂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創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曾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劉氏曰。已冠者為喪。樂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為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為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總。幼不能知疎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總者。以其當室而為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為成人之總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故曰總者以其免也。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杖。杖矣。尊者有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虞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急遽則或動父之

服問第三十五

通篇精義

三禮解

服問

主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傳去聲。從有徒從故皆以從言。○謂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服妾之妻。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也。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姑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總麻。是從重而輕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云。公子外兄弟。而不知其非公子姑之。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其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麻。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從有。則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降其私親。文君之子不降。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服。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死則為其母之黨。則帶其故為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謂三

唯君所服服也。期日君母是。期夫人則尊臣服也。近臣則服之。期日君母是。期夫人則尊臣服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總則此。等入亦總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升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期日君為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則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飮及殯。并將葬。著錫衰。等事則首經。升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若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總布而加灰治并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經其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稅音脫。見人往見於人也。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經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傳曰。學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問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其且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且。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衰之發於容貌者也。麻之者以爲宜。經首有標表之義。斬衰之哭若往而哀。杜麻也。枯槁之色似之。

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後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衰之發於聲音者也。若一舉聲而三折也。依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總麻。情輕雖哀聲之。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反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飲焉則食。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醢。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衰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醢。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望室。芻蕘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衰之發於居處者也。脫芻音下。○芻蕘之可為席者。但蕘之使齊不編紃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枉楣翦屏。芻蕘不納。期而小祥。居望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禭禭而
 牀杜相謂舉倚虛之木柱之於相使利寬則也
 牀則屏者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此有與
 小記之文不同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
 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
 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縵無事其布曰
 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治其紗縵而後縵也
 無事其布者及縵成則不洗治其布而縵以製
 縵服也為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縵服是縵縵
 布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為母踰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
 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總縵要經不除
 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
 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
 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
 布者三升以下之布踰之其若未成然六升
 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
 麻服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
 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
 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紂
 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紂為一重兩股紂
 為一繩是二重二股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
 踰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
 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練為領縵也要經葛經
 也總縵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
 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

開傳

子

五

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男子除
 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遺輕喪男子
 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又期
 而大祥素縵麻衣中月而禭禭而縵無所不保
 黑經白縵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氏曰平可
 者不可重○踰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
 喪男子所輕受者得者齊衰要帶而縵包斬衰
 之帶婦人輕受者得者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
 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
 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既練遭
 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既練遭
 大功之喪麻葛重是重麻齊衰之喪既虞卒哭
 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
 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經首有斬衰之葛與齊衰
 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斬衰之葛與齊衰
 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
 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
 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兼服者服後
 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
 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開傳

子

五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
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二十四月再
期其月餘日
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閏一月則所
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
十七月從
月則祭矣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
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
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
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
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故有血氣之屬者其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
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
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
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
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
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
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
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故再期也曰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
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
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入之所以
尊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
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
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
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
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帶上
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
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堅乃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善衣之次也其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其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投壺第四十

三

三百一十一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其有在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有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在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在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從

中者盛美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象或如麒麟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矢矢不直也哨壺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也傳晉侯與齊侯燕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

辟王人昨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持矢授主人主人於昨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

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昨階之位西向揖賓以

就投壺之席也賓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

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

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

及庭中庭中則於室日曉則於堂太殿則於

庭中各隨光明故地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

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

廣矢長九扶四指日扶扶廣四十五扶者二尺

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

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

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

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

以進而說之既說中乃於中請賓曰願投為入

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

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

如之比既志反飲去聲○疏曰司射執八筭起

取算以為馬者其勝之數也。謂算為馬者，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亦偶得二，一既勝於二，故取勝偶之，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曰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間去聲。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詩樂作止，所問既數之節均也。今亡。問若一者，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實於右，主實於左。拾其初矢。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

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生而釋一算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坐也。賓於右者，在司射之前，南面。主實於左者，在司射之前，北面。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卒投，司射執弄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其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數上聲。純音全。日純全也。二美合為一全。地上取美之時，一則別而取之。一笑謂不滿純者，奇美也。故云一笑為奇，以奇美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笑手執之而告曰其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幾數，則云若干純。賢則云十美，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優也。九美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命酌曰請行，酌者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曰諾。當飲者皆跪奉饌，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飲去齊養去聲。司射命酌酒者行酌，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饌。洗爵升酌，坐而奠於饌之上。其當飲者跪取饌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勝為奉養也。雖行酌，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禮謂酒之爵既行，飲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

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爵。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算。鄭氏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算多少視其坐簞室中五扶。室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十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扶音膚。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室中五扶以下。曾令弟子辭曰母慙母款。母借三句說見上章。

立。母踰言。借立踰言有常辭。薛令弟子辭曰。母
撫母教。母借立。母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

冠士立者皆屬寘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弟子寘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樂舞故成令魯詩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恆亦教也借立本正所序也論言遠決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疏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庭長卽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非作樂之替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鼓○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魚鼓

半

六
六
六

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

[illegible]

○
○
○
○
○
半
○
○
○
○
○
○
○
○
○
○

○鄭氏曰。圖者擊聲。方者擊鼓。○疏曰。記者因
○舊辭。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作代久遠。無以

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爲射禮。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

儒服達簪大也大袂之衣大袂袷衣也章甫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哀公

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

作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

儒行
无
六十三
國士

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

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

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爲實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利多

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移也。易移而難畜也。非財

而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重乎少而後錄不亦易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蓋有委

之以黃財○奄之以樂好○見利不若其義劫之以

[illegible]

經 148—80

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窬。蓬戶

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

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愚若王不累長上
不聞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
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
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備行

主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而已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撝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
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

大學

主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
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
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
 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
 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含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
 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
 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
 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
 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嚴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恤
 辟則為天下侈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
 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
 為寶曾子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魯曾
 子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大學

三
 三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舊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
 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
 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大學

三

冠義

冠義

冠義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莫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致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綬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齊側皆反。緇如追反。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此冠後世不復用而

冠義

冠義

冠義

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周母追皆冠。二代之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周弁。殷舄。夏收。周之弁。殷之舄。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三王共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以素爲素積也。三代皆以爲之。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此爲再加之冠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統緒前章冠義之下。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離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其牢則不異牲合卺則不異爵合卺之義其牢有同尊卑之義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風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餽明婦順也并音煩段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賈疏云舅姑

成一獻仍無妨姑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贊薦脯醢此說是也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羊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

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值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

昏義

星三二

其有別之禮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筆者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親御。婦事而授之絲。

是親愛之義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器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牢。祖也。尚禮然。謂古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來所尚之禮如此。厥。

禮解

昏義

星三二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飫。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此謂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盥揚解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流。

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其事賓也共音恭鄉人謂鄉大夫也上謂州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酌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而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潔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舉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介以輔賓侯以輔主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

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浩齋曰天下之儀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禮之所由制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嘏肺皆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食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啐取內反祭薦者主人獻賓賓酬而後取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皆在席之末惟啐酒在席末又啐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故祭薦祭酒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禮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兩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鷄中之寶今致此實也

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疎矣。主酌賓爲獻賓答主又答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則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主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觴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人而升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間者代也笙與歌皆異則堂上與堂下更

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房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房此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藟則笙吹采芣采芣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解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恭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而不至於流放矣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禮記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謂衆賓者既歌之後此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謂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目貴及賤無不序齒此降說獲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必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此皆立而行禮未微俎故未說獲至此微俎之後乃說獲升坐而生燕也簡舉也簡舉無數無算爵是也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途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違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六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

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

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

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烹狗以養實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馬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之為言蠶也養之長

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

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之為言中也。中者

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

慈音聲蠶者物生動之貌假大也華餘蠶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擊之以時察言擊餘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

後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

春之為言泰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

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

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

之大參也。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生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問也坐賓主之

之

之

之

之

問所以問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

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

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諸侯之射也。射也。卿大夫士之射。射也。蓋燕與鄉飲酒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

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

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

騶虞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騶虞者樂官備也。經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節謂周禮用人云騶虞九節經首七節采芣采芣皆五節經首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采芣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此段亦
妙此皆以
往重
復不厭
見其妙
也古文
之妙原
如此此
如者道
三程解

八句詩
此段至
妙至妙

節者三節先以聽五
節者一節先以聽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
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
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
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體比於
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
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
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許
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
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古者諸侯之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
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餒三不
適謂之誅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
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樂
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會不侯
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
以蘇賓蘇君蘇卿蘇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

射義

三六三

主禮解

射義

獻者畢然後射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
也則燕則樂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
禮樂則安樂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貴軍
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
蓋去者半入者半
延進也魯樂選賢而進其來
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為
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為之後也又使公罔之裘
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勿壯孝
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
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
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
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之為言者釋也或
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
以為父讎為人子者以為子讎為人君者以為
君讎為人臣者以為臣讎故射者各射已之讎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
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三禮解詁

射義

垂

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音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像循樂聲而發矢也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已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該道也

主禮

燕義

臺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取內及卒子。忽。反。正音征。庶子。卽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

之。子訓倅。於父之事。司馬弗征者。以其就屬於天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爲。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爲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庶者衆也。國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衆庶子也。必知道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倅階之上。又宵則教國子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句

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與通。同。南鄉。爾。鄉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通。請爲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

尾
二
十一

義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爲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信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爲賓，無所嫌疑也。既曰爲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各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

卷之二十一

君抗禮也。今君舉解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也。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解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莫解，各再拜，公卒饗，賓下拜，公谷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還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饔餼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賸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爲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其解以賜，是爲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

聘義第四十八
儀禮所載邦國交聘之禮，聘義者，聘聘投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

細繼也其位相承繼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

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
有北爲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自北向南

序爲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

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

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

面拜貶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

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

僂陵 用東帛北面拜颺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颺之義

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

聘萊

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

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餘叶飢及瘠主國之弊實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

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和面諱稱以巴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牲殺者曰饗。生者曰飪。致

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爲信。主君

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解送至廡館以還之也
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紬饗禮食

禮皆在朝燕禮在寢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

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

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

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

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

禮故使者之誤主若不親饗食以圭璋聘重禮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

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

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放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則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

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

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飭牢。壹食并饗。燕與

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

聘義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豈盡之於禮也盡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

制之而諸侯務焉出既行也入如至也禮記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

其材與去皆三館之積故云出入三和也館密於舍謂致饗餼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爲一牢

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餽一牢在屬館西階牖二牢在賓館東階餽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

案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韻云薪

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𠂔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來行羣匹之禽鴈鷺之屬也掌客云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幾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則者不能均

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川財雖厚

五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聘射之
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
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
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
也日其人儉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解
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
之謂勇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
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
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
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
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
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禮
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
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
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
治而國安也節文之多惟賜則之也子貢問於
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王之

寡而礪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礪之多故賤之也
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
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
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
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
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
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故君子貴之也四聘禮用玉故論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取其記喪服之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
謂之禮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言
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
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
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
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
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
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

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減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喪。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髡。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為輔病故也。始死三日不忌。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

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廢素而更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禮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中。以婦皆可得而察焉。

春秋三傳

左傳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自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元年春王正月

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惠

公元妃孟子

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日繼室以聲子

生隱公明隱之當立也宋

武公生仲子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

隱公立而奉之

是以立為大子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位為之請制

公曰制嚴邑也

唯命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使居京

之害也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百一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貳鄭邊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邑陳留酸棗明公邑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大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

二百乘以伐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桓未為君仲桓已薨不書卒

鄭人伐衛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迎女卿為君迎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購平王喪在囿新王未得行其稱使也魯不共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

二月齊侯鄭伯盟于門祭未葬宋穆公

公者會葬者在外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

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

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祔夫人故不言葬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正夫人也鄭武公葬

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子儀公虢子儀伯也亦非人也

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

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

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

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

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

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

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

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河酌昭

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宋穆公疾

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曰先君舍與夷

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

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

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

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質

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立

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謂乎商頌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稱稱商頌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既盟而過大風傳記異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矜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夫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易傳書取言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信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聲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其以已因之卿位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善其得象故不書入於衛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為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
從衆仲羽之之言。

左傳隱公

九

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禍也。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暴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泄于衛。」
請衛人自陳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碚使

左傳隱公

其宰獮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二廟之志，爲別立宮也。邾人鄭人伐宋。螽，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大夫善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傳隱公

十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譁大事，臧僖伯諫曰：「凡物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宋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者，擇取不孕者，苗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獮，殺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不數於衆仲堯曰天子用八言用六力

五正遂世爲晉強家。

此明陳亂之由

此段外陳侯陳不烈陳左氏文有餘而詳有餘案如此

主事

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

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

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

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

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南書曰惡易

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

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耨去草

焉及夷蕞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

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

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

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

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餒既王也其器反況不禮

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

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段外陳侯陳不烈陳左氏文有餘而詳有餘案如此

此段外陳侯陳不烈陳左氏文有餘而詳有餘案如此

主事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皆終稱嗣也以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

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

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邾而伐邾欲以宋宋故曰為宋討初戎朝

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

陳五父如鄭蒞盟壬申及鄭伯盟如忘洩

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蒞

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

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忽為質于周故有寵于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枋庚寅我入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其父

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

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辛亥

宿男卒晉荀偃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

日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於衛請先相見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

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通之宜

別廟為疑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

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育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

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

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誼與族

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

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

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

于防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

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

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

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結東使秋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

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

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

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

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

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利以自取
二世而有
之輩也人
能防奸
歸入之也
隱與利爲
受之

聘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之。謂三部伏兵，無聞者，先犯我而速奔，以過二部兵，至後伏兵起，我還走，祝融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四奔。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敗戎師。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齊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執其勤以答之諸侯相別逆之以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襄簞謂之郊勞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郊宋人衛人入

鄭莊公在
餘善用奇
兵

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情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師之師在戴故鄭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
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
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

三

不左傳四卷

大

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閱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輜以走子都從同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前傳許
伐之許

三傳

許之傳
之傳
之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賴
 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目下射
 之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
 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
 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
 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
 鄭人帥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
 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
 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

左傳卷六

左傳卷六

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
 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
 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
 胤也大岳神農之天而既厭周德矣後堯四岳也其能
 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
 國家定社稷厚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
 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
 殺行出大雞以詛射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
 公天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
 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
 取鄆劉蕢邛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
 田渚原緡樊臨鄆橫茅向盟州陘十二邑懷君子
 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
 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
 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
 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

左傳卷六

左傳卷六

蘇氏曰使
於其時
與齊何以
向之

三傳
其少也
其年之
則子之
其不特
何之無
故之東
故之東
故之東
故之東

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公十
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假其
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
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
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子桓公
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
止焉內詳獲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
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
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
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
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不書葬不成喪也
法與之傳言進退無據史記亦名允左傳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
伯以壁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

以壁假許
田也問
鄭伯必
也鄭伯
以壁之
以壁之
以壁之
以壁之

三傳

為弑君
立後宋
公不從
罪

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壁假許田
周公祊故也取祊田犯三不宜以動故為其
稱壁假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
祊成也盟曰渝盟無辜國秋大水凡平原出
水為大水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
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孔
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穆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
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
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穆以成宋亂
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
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
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

左傳桓公

王二五二六

詞氣辭雅
理亦正大
直而不忍
猶有盛周
遺風

主傳

哀伯父子
著者忠實
而朝臣不
降其

殤公召莊公子而自立之以親鄭以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滅哀伯諫曰傳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珽王笏也帶裳幅舄衡紱紱多取絺綌冠昭其度也藻率率律鞞鞞乘鞞鞞布孔鞞鞞游綴綴馬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

左傳禮公

主一三

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宣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此鼎非周鼎也九鼎殷所受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

主傳

左傳桓公

主一三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忘以德傳伯諫隱觀魚其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會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會也必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

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上存
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惠之三十
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昭侯文侯子晉
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翼弑孝侯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侯鄂
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部啓曲
沃伐翼

左傳桓公

卷一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葵夏齊侯衛侯會
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
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
讎公會齊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
其弟年來聘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
梁弘爲右遂翼侯于汾隰驂絰而止夜獲之
及翼共叔會于贏成昏于齊也夏齊侯衛侯
晉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齊侯無
於父也
各別其
本之下
何月獲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
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
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
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
聘

左傳桓公

卷二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周宰渠
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伐芮敗焉秦師小之
也冬主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
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鄭公如魯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
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
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

齊侯無
於父也
各別其
本之下
何月獲

紀元至此
左氏又徒
而棄道之
如陳固無
乃知世之
治亂以史
臣為傳記
吁可畏哉

主傳

曰王亦能
聖見王之
伯使祭足
勞王見鄭
之驕慢

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
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固心
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
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
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法車

左傳相公

主一五五

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
之陳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益角難陳
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帛為之益
今大將之座也執以為號令建蔡衛陳皆奔
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硬敵
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殺祝聃請從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
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
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晝不時也
凡祀啓蟄而郊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建

主傳

左傳相公

主一五五

之月蒼龍宿之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
體昏見東方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城陽平縣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
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發文言寔來楚武王侵隨使蓬章
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蓬成闕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後
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闕
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君而納
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
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也於
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

妙妙妙
長短頗端
變化入神

主傳

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許神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見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事先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茲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賓旨酒嘉善也果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謹敬也。不左傳本

所謂馨香無諛也故移其三時修其五牲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咸齊齊人饋之

辭皆美援此一大機

辭皆君子也平世則不可執則不足所守有餘

主傳

饋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鄭父之命以為辭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下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

不左傳本

春秋

魯以大國
不能全紀
昏姻何辨

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

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

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

吾離來朝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穀伯求

成于鄭既而背之

盟向二邑名隱中平秋王以與鄭故求成於我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

主傳

左傳桓公

主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襄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愛五月

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

八年春

後上文

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

雖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

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

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

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以後卒後
墨者隨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若必左

無與王退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致我

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

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

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

謂少師見獲而死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

還冬王命虢仲立晉襄侯之弟緡于晉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天子娶於諸侯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

魯故曰禮

主傳

左傳桓公

主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

王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

巴行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

南鄧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

子使蓬章讓於鄧鄧人弗受人所冬夏楚使

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聯甥帥師救

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

衡陳其師
鬬廉衡陳
其師於巴
師也

楚師伐之
師攻之楚
師攻之楚
與戰

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鄧師大敗鄧人宵潰秋號仲芮伯梁伯荀侯
賈氏伐曲沃冬曹太子來朝賈之以上卿禮
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於父三曹太子
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三月丙
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號仲諧其大夫詹父於王

主傳

不左傳桓公

三王一傳三王三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號公出奔虞秋秦
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王虞公求旃弗
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
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
劔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
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
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
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先
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安而退無敗績先
書齊衛王爵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
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元月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宋會宋
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
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
貳軫名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黎

主傳

不左傳桓公

三王一傳三王三

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
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春次於
郊鄆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我以銳師宵加
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其城近其有隙若
欺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晉之
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上之對
曰卜以決疑不疑何上遂敗鄭師於蒲騷卒
盟而還貳軫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

思其主
宋有外境
必而突
宋基

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于無大
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于宋子無于無弗
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
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
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
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
會非聘兄誘而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
以行人應命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
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主

左傳桓公

至

卷六十五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
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
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
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
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首也公欲平宋鄭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瀆
公故多責賂於鄭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鄭人不堪故不平

三傳

左傳桓公

卷六十六

處寒又會于龜宋公辭子故與鄭伯盟于武
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遂帥師而伐宋敗
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
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
盟則情離情離則楚伐絞軍其南門其敖屈
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也者以
誘之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明日
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

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
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羅縣姓國在宜
從南郡枝江縣伯嘉
大夫謀何也延備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
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聞伯比遂之還謂其
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
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楚子辭焉不辭其
故以益師諷諫

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在十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其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雷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夏，鄭子人

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書不害也。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達。渠門鄭城門，伐東郊，達道方九軌。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祿。大宮，鄭城門。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訛，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責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堵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地公頃而
祭謀不能
以知幸
以知內外
無援

三傳

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七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

左傳相本

无元二九

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

上注曰：烝，屬諸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屬之子。夷姜

終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弄父之

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飯以

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得

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陞。

牟。公孫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王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夏三月丙午，及

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

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

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

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

三傳

左傳相本

早

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如董所備焉。

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

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

無歸以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

邾，宋志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

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日

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曆者，不在

言居卿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初，鄭伯將

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復惡也復
惡長惡不
復謂

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子
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
復惡已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
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
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
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綽曰：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濟也。謂之有禮，易此以。」

三傳

左傳卷八

昭公八年

昭公有大
功於齊
是齊公
也

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卒。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
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及，無所歸
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
齊侯師于首止。子聲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
戌，齊人殺子聲而輟高渠彌祭仲逆。子于
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
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

三傳

左傳卷八

昭公八年

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
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
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

左傳莊公在位三十二年

名同桓公
十母文姜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

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秋築王姬之館

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伊以禮冬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

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

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邢鄆部齊欲滅紀故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

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之

館于外為外禮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敘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

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公次于

滑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

王緩也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刊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

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

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

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

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

隨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與之法楊雄隨方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

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也鄧曼

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

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

木之下今尹闔祁其敖屈重除道梁渚營軍

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問直道渚水在義陽梁渚也

隨人不意其至莫敖以王命人盟隨侯且請

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

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連齊難也

諸為會于
漢水之曲
而歸示盟
不款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邾邾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邾邾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冬伐衛納

惠公也惠公州也桓十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

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螳冬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公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

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

不齊莊公

三一

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

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齊

人來歸衛實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遇鄧

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

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

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

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

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

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恒星不
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
害嘉穀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夏師
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
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不齊莊公

四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

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

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卑陶遇種

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

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

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聞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夢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蔣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九年春雅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蔣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乘而歸我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旌辟于下道二子公與及我是以皆止正獲鮑叔師鮑叔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經 148-120

孫上避其
後亦此
計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
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
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
之旗靡靡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
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
弗許自雪門竊出蒙臺比而先犯之雪門門
南城門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齊
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媽將歸過蔡蔡
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
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
從之秋九月荆敗蔡師于幸以蔡侯獻舞歸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
奔莒同盟故也

宋師再敗
是莊公長
于射擊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公敗宋師于
鄆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
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
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
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秋宋
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若之
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不弔不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
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
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
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臧孫達曰是宜
為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
公也乘
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
矢名公
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
傷曰始吾敬子今子辱囚也
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
病已病為宋萬弒君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而死叔姬

歸魯紀季自定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

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

批而殺之手批之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

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

牛猛獲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

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

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

乘車轎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

不左傳莊公九

里言萬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

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并好非

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

使婦人飲之酒而以草裹之北及宋手足

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

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

柯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

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齊和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

伯會伐宋秋七月天蔡公單伯會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于鄆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

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

年入櫟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

不左傳莊公十

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

臣子不成惠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

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濫以取之妖

由人興也人無靈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

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

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

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夫人姜氏女齊太子齊人宋人什兒其

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諸

周公忌父出奔齊。惠三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

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皆不見於經傳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康。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

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

殲焉。四族遂之遺宗。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

天左傳莊公

主二十二年

西秋有蜚。冬十月

十八年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皆

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號公晉侯。鄭伯使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後稱。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蜚。為災

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縶尹之。權國名。南鄭當陽縣東南。南

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使郡編縣東南。

閭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其已人伐申。而驚其

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閭敖

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楚子殺之。其族為亂。令

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膠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鬬拳弗納

遂伐黃。鬬拳楚大開。敗黃師于階陵。還及湫有疾

天左傳莊公

古二十六

夏六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

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家前開生守門。故死不失禮。初鬬拳強

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

為大閭。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君

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

不忘納君於善。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莊王妻也。

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

莊王取焉。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官近於王

官王取之。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賂。

夫之秩勝夫不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

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桓王奪其秋五大夫

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

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

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鄭

大左傳卷公

五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

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修樂

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

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

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

公

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

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

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手

其地故惠王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瑋

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鑿

予之鑿鑿帶而以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

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大左傳卷公

六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大眚其心有時而用

之非制所常故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

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冬

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且喪

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

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

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赦其不開於教訓而免於罪戾施於負擔

王城之武公之賜自虎牢以東其地故惠王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瑋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鑿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君之

以死

畏我友

繼之辭

酒以成禮

淫仁也

謂鳳皇

與京陳

生敬仲

侯使筮

否曰是

有國乎

孫光遠

天也風

為山

土上

之光利

用賓于

王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諒

以死

畏我友

繼之辭

酒以成禮

淫仁也

謂鳳皇

與京陳

生敬仲

侯使筮

否曰是

有國乎

孫光遠

天也風

為山

土上

之光利

用賓于

王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

于王

焉故曰

異國乎

山嶽則

象民故

初亡也

二十有

觀社公

叔朝公

十有二

二十三

不可夫

制財用

征伐以

習之非

嗣何

晉莊之

族僭

同其害
強其害
使自相圖
滅也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
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證之
同族惡其害
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公之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謂桓公夫人
故為盛飾華
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入。姜氏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
與公俱入。蓋以適任故。丁丑入而
朝。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莊公欲齊季夫
婦同覲。故使大夫宗
俱見。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
世子也。赤

歸于曹。赤曹倍公也。蓋為
戎所納故曰歸。郭公。

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
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
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
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
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
驁又與羣公子謀，以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
亦桓

莊之
族。士驁出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
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
友如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
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
月，今書六月

非正陽月。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
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
而自責，以明陰不侵陽。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
不用。非日月之食，不鼓。言猶災也。月
社也。非日月之食，不鼓。言猶災也。月
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
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十
為之計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

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春晉士犇為大司空夏上為城絳

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傳卷六

主三十二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

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

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秋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

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

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

虢士犇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

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首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虢將亡也戰將饑王使召魯賜

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類也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秋荆

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郕大無麥禾

冬者丘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

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

左傳卷六

主三十三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

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

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在閭閻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閭閻者亦名五皆大夫使言於公曰幽

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

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

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虜莫於晉為都

秋之虞
即清之
地也
公不共
同辭而
美之

所人態度
也

子元出師
亦以虎文
夫人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廣莫秋地之曠絕也
公未決故復使二五

說此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

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唯二姬之子

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

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

以淫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

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事諸

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

左傳莊公

重耳

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友忘之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闢

御彊圖梧耿之不比爲旃圖班王孫游王孫

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

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門

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諸侯

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暮

有爲乃止冬饑滅孫展告糴于齊禮也樂鄭

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宗廟所在則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

而出日中而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

不時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

侵輕曰襲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龍星角亢火見而致

左傳莊公

重耳

用大火心星次角亢水昏正而裁謂今十月

中於是樹板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樊皮

叛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以賢錄也無臣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過于魯

濟齊人伐山戎山戎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

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

此伏燕燕
自古然矣

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倍之。秋中
公圍班殺子元。鬬穀於莒為令尹。自毀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冬。過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
病燕故也。

上功召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
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
諸侯有四夷之功。列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
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不齊侯公

重
方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中
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
者則不。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
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信叔也。飲睦
而死。不以罪告。故得善卒。八月癸亥。
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
子。先君未葬
故不稱爵。不
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于般。幸
友出奔。國人不敢
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
無君。故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
德。故為管仲
城私。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
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

不齊侯公

重
方三

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
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
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
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
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問號請
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
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田。史
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
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
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臺臨黨氏。黨氏
魯大夫。見孟任。從之。闕。孟任黨氏女。而以夫人
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雲講于梁氏女。
公子觀之。梁氏魯大夫女。圍人犂自牆外與
之戲。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
如殺之。是不可鞭。犂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先而公疾。問後於叔
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信

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巫氏之曰飲此則有後
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
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次于黨氏即喪位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
犂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
是時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
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
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移卒

左傳莊公

三

晉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
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
不可弃也安安旣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
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
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
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
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
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
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間構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
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
將下軍趙風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

左傳閔公

天

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風耿賜畢萬魏以
爲大夫士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
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
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上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焉數
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
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晉數其必有
衆以魏從萬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下

坎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以蕃昌屯固比入
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
 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震爲母履之足居之
 六體不易初一爻變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
 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畢萬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
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祭
左傳周公
 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姜氏公子
 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蓋高侯也齊侯使
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齊人
貢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
 衛鄭奔其師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
 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
 速也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
 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開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人
 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
 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
 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傅公請而葬之成季
 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兩
周社亳社兩社之
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
左傳莊公
 遇大有三三乾下乾上乾大
 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
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
 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
 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
 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
 嬰奮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事也。冬十二月。衣之有服。遂其躬也。

以金玦弃其束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有涼

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

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

服宜社之內。盛以服露。有常服矣。不獲而有命可知也。

幸升服軍之。常也。有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

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

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妨也。言雖狂。大猶知有妨。曰。盡

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說不如違

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

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

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

寵並后。外寵二政。嬖配適。大都耦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反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

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就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

之。繇。卦兆。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

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衛人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三傳

二

二 左傳開公

書 阿突大

左傳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邢地北明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齊師宋師曹
在外夷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
歸伯曹伯邾人于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
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挐大夫生
獲例在昭一十三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三傳

左傳僖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
開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
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師北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
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戌將歸者也虛
邾地邾人既逐哀姜還齊人殺之因冬公子
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

三傳

左傳僖公

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苦既不能為魯討挐公
求無厭故嘉季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
友之獲而書之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
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在大家有罪非父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也夏五月
辛巳諱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而封
書所會後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
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
虞曰冀為不道人自顛軫伐鄭三門前是冀
虞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將欲假道故
今魏為不道保於逆旅人分依客舍以聚衆
抄晉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

號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號，晉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本亂張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矣。楚人侵鄭，圍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勦我，弃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強齊弱，故不速進。而次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獨未至南海，因齊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處北海，遂稱所近乎馬。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伯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無棣，齊竟也。後所賸後之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茅，菁茅也。尚書包匭。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人諱而不赴，諸侯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時漢非楚竟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夏楚子故不受罪

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

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

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

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

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

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

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莒徐夷也觀兵示威

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

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費其可也齊侯說

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

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

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卒斂冬叔

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塗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渝變也言變乃除公

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

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

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

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六日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大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太子

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

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若老矣吾又不

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姬遂謚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祁伯姬來朝其子

時子年十歲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子首止也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
登觀臺以望之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
凡分至皆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開立秋也至冬雲物氣為備故也 晉侯使以
殺大子申生之故初晉侯使士蔣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冀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蔣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畏而感憂必讎焉 對也無我而城讎必保焉守之寇讎之保又何畏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吸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戎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所讓堅之及則為固讎不忠不知所從

難公使季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抗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夏公孫茲如半娶焉因聘而娶故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中其位 陳轅宜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郕楚闚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芳睦於齊皆弦姻也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微道於虞以伐翟官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亡

二二二
晉其間

是時晉
公孫
視於
何有
一傳
一傳

三傳

左傳傳公

九

一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旣一之謂其其可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
 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
 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
 唯僭乎桓莊之族晉獻公之從祖兄也
 年親以寵僭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
 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
 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黃問於卜偃
 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

童謠

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
問於卜偃
曰吾其濟乎
對曰克之公
曰何時對曰
童謠

三傳

左傳傳公

十一

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
 不均服振振取諸之族鶉之貴貴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火星也天策傳說
 光耀言丙子平旦鶉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
 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星
 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
 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
 伯以勝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而脩虞
 伯女曰騰以屈辱之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
 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許之
 諸侯故不冬公至自伐鄭復更敘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
 行言不如重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
 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秦既大
 故欲用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於定國年
人言故能
以楚子於
桓律之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
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偕公以見
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有急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許偕歸楚
許男面縛銜壁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
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左傳傳公

土一

盟于寧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
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
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
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
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
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
厭于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

鄭文公不
肯與宋乃
使太子驪
命

左傳傳公

左傳傳公

土一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
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
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
也已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
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
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
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
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
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
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
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令
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
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恣其罪
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
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誓矣作

是時重耳在狄也

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秋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彜於家。於禮不應。故倍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雖與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今年十二月丁未生。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明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宋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秋。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秋。禘而致哀姜焉。

以此知齊桓公之賢

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葵丘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即子晉侯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齊桓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恐陷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受秋齊侯盟諸

晉侯乃知
亂而逐之也

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第三十一年南伐楚在第四十一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公向東必不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言公能復西略其在亂乎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左傳傳公

主一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生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言不能止里克使冬十

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長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立卓子而黜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卻芮卻克和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

左傳傳公

主一

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關不過有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魚氏世為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國之

早與齊共土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既葬卓已免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

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

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

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夏四月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

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

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

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

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其大夫秋

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如

夢而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

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

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

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

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平

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使冷

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

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

行賈華叔堅驪猷繫虎特宮山祁甘里平之

黨也七工七平約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

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

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

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煢過歸告王

曰晉侯其無後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

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自郢及黃
九百里
然黃澤
下不三日
可突至何
難不備而
取滅也

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

長世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

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

王出居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

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黃

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

左傳傳公

十一

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王以戎難故

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

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

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尚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

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

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君高卒受本位之禮

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眾其無驗

左傳傳公一

子

左傳僖公二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平。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君饑。使

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曰。里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

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鄆夫人也。

鄆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狄侵鄭。蔡侯將卒。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鄆季姬來寧。

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

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

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

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

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

存。毛將安傅。費射惠。慶鄭曰。背信背鄉。惠就

恤之。無信惠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

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

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

與國楚

悔震

敗徐

韓德

五年。

牡丘

諸侯

日有

救徐

在丸

賈君

十月

費者

財中

五東

助至是

音上

解謂

以復

去

大川

爲貞

其材

韓五

深之

楊御

名師
小所

采土

天

所紉

而變

身聲而肺

強身形

必悔

復旦

因其

而無

猶未

信思有

失敵

八升臣賊
居遠情深
至

九海聲金
金部請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

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

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淳而止泥也還

駟不調故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上固敗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

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鄭以救公諛之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

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君復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

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

將至以大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復新

璧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璧弘姊妹古之

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

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

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

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周之故臺亦所以抗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

歸焉用之君將晉侯入則大夫其何有焉且

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首天地以要我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

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

無聚惡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夫必得大

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

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

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

召之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子金教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

稷矣其卜貳圉也武公也衆皆哭晉於

是平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呂甥曰君

亡之不恤而羣臣具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

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繕也

諸侯聞之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

十二占辭
用類彙編

十二占辭
用類彙編

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

於是乎作州兵。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初晉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之睽

三三。兌下離上歸妹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

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

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

睽。乖離之象。故震之睽。亦離之震。卦變而

曰。無相相助也。震之睽。亦離之震。卦變而

爲雷爲火。爲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爲雷

爲火。動而害其車說其禍。災其旗。不利行師。

敗于宗丘。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

旂。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旂焚。故不利歸

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姪其從姑。震爲木

火從本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六年其遯

逃歸其國而弃其家。家謂子園明年其死於

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

取於聚。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公惠公在秦。曰。先君

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

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胥背憎。

職競由人。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

隱惡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

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

恃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

飴。即呂甥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

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

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

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

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

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

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言晉未可取也

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饒。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聞其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是隕石之月，重言是月，據同日鵠木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三月

左傳傳公

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鵠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

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王以戎難告于齊，齊數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于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鄭爲淮夷所病。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傳公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姜。圉，養馬者，不聘曰姜。及于圉西質，姜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計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

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少

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

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

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

於公。雍巫。雍巫人名。亦有寵於公。為長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

既。有寵於公。為長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乃瘞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

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

無虧。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故楚子賜之金。既

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秋八月。

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

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

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襄狄師還。梁伯益其

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

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巳酉。

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上。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

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爲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

用大牲。而況取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

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於是衛大旱。上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不左傳傳公

三十一

孟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公處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不多詳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鄆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官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晝不時也。凡政塞從勝。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壁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穀於莧。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出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入。

不左傳傳公

三十一

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所疾故摠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何月為災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聚食省用。務
穡勸分。此其務也。至廷何為。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
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
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
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
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皐。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以服事諸夏。邾
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左傳傳公

古

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
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
然則和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難若封須句
用夷禮。故極言之。稍夏亂諸夏。是崇皐濟而脩祀。紆禍也。紆解也。為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
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
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泓水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三

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
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
此去辛有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
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
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

左傳傳公

圭

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
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
鄰猶近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
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
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復薄冰。又
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
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邪小。遂蠶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

左傳傳公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詐勝以子勝。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勑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

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儼嚴未整陳。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文公。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師緡楚樂師也。緡所得四鼓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遁女器。非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爲鄭所饗。九獻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饗畢。夜出。文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叔詹之妻。楚王其不没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敗城濮終爲商臣所執。

左傳傳公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春秋稱侯。莊十七年。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煩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遠呂臣也。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圍。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伯仲。尼以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不然。則否。辟不敏也。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更官之制也。內外之宜。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晉人伐諸蒲城。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偪負羈之妻。

二十三年
五月宋襄
公卒宋不
足恃遂行
邲

及楚

左傳集解

三

本伯納文
五人

三傳

公在傳傳公

例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偃。呂甥。卻芮。惠志為文公所偏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左傳傳公。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呂甥。卻芮。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

千人。實絕綱之僕。新有芮卻之難。國未輯。時諫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面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驅洩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辭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嬖。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并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

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昭公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秋后。王督隗氏也。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諫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谷，國人納之。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後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

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子華故。好

聚鵠冠。鵠，鳥名。聚鵠羽以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

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

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

武子。對曰：「宋先伐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

事勝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

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鄭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宣多、谷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衛大夫守節，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邢正卿曰：「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于戚，盟于洮。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

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

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

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占本卦

三傳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離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睽曰吉遇公用享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養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

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大有去睽而復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離離為日

義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天子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葬于下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橫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得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秋秦晉伐都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下楚圍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商密公于邊商密別邑今南鄭秦人過析限入而係計與人以圍商密商密縣一名白羽今南鄭析為克析得其四什者昏而傳宵坎血加書偽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戊辰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

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成亦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子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晉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靈食保從

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

左傳

幸

公

二十六年終止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同姓國今建平槐歸縣冬楚

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

三傳

左傳傳公

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

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

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

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無縫

侵公此舉
甚不義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

之望曰其幸桓之功我做邑用不敢保聚曰

豈其嗣世九年而奔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滅

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

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夔子不祀

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

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羆有

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羆楚嬭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

子為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圖

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

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

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已寘桓公

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維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

穀以為一十八年楚子桓

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恤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天左傳信公

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日入八月無乙巳九月六日

久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

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

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

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

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

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下

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報七人買

三入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

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

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

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

萬二千多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五百人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

左傳傳公

四

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年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重言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此左氏章法有起有結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

三傳

左傳傳公

五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戌衛。魯欲與楚故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戌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與家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僂負羈氏。魏犇傷於臂。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起也。曲踊跳也。也。距躍也。曲踊也。也。曲踊也。曲踊也。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黃丘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晉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

八左傳信公

六一

子玉請殺

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年二十六。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患侯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子越椒也。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譏。愿之口。也。謂楚若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八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

八左傳信公

七

執宛春

師之壯也

傳

聽陳公之

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皆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愁。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可以謀立新功。公疑焉。疑。衆謀所。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員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

楚侯伏已
其狀猶然
楚侯一作
楚侯

三傳

楚左師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盥。洗也。楚子答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犯審見事宜。故惟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韞鞬鞞。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鞞。在臂曰鞞。鞞。在臂曰鞞。在後曰鞞。左左傳傳公。九。乘。簡。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其。兵。亦。是。也。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而退使若大將。猶如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許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楚不大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祭。西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有

既發又命晉侯助以車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遼王。應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觀。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

孟諸之麋。孟諸宋數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

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

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

以為戮。孫伯即太心子玉子也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敵命故

自殺也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或

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

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

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殺叔武
不君

傳

殺叔武

殺叔武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

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

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武

寧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子武

寧公之欲速故先公子欲大華仲前驅侯

木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歛

左傳

十二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

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旂大旂

旂名擊旂曰旂祁購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

侯使茅筏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

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

俘投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

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

罪而民服三罪類類祁詩云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召

召

召

召

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

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

寧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

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

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禰貨筮

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

左傳

三

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

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

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

六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

會于平丘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甯

泉秋大雨雹。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濇。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非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也。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傳

左傳傳公

十四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秋。侵齊。晉侯使醫衍酈衛侯。衛侯皆醫使。游其酈。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獻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衛侯不
衛侯不
衛侯不

三公子

獨武

三傳

左傳傳公

十五

周治殺元王。及子適子儀。公先君周治既服。將命。以獻先人。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九月甲子。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由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曾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

樹生無世
不有如此
公者豈下
於武則亦
除依亦

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宜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主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傳

左傳傳公

卷一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上常祀而上其牲日牛十日

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趙衰為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下曰三百年衛成公為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取文公于傳為納瑕張本

三傳

左傳傳公

卷一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於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宣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上經開卷
卷一
經傳以正

若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左傳傳公

十一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殽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狄，取菅。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寝，墮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鄩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死，而不下。

左傳傳公

九

超乘者，三百乘主孫滿也。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晉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左傳傳公

手一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黷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

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陵小。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齊臣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左傳傳公

手一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苢。非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及自其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與之冀遂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久公未有軍列

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及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

子瑕三十一年門于枯株之門瑕子周氏

之注車傾覆外僕兒屯禽之以獻殺瑕以文獻鄭伯

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

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

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

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為遲速唯

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

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

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

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

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

殺子上商臣怨下止葬僖公葬僖公葬王非禮

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王特於王烝

嘗禘於廟

卷終

左傳文公在位十

文公名申僖公之母穆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安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

癸亥日有食之不書朔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服字諸侯喪天子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

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

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商臣穆王也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

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于難

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于奉祭穀也豐下

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於是閏三

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未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先王之正

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月之

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履端於

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

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命晉文公之

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

縣。嘗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公子諸侯而伐衛。

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衛。

衛致禍。則上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

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

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

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秋。晉侯疆戚田。故公

左傳文公

二

孫叔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

尹于上。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

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謏目而

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

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事江

羊而勿敬也。江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羊怒曰。殺

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潘崇曰。信

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王

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

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其未瞑。故而加惡諡。穆王

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

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

卿出迎。立於門。設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

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般之役。在信三年。晉人

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

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

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主者廢人以前。則人以為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叔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一月不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一月不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一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僖公閔公庶兄雖閔而立廟坐宜於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晉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後以冬晉人宋人陳人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

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

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伯甲子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

三年將拜君賜故世之戰於殺也晉弘御戎萊駒為

三傳

左傳文公

四

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審取戈以斬囚禽之

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僖又甚焉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臆怒其友曰盂死

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暉

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祀

策功序德故不死而不義非勇也共恭用之

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

通鑑先登

四傳

三傳

左傳文公

五

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書曰及

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

於涉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

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

達以說陳始與衛讎請可以強得免今秋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

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晉見新鬼

大故鬼小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

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久矣臣若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卞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

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

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

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

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

絕木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

為神命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

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

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

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

娶元妣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左傳文公

六

秋楚人圍江雨錡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

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

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

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

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

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

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繁子沼于汴子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林

雨錡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

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

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

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人懼其無

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公如晉及晉侯

左傳文公

七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以公比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辭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止會受首

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又公

見出故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晉侯伐秦圍利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客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自憫也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

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所賦人失

武子作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

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入例在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冬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

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楚今安滅文仲聞六與秦滅曰皐皐與六墜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皆與六

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晉陽處父聘于衛。

反過。衛。衛。衛。衛。及溫而還。其妻問之。處父曰。

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

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成子趙衰貞子欒枝霍伯先且

齊臣。季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三傳

左傳文公

十一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

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文公以閏非常。故闕不告朔。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傳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

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

也。故宣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

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

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質要券契也。治權。

沔。本秩禮。續常職。備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

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

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

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

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

三傳

左傳文公

十一

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

之詒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

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

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

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

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入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

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

起所止
存也何
行操而
端人

左傳文公

左傳文公

左傳文公

左傳文公

左傳文公

左傳文公

裏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曰立公子公孫之子。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
 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一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
 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速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
 偏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
 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已上。
 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
 在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
 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
 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
 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賈季怨
 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公
 晉也。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卿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
 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
 伯。簡伯。續簡伯之子。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柩。史駢。宣子之史。
 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
 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
 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
 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
 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
 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郕。夏四
 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
 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
 莒。泣盟。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本中軍帥。易以為佐。

寔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大

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公孫友爲左師目夷樂

豫爲司馬戴公鱗公驪爲司徒桓公公子爲

司城桓公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

親信之所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

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

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

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三傳

左傳文公

十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穆公棄公之子孫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二于在公宮故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

爲亂兵所殺讓公子印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

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存呂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公曰抱犬子以啼

于朝曰先君何罪其辭亦何罪舍適嗣不立

而外求君將焉寔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壘

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宣子

子也才吾受王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宣子

教訓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出穆公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

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重陰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

三傳

左傳文公

五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食

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已

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

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爲賦板之三章義取芻又弗聽及亡荀伯盡

送其帑及主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士會存年不見士伯士伯其人曰能亡

時賈季春
在秋故稱
宣子使人
歸國季春
歸國季春
何故伐齊

三傳

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
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秦先義及
歸遂不見秦先義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
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郤舒且讓之郤舒秋相鄭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
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
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
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
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見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
盟穆伯如莒位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
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
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
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
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

三傳

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昔復為兄弟
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晉卻缺言於趙宣子
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
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
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
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
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

致公增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晉君女

墳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夏秦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

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冬襄仲會晉趙

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

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以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

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

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

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

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

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達從大夫公賢其

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

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而使士穀梁益耳

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

趙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帥於董陰以軍事奪其

中軍先克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

作亂為四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夫人姜氏如齊二

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

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

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

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

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襚葬曹共公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先克等所使也

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

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

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尤及集

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

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鄭不書緩也以懲

不愆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夜陳

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從子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實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左傳

左傳卷八

三十一

復初楚范坐荀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患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謠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闕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干

左傳

左傳卷八

三十一

厥貉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事苟免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之遂也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麋九倫及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從誘呼宋共戰御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穀也杜梁國睢陽縣東北。道音導。陳名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為右司馬復楚期思邑公于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戰期思縣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命右司馬一人當中央。戰吉然反命風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風駕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茹從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委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年來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麋子逃歸。為明年楚人殺子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子代宋傳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御

缺 秋 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

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齊地。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

成大心，子王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錫。錫，

反錫音羊，或星屋反。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

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

會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

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見賢。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在年楚大叛鄭，將以伐宋。

瞞侵齊。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潘姓。鄭所未反，瞞莫干反。遂伐我公

上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

房錫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乘，繼也。反下，皆同。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書。長三丈，不書。喪夷狄也。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門。魯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

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二子。因初宋武公名宣伯。伯，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

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而班

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征，稅也。門，關門。

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

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

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

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楚人弗徇也。郕人弗徇也。

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

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

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郕，晉邑。所爭者。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天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

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

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

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

之。不絕昏，立其以爲夫人。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

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辛成嘉爲令

尹。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夏，二孔

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寡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盾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驕，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復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遷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愁缺也史駢曰：使者卧動而言，遽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廆除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

在狄難日至矣。右之何中。行栢子曰。請復買。

季中行桓子荀林父能外事且由舊勲有狐偃之舊勲卻成

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

魏尋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奴於

晉使夜逸魏書餘畢萬之後帝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

人壽傳文公
壬子

言之其邑。魏士會之足於朝。欲使行。秦伯

鮑于河西魏勣人在東齊鮑曰請東人之

能與夫二三有言者吾與之先在秦者共

魏司使士會去會附晉人虎狼也若背

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秦伯曰君背其言所不歸爾皆者有

如河乃行縛朝則之以策馬楫並示已所集

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說適不然也

其情 既演夢入 子還士會 秦人

其處者爲劉氏土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

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

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

何弗爲邪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

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

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水濱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

不存世文公 主

家試鳴鶴季文子曰寡君采芣於此女子武

四。月。子。家。試。戴。純。之。四。章。又。子。試。采。綴。之。四。

章鄭伯拜公答拜

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

彭生帥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

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侯

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孛彗也。既

而後入公至自會見納捷菴于邾弗克納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過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維之。

左傳文公

卷二

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不。殺我也。爾爲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晉趙盾

楚莊王

左傳

公孫敖
生三子
伯姬
從已氏
生三子
共
四子
皆賢

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糶。田也。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穆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燮。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盧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闕克子。初。闕克囚于秦。在傳二。十五年。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幼弱。國內亂。所以不。公孫敖。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魯人立文伯。穆伯之。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

諸葬弗許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

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懿公立齊人不服故

三月而齊公子元不顧懿公之為政也終不

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

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其母請受而

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懷魯恃王

勢以未又執子叔姬欲以取辱魯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左傳文公

季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卻

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

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

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

郭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

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

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官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

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亞旅大夫也魯人以為敏

無故揚其先和之罪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

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為

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請室阜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

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叔毀請且葬視共仲皆以罪降聲已不視惟

國之公族

左傳文公

季

堂而哭從已惠叔親之終也襄仲欲勿哭惠叔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平災祭敬

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

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

二子來赦在昔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

孫或謂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

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

禮乎遠禮不如死一八門于句窺一八門于

禮也

辰丘皆死存亡與門三六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

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

之也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

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

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

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危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

且數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

是以公不書書曰諸侯盟于危無能為故也

惡其受賂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

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遂伐曹八

其邪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

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

以免矣諺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

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商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

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

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

君杵臼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

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使君聞

勝疾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

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

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魯公十七年秋八月辛未聲

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楚大饑伐伐

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

于陽丘以侵晉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康

楚師即
子以
比楚
初立之年

三傳

八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
不啓備中楚人謀徙於阪高孫叔敖父賈曰不可我
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雖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
五日百濮乃罷漢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往伐庸也振發也廬舍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瀝使
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忽
官屬梁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豕馬不如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叔
楚大夫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潘尫也潘尫也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隔也蚡冒楚武王父又與
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裨僚魚三邑
輕楚故但使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
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
石溪子只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
蠻從楚子盟蠻見楚遂滅庸臣所以與宋
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

左傳文公

三傳

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米饋詒也時加羞珍
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
也親自相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
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
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
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離為司徒蕩意
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
壽辭司城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
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意諸壽弃官則族無
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
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
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
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
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
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夫
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

左傳文公

三傳

杵曰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
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三傳

左傳文公上

三

左傳

文公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鄭六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
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

今之紀
不勝其
及立之

左傳文公

一

以緩齊侯伐我北鄭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
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
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
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
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
事滅桓也難未盡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宴

聖之辭

君之嫡夷

夷大子名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

四年七月

諸

寡君又朝以獻

陳事

成前好歲

物展

十五年五月

時夷侯初至

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年正月

時夷侯初至

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

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

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

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雖我小國則蔑以過

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則欲蔭休於楚如鹿走險領頂及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

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欲以兵距晉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

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

朔行成於郕趙穿公堵池爲質焉秋小甘歌

敗戎于郊

諸

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

夷石楚爲

夷大子名

于晉夷大子名襄仲如齊拜

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

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

偷猶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營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齊

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于

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晉弑其君

庶其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而有疾晉曰不

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尙無及期尙無及期

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齊侯終令龜有咎

之爲公子也與鄭歇所之父爭田弗勝及卽

位乃極而用之而使歇僕納閭職之妻而使

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八浴于池

歌

納穀公尸
於廟之
中

惠伯
其母弟
惠伯
其母弟
惠伯
其母弟

三傳

以扑扶職欲以加職欲以加曰人奉女妻而不
 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飲酒訖乃去齊人惡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
懿公二人無所畏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
 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
 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
 仲不可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惡大子視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
 惠伯其母弟其母弟惠伯其母弟其母弟惠伯其母弟其母弟
 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夫
其後夫
 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每
與有罪出者異故復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吾紀公生大子
 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三傳

不傳文公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
 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
 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善要
信也掩賊為藏掩
信也
 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
為名賴
 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
 父還觀吾僕其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
 賊藏姦為凶德夫吾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敫聞檮杌
 穢大臨允臧允臧庭堅辟咎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馬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
 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
 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諧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
 窮奇頑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
 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阨天下
 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置四門

大傳文公

主一

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
 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
 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
 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
 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
 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武氏之族
 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祗昭公故武族微因
 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
 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
 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也司馬子伯華稱也遂出武
 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之孫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
 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
 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

大傳文公

主三

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故不取

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

用師徒故曰取

遂侵宋晉趙盾帥師

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

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尊夫人也

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集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晉文十二年

而立胥克

克甲之子先平奔齊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集立者諸侯既決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會也

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西

宋人之弑昭公也

晉荀林

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

宋文公受盟

于晉又會諸侯于肩將為晉討齊皆取賂而

還

文十五年十七年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二邑之盟皆受賂

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

楚人不禮焉陳靈

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

師救陳宋會于裴林以伐鄭也

楚為賈救鄭

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於

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

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

林之役於是晉侯倭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

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得大夫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

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宋華元

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

十人鹹百人狂狡輅

鄭人鄭人入于井

華元將王
城之將王

主傳

古語雖亡
而敗向者
其何向者
沒入又月
誠有皮而
木成甲也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歲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鄆卡入華元逃歸立干門外告而入

城門而後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既合而來奔言畢遂奔鄭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城者合猶答也

天左傳其公

誣曰睥其目疇其腹弃甲而復睥出目矚大腹弃甲謂亡

師于思西才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谷寬而容衆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圍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死殆將斃矣聞椒若救之族自于文以來世為公

三傳

天左傳其公

十五三十三

尹姑益其疾乃云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實諸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卒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共右提彌明知之右軍趙盾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喙夫葵焉明搏而取之盾曰弃人用大難公

何爲圖且出。提飛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也。到軟以禦公。從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情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誣無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官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官仕也。爲置田邑。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子

安子也。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趙盾爲旌車之族。旌車公族辟辟季故更掌旌車。使辟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禮記曾子問。大不。行。既禩而祭。自啓至于反。子廟未禩五祀。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鄆。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
 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
 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
 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一世三十
 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
 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使戴桓之

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
 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
 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
 南燕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
 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
 信故欲計所賜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
 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儵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
 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
 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
 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
 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
 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
 孫必祿姑姓宜為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
 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與孔將鉅侯宜多納

之盟于太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
 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蘭而卒
 所以大興於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莒邾二國相怨故秦伯稻卒夏六
 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
 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

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人獻龜於鄭靈公穆公大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宋子公也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
 而弗與也欲使持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
 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夷權不足也子家雖不足以致亂君子
 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
 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
 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文曰必殺之子文子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左傳卷六

左傳卷六

是乃狼也其可畜子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
 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
 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文之
 子越為司馬為買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
 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買為椒譖子揚子越又
 惡之買也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
 殺之國囚也伯贏為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
 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滏秋七月戊
 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泚伯楚射王汰輪
 及諛眅著於丁寧伯楚越椒也輪車輻也
 又射汰輪以貫笠也前過車輻上丁寧也
 是名曰笠此言箭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
 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楚竊其二盡於
 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
 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遂使

左傳卷六

左傳卷六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闕穀

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實為令尹子文

國氏始自子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

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

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

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

及馬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降於鄭國

君而於廣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

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來來及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楚子伐

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

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

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彘其貫將

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交召桓

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

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會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豐上六

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終必以變言其義

豐上六曰豐其屋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

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弗過之矣閒一歲

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

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

不與謀曰會亦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

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已而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夫人嬴氏薨。宣公也晉師曰：秋伐秦。楚人滅舒。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三傳
左傳宣公
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八年春，曰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歸。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衆舒叛故，伐舒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晉克有瘳疾，卻缺為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秦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麻，雨不克葬。禮也。禮，下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

三傳
左傳宣公
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棄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陳十二年卒有楚子人

鄭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巳巳

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棄

晉人宋人衛

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

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

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于伐鄭

主

不左傳本

季子來聘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

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

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帛

之使者則告王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

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

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

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

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以四年執若故也斷薄其

棺不使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首秋晉侯會狄于橫田

主

不左傳本

王人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不言楚子而稱丁亥人計賊辭也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殺之

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

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

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

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

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

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

尹子重侵宋

王待諸鄭

令尹為艾獵城沂

孫叔使封人處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

者慮事無慮計功

以授司

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餘稱。春。義和。議遠通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晉卻成子。不成于衆。秋。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橫。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少西氏。少西。後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果門。因縣陳。滅陳以爲縣。陳侯在晉。成公午申。又爲楚縣。陳侯在晉。成公午申。又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可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太左傳宣公

一元二九六

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僭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自厲之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遂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太左傳宣公

三十元二九六

三傳

天車傳宣公

三十一

三傳

大友實業公

卷一百一十五

勝楚先
是得也

三十一

偏之十五乘為一馬法百人十五乘為一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
 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
 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之鄭不可從趙
 括趙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俟必從疑子知李曰原屏咎之徒也知李
 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樂伯善
 知音智荀首後為知氏趙莊子曰樂伯善
 哉其言必長晉國楚少率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三
 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三
 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
 使寡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
 疑子以為寡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寡君使寡臣遷大國之迹於鄭口無辟敵奉
 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盟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此謂車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
 還此謂車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
 善者此謂車御下兩馬掉鞅
 而還此謂車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勦折敵此謂車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此謂車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
 龜麗者也晉鮑葵當其後使攝叔奉
 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
 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也既免此謂車復逐此謂車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
 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獻獻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
 者新殺為鮮見六得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
 趙旃求鄭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也
 戰弗許此謂車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

子曰：「憾往矣。」師先弗備必敗。臧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臧子不可。不肯十

季使望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兵七處伏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俱

主傳

左傳宣公

三十七

十五乘為
正廣三十
乘為左右
三廣為
左右

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軫車兵潘黨執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桑下不備

主軍下軍

左右移濟

至拒右拒

三傳

左傳宣公

二十八

進。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逐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政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軍皆移去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右拒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幸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殷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不戰為生民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車前橫木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拔旌校衡上使不悅

車小止可
載二人遂
大夫趙盾
解回載二
子乃下車
而走不前
趙盾兄弟
皆死

三傳

知莊子既
被變人因
其子必求
報於趙盾
而趙盾不
欲得利也
而趙盾不
欲得利也
人生四一
人亦少償
矣

差顧曰音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盾以其良

馬二消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

無顧不從也趙盾曰趙便從父之言在後怒之使下指木

曰尸女於是授趙盾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棺木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累楚能負羈

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罃知莊子射

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之子及還戰射

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抽擲也敢好廚子

怒曰非子之求而潘之愛潘楊柳可董澤之

潘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

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

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終夜有聲言其兵衆丙辰楚重至於郟重輜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

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楚在王族
此除其害
伏之有君
也利能

三傳

左氏傳
楚王孫
其子必
求報於
趙盾而
趙盾不
欲得利
也

爲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二文載戰二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元王保之又作武其卒

章曰書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

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祀先君

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

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

與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

公子魚石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石

也君子曰更佚所謂姑亂者謂是類也詩

楚子伐蕭
楚子伐蕭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
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戮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
喜耳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楚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城
績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簡大夫司馬卯叔展皆楚
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呼之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騶乎曰無河魚腹

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
已叔展又救結茅以表
井則未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
孔達晉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
不害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
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請晉
十有三年春晉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
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春晉師伐莒晉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成今宋見伐晉衛
免秋亦秋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
邱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
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
謂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
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

之許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爲鄭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

大左傳宣公

昭二十

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快宋公僕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復及

楚莊王

於室皇室皇殺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

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

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

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

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

左傳

大左傳宣公

昭二十

父會楚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初稅畝公田之法十

一遂以爲常故曰初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遇寒

饑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

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也。僕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于反之。將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此道之華元益用。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僇才。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香酒二也。弃仲章而奪蔡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徵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蓋在狄矣。晉侯

公之子不
從公之

從之八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
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
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
也晉
昨新破狄土地未安故別遣
魏顆擊秦而秦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秦
其地故晉
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邲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命邲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邲

左傳卷本

卷二

邲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後
邲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墮而邲故獲
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實桓子狄巨室
亦實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于之功
也微子吾畏伯氏矣羊舌職說是實也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
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六年

左傳卷本

卷二

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
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
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初稅畝非禮也穀
出不遇藉藉民力
而治以豐財也冬螽生無
幸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師滅赤狄今
又并其地當夏成周宣榭火成周宣榭
講武屋別在洛
陽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冕
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
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
逮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
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
天火曰災秋鄭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
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般

般也升武子私問其故武子當禮而般王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禮薦

享則牛解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

薦之所以示其儉於俎物皆可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武

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

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歡而笑之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

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使待齊之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

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

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

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

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

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

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

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

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

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

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

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

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

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

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

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

卻子逞其志庶有牙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

請老卻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

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疆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

左傳

左傳卷本

卷二

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殺皆殺也弑者積憤而起所以相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同又不能堅事齊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

左傳

左傳卷本

卷二

仲父許其名也將爲司寇主行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子家歸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父字於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在國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三傳

左傳成公八年十一

成公八年春黑彫宣公子
盜法安各立政口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一甸。甸四井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此甸所賦。今魯使丘甲。此甸所賦。今魯使丘甲。此甸所賦。今魯使丘甲。

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

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未。敗

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為齊難。故作丘甲。聞

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

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

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

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

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

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

于袤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

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

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郚人鄆人盟于蜀。傳曰。鄭人盟也。然則楚師於是始與中國爭。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廬

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

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

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齊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

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經 148-213

也墮于辱矣。見於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此止

且告車來其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

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

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天子樂官縣

友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非可

左傳成公

三十一

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

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

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

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

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

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辛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

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築石以投人舍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

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

左傳成公

四十一

鞞那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

韓厥以
左為左
右為右

二傳

時公代
使公事
取於其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

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晉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

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

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

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

韓厥倪定其右。倪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驟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

輶中。輶。附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韓之示備

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

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

從君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死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三傳

三傳

說司使主
殺其者
子之父也
當是時也
一也。婦
人而已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

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

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

狄人從晉。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衛師免之。狄衛長齊之強故不敢遂自徐闕

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辟

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乃奔。走也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辟司徒主予之石窌。石窌。石名。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輕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甗。王磬與地。婦人。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蕭同叔子為質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備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子實不優而弃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晉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晉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袤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師克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皆晉大夫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厝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輪檜四阿四注梓也輪旁君子謂華元樂率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不敵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此段據實
五臣之巧
細人之善
於此可見
其心之左
氏也

三傳
左傳成公
九

姬食其色也。食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靈公夏殺御叔。御叔夏弒靈侯公。靈侯夏弒南。南微舒。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郊，不獲其尸。其子黑

以後那後
之從收向
我死

三傳

中書臣
書此

役。楚代魯至陽。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申叔則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春秋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十一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
 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
 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
 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
 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民
 口已責責并適逮鯀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
 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
 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
 執鍼織紵楚斷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紵者皆百人公衡為
 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
 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
 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
 與楚盟故曰置盟也蔡侯許男不書蔡楚

數語成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十一

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
 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
 之不宴以奔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
 必有任是夫國奔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
 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
 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
 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涵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
 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
 以敬親昵禁淫惡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
 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王使委於三吏三吏三公也禮之如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相相禮者稱也王畏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

三日哭喪畢宣公神主新乙亥葬宋文公夏公

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

傳

左傳成公

十三

僑如帥師圍棘棘田之邑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

伐唐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

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

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楚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即觀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

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傳

左傳成公

十四

以君之靈密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

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

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卻克衛孫良

夫伐唐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唐咎如潰上失

此項居也追記
宛然左
氏之萬
妙其神
筆此說
可見

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大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大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借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韓厥趙括鞮別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筆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敏，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宣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賈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寶乎？』吾小人不可以厚。」

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變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及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

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
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
盾之妻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
在前年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
于蟲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
屏。季嬰之兄。嬰曰我

三傳

左傳成公

十一

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
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又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
伯從人曰。神福

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
放遣

為祭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
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

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饒

諸穀。野饋曰饒。運糧
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

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

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

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

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

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三傳

左傳成公

十一

華元享之。講鼓。諫以出。諫以復入。曰。晉攻

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
德圍適代已為質故怨而欲
攻華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

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
龜也十一月

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

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

嬰齊如晉。士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

如晉晉樂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王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取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

天左傳成公

九

議國地
定國是
乃韓氏
之速謀

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池是鹽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

論國是
定國是

二傳

天左傳成公

十

之疾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實公室乃貪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德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樂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免，吳伐鄭，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

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

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

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

無以出兵賦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

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

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

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

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

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

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

人令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

教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

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戚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晉樂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

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

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

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

天左傳成公

三

之終焉。杞伯所。莫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變來聘。叔孫僑如會士變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勝。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

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

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

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就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成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過許見其無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備因攻之。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諸之于

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樂氏卻氏亦微其為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

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

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

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願前哲以

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齔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三

大左傳成公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
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

三傳

宋左傳成公

亲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已絕於杞請杞。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虜。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錫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三傳

八春傳成公

三

一

天左傳成公

未

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鐘子罕穆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

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之子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

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

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

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

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併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稱鄭伯討

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

言叔申為忠不

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夜未及

晉使糴夜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冬葬晉景

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棼來

聘已丑及卻棼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

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

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棼來聘

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弟生聲伯而出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為大夫管于奚之子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棼來聘求婦於聲伯聲

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棼婦

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

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

庇其仇讎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晉不復夏季文子如晉
 報聘且泣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
 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
 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
 齊以脩前好。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別邑王命
 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
 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晉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
 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
 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
 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
 楚人既許晉糴。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
 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
 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
 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
 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
 而背晉成。

左傳

成公二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八月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蔡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三傳

左傳成公

二十二年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違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秦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傳

左傳成公

二十二年

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友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道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奪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于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秋七
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
將社稷是衛而情弃君命也不亡何為三月
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
之禮禮焉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

三傳

左傳成公

四

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
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內也盛以脤器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
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

秦呂相絕

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
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
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
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
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
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彊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

三傳

左傳成公

五

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命而討秦文公恐
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
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
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
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
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殺之師在傳三猶願赦罪于穆公穆
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內多誤

三傳

命多誤
丙六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前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蚤賊以來遂搖我邊疆謂秦禍我

以有令狐之役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弼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在文十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

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在宣十君亦悔禍之延而

欲徵福于先君獻稷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

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在十君又不祥背弃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

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

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更

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

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

秦皆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生具天上

左傳成公

本下

鄭孔

三傳

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

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驅就寡人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

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秦栢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晉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

缺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佐之趙旃將新軍

卻至佐之卻殺御戎樂鍼為右孟獻子曰晉

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

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

及不更女父不更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

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目皆水入于大官不

能殺子印子羽大官鄭仙廟十年班出奔許

左傳成公

本下

公及軍于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
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驪孫叔孫知曹人使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貧
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
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
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
請焉子驪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

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
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犖遂孫林父
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
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
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
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
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咒觶其
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
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
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卦四年鄭公
孫申彊許
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卦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衛侯有疾
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爲太子
敬嬖定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
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
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
言獻
必從已始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麟也
使主社稷麟衍之
母弟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
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甚
善晉大夫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
而自立事在
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

左傳成公

十一

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
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
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年子
囊莊王于公子貞
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
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左傳成公

十一

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耳罪
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
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
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肥文華元曰我為右師君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莒二華戴
族也華元司城公孫莊族也六官者皆相族
也向帶魚府皆出相公魚石將止華元魚
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相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瘳
之不反懼相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
戍在相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于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

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
 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閉
 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
 靖國人晉三卻寧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
 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

左傳成公

三十一

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
 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
 也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
 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寒過節冰夏四月
 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二國爭
 師逐之
 大帥
 左氏叙
 獨計

左傳成公

三十一

子沙隨不見公陵戰故公至自會公會尹子奇
 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
 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
 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犂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
 敗諸洧被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鄭人獲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
 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
 變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卻至佐新軍荀罍居守卻犂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有矣早謀
 故和其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

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公
 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子公過申。子友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處
 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

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
 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
 于其勉之。吾不復見于矣。姚句耳先歸。子駟
 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
 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友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

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
 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裒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陳日早晨壓晉軍。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以
軍之未簡而先陳。軍吏患之。先陳范句趨進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當陳前決
嚴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
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
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
焉。卻至曰。楚有六閫。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整軍而不
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踴合而加勵。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楚子登莫阜以望晉軍。上為標。子重

州堂晉
人壽幾今
待子正後
隨問其
晉人知
事也
此以章
法甚妙

三傳
道貴皇
亦楚人齊
吾者知
楚之情故
吾人亦所
之

使大宰伯州犂侍十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闕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呈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賁皇楚國柅子宜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也且謂楚衆多故懼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玉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

齊通尼丘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連於淖

連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

左傳成公

未

公名石

三傳
死後能忠
大時乃與
激國為家
鍾氏之心
死矣

射死彘言女以射自多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彘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射呂錡中項伏弋弋強弓也以一矢復命而中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有棘韋之跗注君子也屬於跗與脩連藏
 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冑奉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
 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原羅

左傳

本

行而與
本國來
不謀
也人
陳有
禮焉

曰速從之其御嬖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
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
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歸
兵罪進
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益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殺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
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
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左傳成公

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
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下皆有囚楚公子
過人之能役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
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
持飲什
飲子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
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

驅逐之使
左氏戰事
至二千七
百餘年史
漢以後未
見也所以
至者左氏
細而史漢
詳而左氏
見其事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
好戰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登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
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左傳成公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
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
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
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
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

庚子魯君奔衛皆後
非獨魯明晉以僞也

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子公以晉難告曰請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

公待於壞隤申

以後使孟獻子守于

眞也宣伯使告郤犇
 勝者觀晉楚之勝員郤犇將

主東諸侯主齊魯取

生夏詩仙之歸

侯首侯不見公曹人

且公卽世國人曰若

寡君以亡曹國社稷

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

名唯不遺德刑以伯諸

要反命公如初公又申

鄭西我師次于督提

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十叔學道
二賢公
不

三傳

左傳成公

三

使君酌之
介玆酌奉
介婦
以待青卿
至而金之
寶圖既至
介之矣已
又不敢食
先食酌之
介而後曰
食之酌香
膏而介先
歸也亦亦
消水林伯
之命而歸
也

師

聲伯四日不食。

諸侯遷于制田

荀彧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將王與曾入夏清

軍相失曹人復討

不出言伯使告郤

有樂範也政令於

主

門不可從也寧事

人若欲得志於世

也而事實豈有異矣

此必物矣九月晉人

中系幾而止季孫

對曰橋如之情于

是大弃魯國而罪

敵周公之福使寡君

1

三傳

李程成公

主

丁叔孫平
仲子叔孫
伯公孫嬰
齊世子叔
附之子天
公孫也
也實成

三傳
公不勝
也
也
也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
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
讎治之何及卻犂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諫賊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
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惠而
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
卻犂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
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
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卻犂盟
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召叔
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齊聲公
母宋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奔衛亦聞於卿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
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
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三傳

左傳成公

三

聚貳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
怨是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鄭故假天子威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
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偃來
乞師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
卒于狸脈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
且卒晉殺其大夫卻卻犂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
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駘頑
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
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郕童至于曲
洧晉范文子友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正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闔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舊索簡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上宰。匡句須士。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此。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何日冬。諸侯伐鄭。十一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

左傳成公

二

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傳或數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國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太使。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齊侯公後。多外嬖。及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復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

左傳成公

二

和氏多怨
之山又叙
之由作體
氏故多之
宋二七

三傳

和氏多怨
之山又叙
之由作體
氏故多之
宋二七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郭庚
至以引君孟嘗使諸周而祭之戰時楚卻至聘于周
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
公田迎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
無道先婦人卻至奉豕進之寺人孟張奪之
寺人卻至射而殺之公曰李子欺余李公及
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齊童曰必先三卻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
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
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
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
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
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
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
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沸魋助之抽戈
結衽而僞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
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左傳成公

三

三傳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
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
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
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
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亟至臣請行遂出奔
狄公使辭於二子白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
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
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遂
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勾士
勾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首於趙氏孟姬
之讒吾能違兵昔將討趙氏而厥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尸主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
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樂書
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與卻氏胥童道

左傳成公

三

君為亂故皆弑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齊重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
使士勾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
囿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
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

三傳

左傳成公

二天

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
以君禮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
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

左傳成公

三傳

左傳成公

二天

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
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
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
國勝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之弟王湫奔
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慶克子既齊侯
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
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臣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節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
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蔣
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
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
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
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

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
 霸也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辛鄩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
 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十五年出奔楚依附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其惡
 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
 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
 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
 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
 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
 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

杞桓公來朝勞人且問晉敗公以晉君語之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師昏七月宋老佐
 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鄭宣公來朝即
 位而來見也築鹿圃書不刊也已丑公薨于
 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王重救彭城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在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
 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臧武仲對曰伐
 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車之任也今彘季亦佐
 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矢班爵而加敬
 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
 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圍彭城孟獻子
 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于葬我君成公書
 順也

左傳襄公六年止

名午成公
子母定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齊樂

廩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

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使

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晉侯使荀庚來聘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害也八年

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於是為宋討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

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其諸

丘齊人不合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火于

光為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

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

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

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

大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

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貽卒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庚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

姜叔孫豹如宋齊於此始自冬仲孫蔑會晉荀

庚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偏楚殺其大夫公

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

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風沙衛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

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積以自為櫬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

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

成公母齊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適母故曰君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偁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力一本。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賁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偁鄭。虎牢。今屬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復憂齊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禍也。城虎牢。足以豈惟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

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遂成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偁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甘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同盟王新即位。使王官伯陳侯使表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

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
樛。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
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為
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
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
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
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郕。外，祁奚請老。晉侯問祠焉，稱解狐，其讎也。

左傳卷之五

五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
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赤職之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
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簡書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
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

此左氏章法

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息逆吳子
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
於小國。陳成公使表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表僑海堂
四世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
弟楊于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于為戮，
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
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左傳卷之五

五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晉侯使僕人書將伏劔，士魴
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
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
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于，無所逃罪。懼自
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此魏絳清
罪之狀也
今之秦也

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

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今欲顯絳

故特為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

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

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成公妾葬陳成公八

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

之言於朝曰文王師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

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

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

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

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

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

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工歌文王之

一名渠益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歌鹿鳴之三三拜雅

三傳

左傳襄公

七

三夏文
鹿鳴四
皇華集

之首鹿鳴四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

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

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問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四牡君

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忠信為周言必於忠臣聞之

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

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姒薨

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

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匠慶請木季孫曰略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

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

公請屬鄆公時年七歲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三傳

左傳襄公

八

引后羿為
三十三
事而三百
二十字似
非文辭然
古人欲詳
其理不拘
其辭後世
之士之撰
多寡通均
也明年此
故遂于文
矣

三傳

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
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楚
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
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魏莊子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
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
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左傳卷公

九

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修其言不對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仲康卒子相恃其射也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皆羿圍
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國
北海平壽縣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信
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
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後后羿事
與和戎事
不倫然說
是則大害
功之建殺
併及之

左傳

左傳卷公

十一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靡髮遺臣事羿浞因羿室就其生
澆及豷恃其說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
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處
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燼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夏后相少康滅澆于
過后杵滅豷于戈后杵少有窮由是遂亡失
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昔周辛甲之為大史
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
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
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積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

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故救之邾人逆喪者皆鬻曾於是乎始鬻鬻合也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朱儒短小故曰朱儒

左傳襄公

土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戌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上叔陳生慰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左傳襄公

土

王叔及有二心於戎夫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穆叔覲鄭大子于晉以成屬鄭言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子會吳于善道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之

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罪又不能嚴懲厥刑以謝小國而擯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根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殺殺三卿欲以屬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鄭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屬國而與魯有忿魯不能救恐致亡遂之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

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
無之而後可冬諸侯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
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
公在位在西階宰庀家器為葬備此具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
于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主傳

左傳襄公

三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晉人滅鄆冬叔孫豹
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

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

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射其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

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

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

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

晉人滅鄆
五年春
伐鄆
秋
殺
季
孫
宿
如
晉
十
有
二
月
齊
侯
滅
萊
子
蕩
怒
以
弓
楛
華
弱
于
朝
平
公
見
之
曰
司
武
而
楛
於
朝
難
以
勝
矣
足
以
勝
敵
遂
逐
之
夏
宋
華
弱
來
奔
司
城
子
罕
曰
同
罪
異
罰
非
刑
也
專
戮
於
朝
罪
孰
大
焉
亦
逐
子
蕩
子
蕩
射
子
罕
之
門
曰
幾
日
而
不
我

主傳

左傳襄公

十四

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晉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
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聽命十一月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也事在二年於鄭子
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
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堙土山也周及
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于棠
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棠萊
邑北海即墨縣三人帥別邑兵來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

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

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伯髡

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鄴。實為子駒所陳
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七年春。鄒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十郊。

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上

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

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叔仲昭伯為隧正。叔仲

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

三傳

左傳襄公

五

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

緩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

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

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

人蘇言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

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

三傳

左傳襄公

六

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
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禮登階臣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
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
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
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
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衡不
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木。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
救之。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

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翹諸晉而廢之。子

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公子黃楚人從之。一慶使生。陳侯

于會。白。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來。羣臣不

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驪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孫擊罪以戮之。孫惡出奔衛。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

三傳

左傳襄公

七

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秋

三傳

左傳襄公

六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驥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太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

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子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賁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勾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災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番梘。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徒。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同戌左師使樂通庀刑器。亦如之。樂通司寇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校正主車使西鉏吾庀府守。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視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

三傳
遇艮之六
不遇之六
此處遇艮
之隨則艮
之九六皆
是而第二
爻不變也
第一爻不
變其隨其
心不快史
隨其不可
故以互定
之占隨隨
而隨之

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為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商丘。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王大火。相土。契孫。商關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閔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這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夏李式于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變者。占遇一爻變。義與則元體之長也。亨嘉論。彖。故姜亦以柔為占也。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尊。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三傳
遇艮之六
不遇之六
此處遇艮
之隨則艮
之九六皆
是而第二
爻不變也
第一爻不
變其隨其
心不快史
隨其不可
故以互定
之占隨隨
而隨之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帶票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廩。而欒廩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

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械。盛餼糧。歸

老幼居疾于虎牢諸侯已敗鄭虎牢故肆言

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

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

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

嘉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

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

其鬼神不獲歌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

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

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亦以

左傳襄公

主

一

所言載於策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聖言焉若

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

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

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

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

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

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

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于展

日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隨

在成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

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

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

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

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左傳襄公

西

計一

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于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

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祭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成、鄭虎、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固請，內實國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耶人紇執之以出。門者諸侯故攻之。縣門發，耶人紇執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士在門。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魯人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人孟獻子曰：「詩所謂有方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帶其辭，以謝不復縣布。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

前後與班
見二
子之無情
無法度視
主將也

咸以國以
若臣處院
私而忌行
事亦備而
後先若而
神後若宜

左傳襄公
三傳

夏大進
夏大折也
夏大折也

士勾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
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
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
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
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
荀偃士勾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
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
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于宋
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殿天
子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勾曰諸侯宋曾於是觀禮曾
有稀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以人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
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
林見見於荀偃士勾欲奔請禱焉荀罃不
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後前敘三
此種不

三傳

左傳襄公

天

之晉侯有閒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
俘俘詩作中國
故謂之夷偃陽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
嗣納諸霍人禮也使周史者
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
秦重父爲右生秦不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
鄆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
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
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
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
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龜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
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獲鄭皇耳于大丘秋七月楚子囊鄆子耳
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昔人問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
 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
 之師而黜其車也無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
 復四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獲
 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
 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富國子國為司馬
 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
 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
 如北宮知而不告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
 焉尉止等五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
 先人皆士也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而追盜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置守屯羣司具衆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
 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
 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
 臣尉嗣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

左傳襄公七年

元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一職位以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
 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
 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
 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
 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
 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
 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戊鄭虎牢
 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服欲以還鄭追書鄭
 及晉平楚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
 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
 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
 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
 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
 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欒黶欲伐鄭

左傳襄公七年

辛

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箕門閭實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旄者言得重之，祖皆在其中，驛旄赤牛也，舉驛盟不以大難。曰：『世世無失職，若箕門閭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箕門閭實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丁未，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無傳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晉本無中軍，唯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必不能。」政者，魯國之制，實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王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三子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諸大夫志
晉楚而子
展之如
北皆據度
之詞也

三傳

皆據卷之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

季氏者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無公征

征之民辟倍征故盡為季氏孟氏使半為臣

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

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以不然不舍則三家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

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

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

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

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

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

宋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

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

三傳

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圍鄭觀

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

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瀘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惡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開茲命司慎司盟名

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

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吳如楚尚

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

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

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台言使人也古者兵

通命示整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

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期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娶亦不敢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結成也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郕。音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冬，城防。

夏，郕亂，分為三師，救郕，遂取之。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偃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

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王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應黜。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寃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

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諫，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
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
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
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
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
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
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渚。

左傳襄公

元

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
也。鄭良霄大宰，石臬猶在楚。石臬言於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
習則增脩德而改上。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
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
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
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襄公

早

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
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
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諸漏洩，則職女之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侯。惠公蠲其
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毋是翦弃，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

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
 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
 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
 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拑之拑其兄也與晉路之
 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
 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
 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
 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

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
 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便六
 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叔
 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
 具舟晉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宮懿子
 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
 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
 人毒涇下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驥帥鄭師
 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櫟林不獲成焉秦不荀服

士鞅反。樂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

三傳

左傳卷公

聖一

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歷之怨實章將於盈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此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

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蟺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季公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行，羣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

三傳

左傳卷公

聖五

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公差射兩鞬而還。鞬，車轡也。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子蟺從公。子鮮公之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左傳卷六

卷六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其言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

或挽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薨襄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

左傳卷六

卷六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早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譏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

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辛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聞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迎而公監之。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薦子馮為大司馬。公子囊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

三人也
可也
不在

傳

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詩云：嗟我懷人，
 具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
 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
 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
 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
 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
 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
 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
 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
 之相易淫樂之矜，必無人焉。故也。子產相諫
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子罕聞之，固請
 而歸之。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
 成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
 以討邾。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
 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矯送葬。宋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王
 人，王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左傳集公

完

本

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積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
 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
 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
 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
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澠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
 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太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
 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子祁奚韓襄樂盈
 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
 官。烝于曲沃。傳言晉將有澠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
 澠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
 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左傳集本

辛巳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夏六月次于榘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樂廩帥師伐楚以報

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穆叔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討敝邑之急朝不及父晉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齊人自以
齊人也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匈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左傳襄公

十七年止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

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甲卑宋也衛

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甕重丘人

閉門而訶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曹人怨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

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鄆叔紇臧

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三子與

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齊人獲

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

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

於士以執其傷而死夙沙衛奄人冬邾人

伐我南鄙為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殺其

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

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

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癘

狗癘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陳華臣不自安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

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

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

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

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

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誚有祝

禍之本也齊晏相子卒晏嬰麤縗斬直絰帶

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圍齊。齊師敗績。晉人執齊師。十一月。齊人歸。十二月。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圍齊。齊師敗績。晉人執齊師。十一月。齊人歸。十二月。齊師伐我北鄙。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左傳公

三

見櫻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

西北之平
山非楚之
星山也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
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
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
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漢也使乘
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輿
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王

左傳集公

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鳧鳧之
聲樂齊師其道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
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
城上有鳧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
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
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
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
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晉州綽曰有

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之右亦
 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坐于中
 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
 荀偃士勾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
 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
 月戊戌及秦周伐維門之款范鞅門于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
 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
 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楊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
 還音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也闔門扇也齊
 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
 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
 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
 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濊南及
 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
 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
 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
 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
 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
 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
 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
 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
 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
 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
 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
 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子公至自伐齊。傳無取邾田自瀆水。取邾田以瀆水為界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傳無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

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

我田取邾田自瀆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

享齊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

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渾洎生瘍於

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友士

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

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

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

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

子

子

大夫也晉欒魋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

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

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

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

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

尋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

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

光以為大子。顏驪聲二姬母生因以為驪聲聲皆諡諸子仲子

戎子戎子健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

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

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

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

子

子

此叙諸大夫與齊之由為相親故時

三傳

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勾侵齊及穀。聞襄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滿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半晉伐秦子瞻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渚。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灋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制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子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信之。

左傳集公

左傳

三傳

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備告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暇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納師。會食醢衛于軍城。西郭惟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必不有其宗。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

左傳集公

左傳

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傳季孫宿如

宋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同。督揚之盟故也。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結其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

左傳襄公

士

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虐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楮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

去所難勝也。猶有也。臣之精也。

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左傳

左傳襄公

士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絕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實盜也。實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千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

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其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樂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賔通。樂祁栢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先後祁姓。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栢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嚴責怒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范公族大夫而執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弄，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奔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笑矣。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嘉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絳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

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犬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

子之力
也

子之力
也

三傳

子之力
也

子曰蓋及州綽刑剛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

之勇也奈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

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

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

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

校數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

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然二子

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

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

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用

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

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

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

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

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初于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

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

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

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

平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晉諸草

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就寡君盡

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

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

討之湟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

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

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

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

罷病不虞若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

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前爲仇讎
 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秋樂盈自楚適齊晏
 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
 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
 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
 弃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
 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
 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
 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
 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
 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
 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其父先君臣之
 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黜爲司馬屈建
 爲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
 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
 吾懼不敢不見吾適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
 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

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勾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
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晉欒黶復入于晉以惡人曰復人入于曲沃秋

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巳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
 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微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關
 禮諸侯絕期故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
 以鄰國責之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板隊而殺
 人殺入皆命各殺其長慶氏念其板隊遂殺

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土。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

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
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午匿盈而飲其衆樂
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生而

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曰。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絳之子。魏絳獻子私焉。故因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之子。魏絳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襄謂之樂卻爲微。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壓連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荀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程鄭嬖於公。亦

荀氏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
 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樂氏多
 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
 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
 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
 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二婦人輦以
 如公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官
 有范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
 備守者備守者范鞅逆魏舒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
 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乘
 持帶乘必持遂超乘上殿右撫劍左援
 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豎犯罪沒為官豎犯罪沒為官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
 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乃出豹而閉之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死之鞅用劍以帥卒鞅短兵接樂氏退攝
 車從之鞅攝宣遇樂樂樂欲致死樂氏退攝
 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則乘槐
 本而覆樂樂車棟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
 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
 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申驅成
 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華為右申驅次前軍
 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
 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成御襄罷師狼
 遽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跽為右
 右翼日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
 後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駟車也傳具載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
 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晉隘道。張武軍於焚庭。張武，晉軍。壁成鄆郛。取晉邑。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後在趙勝師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羗。趙勝之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超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召公鉏。公鉏獻酬禮畢而後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

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黠，好羯也。孟孫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之，猶為有力於今。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且夫子之命也。遂起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其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

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樂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傳

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樂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季孫不信滅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
藉除於滅氏辟穿滅也於滅氏使正夫
助之際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見其有乙
亥滅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滅宣叔娶
于鍼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
子也好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宮姜氏
愛之故立之滅賈滅為出在鍼還男也滅武仲
自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
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
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
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
為也為日滅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

傳

不辟邑乃立滅為滅紇以防而奔齊其入曰
其盟我乎諸大夫以為盟滅孫曰無辭廢表
季孫所忌故謂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
常蕩覆公室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
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
曰無或如滅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滅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孟叔孟獻
伯服惠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
樂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
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
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
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
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

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和梁把梁即莒人行

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遇和梁之妻於郊使弔

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

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多則多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辨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

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

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

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

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

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

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

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為丹師以伐吳，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因閱數軍器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齊既與莒平，出侵之言無信也晉子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

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言侯使張骼、輔櫜力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之弟也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國也大木喻小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輔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兵已皆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安衣樂轉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根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張總反胄於秦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會挾囚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皆起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謀，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楚子自棘澤遠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筮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

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郟。郟下城也。於是穀離闕毀王宮齊齊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發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

傳

左傳卷六

卷六

語然明。

然明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

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

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

鄭。其有亡譽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爲明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

師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傳

左傳卷六

卷六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

之。使偃取之。爲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

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

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而爲中男。故曰夫變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蔑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棠公已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報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何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黎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為崔子閒公也重言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好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官近公宮或淫者許稱公陪臣干擷有淫者不知二命手操行夜言行手命計之不知他命手請曰行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煙皆死八手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發者祝佗父祭於高唐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廟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言退謂其宰曰爾以

怒免命宰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傳言莊公士故其死難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

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達齊魯公子納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諸書不終晏子抄易其辭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間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舍中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遂來奔道廣泉得用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不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僕四翼不踣行止下丁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太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曰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馯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難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禁侯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長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自囚係子展執繫而見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于美入數俘而出子產也但數其所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鄭人教不將以歸被陳也鄭兵符陳亂故正其司空致地乃還受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前年舒鳩
人歸詞不
叛遂子請
歸以持共
卒人亦叛
矣故云

三傳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
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建若
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為二十七年。晉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
蕩為莫敖。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
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
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子彊息相子
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
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彊曰。父將整隘隘。
左傳集本
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
以待我。簡師。精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
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
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簡師會之。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
吳師遂前及子衛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產獻
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左傳集本

集

三傳

左傳集本

集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婚。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桓公弟。殺蔡
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
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
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
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諸侯未獲成命。則
左傳集本
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隧者。井埋
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
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
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
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
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相卿
士。城濮之役。文王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上

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

辭不為功。慎辭哉！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之子

木使庀賦，治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

林，鳩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辨京陵，京陵，京大阜，

曰陵，別之以表淳鹵。表異輕其賦，數疆潁

潁，潁水也。為冢，墓之以表淳鹵。表異輕其賦，數疆潁

司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其受水多少，町原

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限防間地，不牧，隄旱。

符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隄旱，

水厓下，濕為井，行沃。量入脩賦，量九

易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量入脩賦，

所入而治。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

理其賦稅。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子巢，巢牛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問也。我獲

射之必殪，是吾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焉。半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

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焉。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

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

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

言之故。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

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也。今吾見其

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

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

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

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解氏出

公及喜九世也。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

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流盟秦伯車如晉泣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

左傳襄公

聖

召行人子貢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衛獻公使子繼為復辭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

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詐諸初

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

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以公命

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

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公遂從近闕出遂行從近闕出告石

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今穀辭

天下誰首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

貳也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

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

亦無覺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

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孫文二月庚

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

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

角子叔衛侯書曰其君剽言罪之在甯

求入則望
則此入則
之生其
可以能大

三傳

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餞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圍。

左傳襄公

聖

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衍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孫氏今來在衛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蒯威父言更還雍釗獲殖綽。事孫氏臣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賜

三傳

畏侯過園
欲下其
手以意
左傳襄公

左傳襄公

吳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大夫子為王子圍暴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犂焉。言為王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成城麇。印董父，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孫休公承以文之而
武不書尊公也
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
武不書尊公也
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
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
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
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舞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
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
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
侯言衛侯之罪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
罪下以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
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伯姬也名
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
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
子淫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寺人
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伊戾名秋楚
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
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許作盟處
爲太子反
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則皆曰固
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
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
與之語語使佐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
與之語語使佐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

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奔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改命也傳言宋公問鄭伯歸自晉使左師改命也所以無罪而死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所以先下之言鄭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祖父概舉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風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十四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

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鄭於是不敢南面。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

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

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

楚囚。欲使楚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至臣。而雍害其事。子

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

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見轉

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

也。事兄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貴之子貴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在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歷

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貴皇曰。楚師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欒中行

僂師至今。此三人分兵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

幸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燔。吳楚之間謂火為燔。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

興。楚失諸侯。則苗貴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

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鄭引領南望曰。庶幾救余。亦弗圖

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

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

舉所以得反。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

歸矣。八月辛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

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

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囂於

勇。齎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

九人者
之攻門者

羊角取之
遂襲我高魚
有大雨自其
實入

傳

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

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

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

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

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

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

旅無他事矣宰旅家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郊

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

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雨故

木實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

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

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

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

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

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就可使也對曰晉梁

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二傳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吳鄭
良齊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
弟鱣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
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衛也周密使鳥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傳

左傳卷公

餘具車徒以受封鳥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

出封出受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

盡獲之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

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

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

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
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寧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肖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

三傳
左傳集公
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深也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想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服無
是故言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寧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
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文子大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三傳
左傳集公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成盟載之言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伯州卒伯
亦不
能用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
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駙謁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
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
素要齊其辭至
盟時不得
復訟爭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
歸生至晉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
相忌
楚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伯風曰楚氛甚惡
荀孟曰
懼難言楚有變
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何管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管
辛巳將盟於
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
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
州犁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楚先言不
於食言也
於食言也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
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
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
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
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
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
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
重故欲敵小國既而
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
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
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爭先
歛血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晉楚抑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
有信也壬午宋公棄卒晉楚之大夫趙孟為

晉之君臣
已心服於
宋矣故
士有以故

三傳

古者四時
各有其政
子產之政
以子產之
政以子產
之政以子
產之政以

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

左傳卷八

本

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鷄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子賦詩
以見其
心志其
言多矣
此其最
者也

三傳

左傳卷八
子產之政
以子產之
政以子產
之政以子
產之政以

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左傳卷八

七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

慶封之民
為之謀之
不處

三傳

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與其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
喜之謂乎樂喜子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
之謂乎善向戌能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日券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
無咎東郭偃相崔氏崔氏有疾而廢之而
立明成謂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
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
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
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
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
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
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
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
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禍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今其言
不見其言

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
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妻東縊郭姜縊郭姜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
無歸矣乃縊不其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
聞先人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遂罷
如晉晉以之泄盟報晉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叔向曰邈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
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言傳
楚能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可歷
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
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也乙
未楚子昭卒康王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斗牛之次。玄枵在奎。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淫於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節。陰不埤陽。此乘龍也。龍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為宋角元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星在玄枵三宿。虛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星為宋鄭之氣。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

而傲也。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君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來。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

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送。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

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

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能

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在星紀

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衡在南。南為朱鳥

鳥。星曰帑。帑。大鵠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

受其咎。俱論歲星過大。梓。惟則曰。宋鄭饒。裨

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

所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

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

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太。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

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

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則以其

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

而告。數日。國遷朝焉。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故反盧蒲癸。

癸臣于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慶舍之

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氏

皆謂氏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

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雙。二子皆莊公。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雞

之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

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

矣。王何之。洎。子雅子尾怒。惠公孫慶封告

其。反。肉。汁也。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

子以觀其
子所之何
也其言
其言其
其言其
其言其
其言其
其言其
其言其

三傳

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所又焉用盟告北郭
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陳文子謂栢子栢子文子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莊有
此木積於六執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盧
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饒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
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慶季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字乃使歸慶嗣聞之謂慶封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禍作必於嘗歸
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十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
梁梁或壞也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姜女癸告之姜女姜曰
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姜女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左傳集本

古

莊二十二年

歸

三傳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麻嬰爲尸慶氏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圍人
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且觀優于魚里魚里名優在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樂于雅高子尾陳
楠擊扉三楠擊也扉門闔盧蒲癸自後刺于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楠動於
甕甕屋以鉏鉏投殺人而後死言其遂殺慶
繩麻嬰慶氏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反陳于嶽嶽里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且其亡也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汜祭遠散所祭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左傳集本

古

莊二十二年

居之富於其舊。丁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耶殿。乃足欲。足欲亡。

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半。不十人不。

足以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之尸。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月。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執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屋。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遇。飢寒之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思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不其申之
足而而
之何而
相失志

反楚屈建午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世
甲之隙不以此王人來告喪問弔日以甲寅
故曰禮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衍卒閹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
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
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傳

左傳集公

大

計同六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
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
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
不入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
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
還及方城子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璧書追而

欽定四庫
全書

三傳

左傳集公

九

前同六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
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與公治見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勸公五月公至自
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
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
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斂非德實也言公畏季氏而實且無
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于展使印
段往伯有曰弱不可乎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
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使吳人伐
越獲俘焉以為關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聞
以刀弑之言以刀弑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
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

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鄆六斛四斗日鍾。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十大叔與伯石往。十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方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章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平微公臣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母杞女也。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濟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魯四年暨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義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洪洪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沍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識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左傳卷八

主

三傳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柶南籥者。皆文王也曰美哉猶有憾。文王恨不及也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也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舜之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周秦詩謂之夏聲開領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左傳卷八

主

三傳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吳地黃縞鄭地黃紵故各獻已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侈。雖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朝之史也
 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
 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辨猶也夫子
 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
 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能適音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
 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
 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
 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寬
 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
 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為高氏之難故。高

豎以盧叛。十月庚寅。問丘嬰帥師圍盧。高豎
 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
 孫鄆。敬仲高氏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晉人善言其致邑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
 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便之。子皙怒。將伐伯
 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
 有。氏。評詁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
 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
 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舉除子西即世。將焉辟
 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
 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

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
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
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于對曰吾
齊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
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

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匿其情
矣子蕩素貴郊放微弱諸侯皆子產相鄭伯

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晉
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
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上莫
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
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終
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于

紀年國
不紀年
蓋以國
也亦
非常公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甲子甲戌史走問諸朝師
曠曰晉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
其子七十三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下
上二身亥上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六旬也文伯士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
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
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示以為絳
縣師縣師掌城郭辨而廢其輿衛於是晉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喻
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
師曠而容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

月巳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不已也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

子弑景侯然子產言初王僭卒卒僭卒卒其

子括將見王而歎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

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

有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

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伋

夫伋夫靈王弟伋夫弗知戊子僭括圖為遂成

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

甘過羣成殺伋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

其弟伋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太廟曰譖譖

出出鳥鳴于臺社如曰譖譖皆火甲午宋大

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

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

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米

粟結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故謂

伯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

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

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

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

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

子產就直助彊特又汰侈所以亡子產曰豈為我徒

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生彊直

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姑成吾

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

殞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

子禮於死者況生者子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此事以師
之中表科
子產而後
與左氏於
此其事便

三傳

平則無延
子產之處
人己恨平
也為之不
從齊三家
之不齊孔
子亦無觀
其左伯有
之事可見

入癸卯子石入子不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
之外鄭城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
自墓門之瀆入鄭城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
伐舊北門馬師頡帶率國人以伐之子西
之宗主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人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
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

左傳集公

三

子產

婁中而旦婁中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婁中
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及其亡
也歲在姬管之口姬管管室東壁二十八
在姬管是歲星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
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
有與之皆死伯有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
馬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
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
羽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蔣掩
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
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
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絕
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
祥大焉何以得免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
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
孫蔓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
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
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

左傳集公

三

子產

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太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氏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左傳卷八
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大史請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長其作亂子產故寵之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臣有封疆，庶井有似。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又音處上聲，綸絮裝衣取我田疇而伍之。口諸蘇頌諸無長貴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左傳卷八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

主傳

左傳卷六

主

晉文公

室卑卑。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塹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上。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有罪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多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主傳

左傳卷六

主

晉文公

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與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言罪之在也。鉏在州之字。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吳臣之。子成通七年。適吳為行人。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平巢諸樊在二十關戕戴吳在二十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

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

事存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

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

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爲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

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諲乘以適

左傳卷本

夫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將

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

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棄之也以爲已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

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

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左傳卷本

元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衛侯乃子皮之力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聖以文王
官德德必
不見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
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
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衡

左傳卷六

昭

五年

左傳昭公

元年

左公各列於公于母齊歸在位二十五正遷于外
平年二十三年燕于北侯漢成儀恭明日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
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
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大鹵秋晉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
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
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昭公

元年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取於公孫段氏
伍舉爲介伍舉椒舉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
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兵
入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
足以容從者請聽命欲於城外除地令尹
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
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

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取先

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

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

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

屬。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綏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

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

左傳解公

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

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

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

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

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

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徇人之心。武有

二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

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

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泰。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

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害。楚令尹圍請

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

欲從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

左傳解公

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

有二執戈。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禮

殿屋屏蔽。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

君。言假以飾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

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晉之欲背誕也。襄三十

晉殺伯有。背命。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

子其無憂乎。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

將有難。不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

及伯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

學事成 衛齊子曰苟或知或雖憂何害齊子
言先知為備雖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有憂難無害 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
暴虎馮河 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
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 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羽子家
生持之言無所取與 持之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 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季武子伐莒取
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 時叔孫豹在樂桓子
會欲戮之 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
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
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思之吾又甚焉 雖怨

季孫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福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 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 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靖其能其誰從之 安靖賢能
則衆附從 魯叔孫豹可謂
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 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 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王伯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 虞有三苗夏
有觀扈商有桀紂周有徐奄 自無令王諸侯
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恤大舍小足以
為盟主又焉用之 為用治封疆之制何國陵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吳楚之執事
 豈其顧盟吾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吾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元也去煩宥害其不競勸于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
 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
 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
 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矣
 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鸛鳴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

以鸛鳴為賦
 以鸛鳴為賦
 以鸛鳴為賦

之制大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
 之卿五獻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
 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
 宴鄉會公侯享宴
 皆拆筯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
 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
 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
 吠之詩子皮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
 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
 吾不復此矣不復見
 此樂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於賴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
 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老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
 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此叔孫
也季孫
不叔孫
而微也

王傳

以年叔孫歸。曰：「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
不出。使已幾波戰會天謂曾阜曾阜曰：旦
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
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
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踴乎？」阜謂叔孫曰：「可
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
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乘而出。女
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
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
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
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
南而數之。」曰：「國之六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

力不能制
是子產一
時之信

王傳

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
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
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
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
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
勑，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
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
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彼國政也，非私難
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叔而蔡蔡叔。蔡蔡上素葛反下如字太豈不愛王室故
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殺公
孫黑。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其母曰
弗去懼選。數其罪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
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
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舍八乘為八
反之，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
車各以次載幣，而還。不經子故，言千
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
乘。秦鍼欲書，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載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經 148—322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宣猶汾水名
 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姒姒音似蓀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今晉主汾而後
 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
 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
 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雍閉淤底
 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
 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一之違此二者古之

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六司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
 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據異姓天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
 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聞鄭故焉且
 問于晉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問于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蛊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
 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
 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昏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
 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
 儀節也非以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凶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
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王相
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
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
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左傳

左傳昭公

三

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
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櫟。黑肱王子圍。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
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遠。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
疾。縊而軾之。遂殺其二子。暮及平。夏。右尹子

左傳

左傳昭公

三

子出奔晉。子比官廩尹子皙出奔鄭。殺大
宰伯州犂。于邲。葬王于邲。謂之邲敖。使赴于
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告終稱嗣不
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皆百人之餼。其祿足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
向曰。底祿以德。德釣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
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

公子圍執

與子于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
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且臣與驕齒無
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
位。遂罷為令尹。遂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
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
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
終劉定公秦鄭伯如晉。平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穀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

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

主傳

左傳昭公

末

有嘉樹焉宣子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

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

召子旗子旗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

主也不臣志氣元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宣

子謂之如子旗臣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

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

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

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

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

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

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

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

益少姜謙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女固曰無敢為賓

微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得通君命則已為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

主傳

左傳昭公

末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

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

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

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馬氏與

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

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

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

不數言即
去之河
其以對日

隨之盟女嬌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
 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
 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督之子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
 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
 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於所幸
 為少姜行夫人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之服故諸侯平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
 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
 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仇君刑已頗何以為
 盟主且少姜有辭請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
 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下四民述
記其言
言其安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
 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
 也卿共交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晉文襄之
 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
 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
 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
 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火心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
 而暑退季冬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且中而寒退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
 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隱其無丁未
 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
 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
 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通夫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與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絳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

齊

齊

齊

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一也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食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齊

齊

齊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且不悛以樂愔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護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踰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夷墻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

主傳

連敘傳事
皆以彰其
子之賢

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復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

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

左傳解本

主一

三篇

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

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二宣子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公逆公孫董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左傳昭公

主一

即不傳不
九妙

主傳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微
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
之盟云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
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
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
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
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
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復來畏大國尊夫人
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趨也小邾穆
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勝二
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
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
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
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荝盧蒲弊見泣且請
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

左傳卷八

宣二

主傳

子子子子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
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
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
孫竈卒竈子司馬竈見晏子齊大夫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
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雅子
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齊惠公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左傳卷八

宣二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二君即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謀事補闕
 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
 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
 方修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

左傳鄭公
 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
 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
 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
 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
 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
 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
 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孫仲
 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
 平鄭里克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
 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若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

左傳鄭公
 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
 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
 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
 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

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

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

冰堅而藏之，謂夏三月日在昴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畢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妻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

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見東方

謂三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縣人，虞官。與人納之，隸人

藏之。夫冰以風壯，冰因風而壯，風而散用而以風出，謂春風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

霜，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

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苗，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

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

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臺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

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

孫儁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

桓，桓，用會召陵之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

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

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

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寡君將隨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隨侯

會布幣乃相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子以執罪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執諸侯。

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中微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

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

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則人弃之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

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

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

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

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

圍弑其君。兄之子。陳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圍弑其君。兄之子。陳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圍弑其君。兄之子。陳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

與觀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焚其觀。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

賴。使聞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昔亂著丘公

立而不撫。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

師。徒曰取。著丘公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

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國人謗之曰。

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

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

不可逞。辱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吾不遷矣。遷移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

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

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勝。其先亡乎。偪而

無禮。蔡偏楚。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楚偏晉。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

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

遠啓疆城。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

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賴韋龜城賴之師。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倚如之。難奔齊庚宗齊地。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

伯宣。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矣矣。言見始為亂也。則有今日之願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仲壬齊召之。在齊生孟丙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問其姓。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

年豎

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襄二

年豎

牛五。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

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

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猶。

地。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

盟。不可。欲使從已。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

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及賓至

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

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

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

曰。何為。言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見公

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

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

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豎牛曰夫

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舍而退實置也

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為器令空示若叔

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絕糧牛立昭子

而相之昭子弟之庶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

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使惡杜

洩於季孫而去之南遺季氏家臣杜洩將以路葬

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豕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

左乎豕卿謂季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

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

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自乘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

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令死而弗

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

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

之豎牛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楚殺其大夫

屈申公如晉督晉平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

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晉師于汾泉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單公室也罷中軍季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

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

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

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

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

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

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西門非

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朝

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

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辭禍仲至自齊

而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

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也司官射之中

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

亂太從從順也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昭子不知豎牛饒戾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

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

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

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

遇明夷三三離下坤上明夷三三明夷初九變

諒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奔也而歸為子祀

以護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日夷傷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

雞鳴為士夜半為卑人定為卿與黃昏為卿

入為卿時為僕日昃為臺閨中日出開不

公厥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位

日曰為三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目乎

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十約為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鳥為垂翼象日

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在明傷之世居謙下當

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且位在三又非食

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

人為言良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曰有攸

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

有言言而見純離為牛離畜牛牛古故世亂

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焚山則離勝

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謙不足飛不翔垂

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

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封爵益引而致

之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蒐。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晉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左傳昭公

卷一

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也。謂三家與民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無異。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左傳昭公

卷一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恥。人朝聘有珪。享餼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熱食爲殯。陪加也。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言若其人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未
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
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
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躒由貴皇皆
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
使矣。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氏族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
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
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
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
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
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
起及鄭伯孫諸圉辭不敢見禮也。未及使君命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
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
夏吾牟夷以牟夷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
書尊地也。吾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
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吾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汾泉。吾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
伐吳。以報棘楸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
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瓊。聞
吳師出。遂啓滬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
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人使其弟蹇
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覺鼓。王使問焉。曰女
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
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擐甲，馮怒，虐
執使臣，將以憂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
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
且吳社稷是一，豈爲一人使臣，獲景軍鼓而
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一藏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
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
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
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
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疆待命于雲臺。
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左傳卷本

卷一

三傳

左傳昭公

九年止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
雪，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
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
使詣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
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
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擇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王之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而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未。論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

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望。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夏季孫宿如晉。拜苕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焉。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豈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諫也。敢聞加貺。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許。馬。而。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與。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成。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弃疾如

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奔。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勿。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薪。不。抽。屋。不。強。囚。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王。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奔。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

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官廩尹弃疾國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遂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平敗也十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四

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

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燕與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

姑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

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

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五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命而退侯憂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積積耳不克而還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聞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

隱器。隱盜所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令之。是無陪臺也。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

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取而臣

以往。盜有龍未可得也。盜有龍王白謂遂赦

之。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

左傳昭公

六

宰遼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遼啓彊來召公。辭

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氏。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

失。隨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

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

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

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

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

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言回欲

不願望如蜀。使君來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

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

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公將

往。夢襄公祖。祖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

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

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

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

左傳昭公

七

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夏四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

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

衛地。如魯地。衛地不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

故禍在衛大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

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

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

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假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氏邑本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伯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天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

侯晉開陳可復代杞取之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晉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婁好之賜既而悔之遂啓疆閭之見公大屈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羣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苑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苑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

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樂大心。賜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帶助子晉殺伯有壬子六年

經 148—342

三月明年子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

正月二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

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

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

何為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

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從政

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諷民心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

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

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

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

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最爾國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

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

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

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子罕朔齊師還自燕之

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

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

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

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

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寬之得免其

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

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

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鷦鷯在原兄弟急

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

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

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

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

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

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國周之先也為

威諸侯亦受祝王

進命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奔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也。元，孟縶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史朝之長也。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

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

夫公子過大雪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

子招放之于越復稱公子殺陳孔魚葬陳哀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三傳

左傳昭公

五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

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

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

舌是出唯躬是瘁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

有谷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

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

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

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

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

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

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

三傳

左傳昭公

五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

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諸侯畏晉

非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

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七月甲戌齊于尾卒于旗

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八月庚戌逐

子成子工于車三子于皆來奔而立子良氏

之宰子良氏之子高強其臣曰孺子長矣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

樂毅攻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
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請
命問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
曰弗聞子孟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
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
之其若先人何子孟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
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
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
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宋戴惡會之冬十
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表克殺馬毀玉以葬陳
也表克嬖人之貴者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既又請
私私書君私於幄加經於頰而逃幄帳也逃
臣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城麋
襄二十六年戌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
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
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木
之津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
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
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
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
也羅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合楚于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
災秋仲孫覆如齊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于
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
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
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
城外入於許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甘人
夫襄也閭嘉晉閭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
之戎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

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
 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
 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成先王居檣杪干
 四裔以禦螭魅。言機則三苗俱故允姓之姦居
 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伯父惠公
 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
 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各在后稷封
 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
 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
 弄謀主。雖我狄其何有余一人。晉率陰戎伐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冀戴天
 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
 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
 周弔。且致閭田與繇。反賴俘。王亦使賁滑執
 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
 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
 也。水得妃而興陳與則楚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
 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
 火。五十三歲。天數以五為純。故五及鶉火。火
 盛水衰。晉荀息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
 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紂以甲子殺桀。以乙卯。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
 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
 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躒之子也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

三傳

左傳昭公

子

叔孫姑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寬

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

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

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

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既女為處女邑姜齊之嫂女

妖星在婺女齊得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歲故知禍歸邑姜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

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譏之。齊惠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殫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

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

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

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鈐率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

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

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

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蘓

利生孽。姑使無蘓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

三傳

左傳昭公

主

陳鮑氏

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子居所逐私具

帷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棘子子

商亦如之而及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

子子周未無邑故反于城子公公孫捷八年

所逐而皆益其祿。比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

分之邑桓子以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

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

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

二傳

左傳昭公

重

三傳

左傳昭公

重

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

祭乎。周公饗義。曾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宣用之。將誰福哉。戊子

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

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

產曰喪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

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

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

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行

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

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

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

哉。昔慶封亡于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

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

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

將至。則止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祿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其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

左傳昭公

齊

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年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十三歲歲復在豕韋楚將有之然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歲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八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弓曰楚

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目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方

左傳昭公

孟

畫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蔡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褰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弄也僖子使助遂氏之遷反自祿祥宿于遂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可。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殲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

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葬。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相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墓實殺子游。齊渠耳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以不為功
使人之廟
子大不
如子產
矣

三傳

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而塋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

三傳

天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昔人怨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

晉君動
修其神
於外
公孫僕未
命而居
出可見

三傳

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醴，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僕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晉國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綏，周大夫，原公。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葬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鮒平。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廼及之子過。過，劉獻公殺殺于市及宮。驍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庚

左傳昭公

元

不忠不孝
不義不禮
不仁不愛
不智不慧
不忠不孝
不義不禮
不仁不愛
不智不慧

三傳

周襄原廿二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之族所以逐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之費氏費氏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策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

左傳昭公

三

南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不如此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破衣

左傳昭公

三

金剛經
真諦義
字之祖

三傳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
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
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左傳昭公

三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
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
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
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
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
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
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
音思我王。虔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
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

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
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楚字下當更有弑其君虔于乾谿。

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

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非國惡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闔韋龜中犖。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圍固城。克息丹城而居之。息丹楚邑城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

此一段總

敘靈王致
左氏敘靈
王通氣極
周詳陳感
憤慨於他
傳者視歷
其禍之必
有所授矣

觀後宋志
朝吳故蔡
大夫聲子

費蔡召子
于子皆費
記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之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皆。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于之。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于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而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御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

國史記
通鑑

左傳

左傳
卷之

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晉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章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辛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辛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于曰王至

左傳昭公

三傳
王

左傳昭公
卷之
國史記
通鑑

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
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
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皆實其殺殺囚衣之
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
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
五帥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人平
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
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
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驪
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
寡君以驪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問驪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
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玉善其也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
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
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家適有

左傳昭公

三傳
王

此段見五 命	第五層	<p>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 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 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紕闕韋龜 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固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p>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第二層	<p>此段見五 命</p>
<p>奸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 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違者可謂無人族盡親 叛可謂無主無譽而動可謂無謀<small>召子干時 楚未有大大</small> 為羣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 能濟之<small>楚借君子干以 弑靈王終無能成</small>有楚國者其弃疾 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虐不作盜賊伏隱私</p>	<p>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 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p>	<p>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 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 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p>	<p>第五層</p>		
<p>第五層</p>					

此段見五 命	第五層	<p>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 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p>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第二層	<p>此段見五 命</p>
<p>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 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 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p>	<p>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 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p>	<p>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 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 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p>	<p>第五層</p>		
<p>第五層</p>					

子產改鑄
大叔更以
命速成於
三傳
左傳昭公
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衛
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
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
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及錦曰晉
有羊舌鮒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
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

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
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亟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良水
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
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
張行帳幕軍子大叔以四十旆而悔之每舍
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次于
之適宜大叔之從善三傳
左傳昭公
三傳
左傳昭公

三傳
左傳昭公

文辭重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
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
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
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不明并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
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
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
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王盟懼
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
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
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
不旆建立旌旗不與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其旆旆游也三傳
左傳昭公

軍將戰則旆故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邾晉人信之所謂謾應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南

左傳昭公

聖三

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癸酉退朝先盟于產命外僕速張於除除帷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欠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

左傳昭公

聖三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猶往飲季孫冰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兢大獲而歸楚之滅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三傳

左傳昭公

盟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

歸季孫

左傳昭公

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宜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三傳

左傳昭公

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應祭。二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應祭。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也。許

子意恢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應祭。二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應祭。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欲因令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

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未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朝韓拔費人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闔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闔辛居郢，以無忘舊勲。辛，子旗之弟。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

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弟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殺罪邢侯。殺，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紂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未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未。」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

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禘也喪氣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驚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諱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左傳昭公

吳人

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荀吳伐鼓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遽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煩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買怠不如完舊買怠無卒

左傳昭公

吳人

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棄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穆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楫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

景生難矣
何以致此
不勝其分
齊父而澤
於未始耳

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
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
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關
輦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鬲。彤弓虎
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
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

左傳昭公

手

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言禮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
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
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
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
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左傳昭公

至

尋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
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
以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
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
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晉昭公

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
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
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
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
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信害哉。齊君之無道
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元也。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且大夫
離居。莫知我隸。其是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

此處餘氣
所發如酒
過其外
子產不亢

三傳

子產在朝
不亢不卑
衡衡以修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縣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

左傳昭公

至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

三傳

左傳昭公

至

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州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

以相信用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劓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儻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求他人。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蘅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出，鄭皆昵燕好也。賦不出其國，二、三君子數志。

左傳昭公

宣

二

世之主也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暨柎有事於桑

左傳昭公

宣

宣

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魏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

一
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
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
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
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
月當夏

三傳

三

家之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
君君矣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
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
受命有雲端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
故以雲紀事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
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
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
春分來秋分

左傳昭公

羊

三傳

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鳥氏
司啓者也立春鳴立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
丹鳥氏司閉者也立秋來立冬去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氏也鳩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馬也鳩鳩氏
故為司徒主牧民鳩鳩氏司馬也鳩鳩氏
為司馬鳩鳩氏司空也鳩鳩氏司空也鳩鳩氏
主法制鳩鳩氏司空也鳩鳩氏司空也鳩鳩氏
氏司寇也司寇主盜賊鳩鳩氏司事也鳩鳩氏
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氏者也五鳩為五工
正五鳩鳩有五種西方曰鸛雉東方曰鸛雉
南方曰鸛雉北方曰鸛雉伊洛之南曰鸛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鳩為九農正
鳩有九種也春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冬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九鳩為九農之號鳩民無淫者也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
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
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便祭史先

左傳昭公

羊

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字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歷年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宋分野。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今知今

楚人侵宋者之疑故不從其說

子星當復隨火星。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四月伏不故言若。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耳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隄。炭陳以待命。入道。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許鬣。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吳光有謀。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郕。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

代之其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倭

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倭惡而毛得以

濟修於王都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

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火

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禪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禪竈欲用禪竈

請用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

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

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

攝至于大宮并攝祭祀之位使公孫登徙大

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石幽周

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使府人庫人各徹其

事商成公徹司官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

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

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

禳玄冥水神祈于四廟書焚室而寬其征與

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

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

許之先亡也六月邠人藉稻邠姑國也其

之邠人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

首焉執得閉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

歸矣從帑於邠邠莊公友邠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

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

又曰者大人之言也

三傳

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引俗
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
學無學不害學無學不害。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
也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爲火
故大爲社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
兵大蒐兵大蒐。將爲蒐除。境內地迫子大叔之廟在
道南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過期三日。處
時畢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
左傳昭公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
者南毀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言子產仁不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
忍毀人廟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
則危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
之邊之邊。更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
居卜筮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
也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憫然動將以誰罪。
邊人恐懼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

三傳

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
懼讒惡之懼讒惡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
以重君之憂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
君雖憂之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
事晉矣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
子曰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晉鄭方睦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
盍遷許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今政。許曰余舊
國也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
也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雖不可啓。
君其圖之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
析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弑其君弑其君。買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及葬
許悼公許悼公。
十九年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
城邾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
也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

此是藥不
能言而說
殺之非殺
而

三傳

此是藥不
能言而說
殺之非殺
而

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
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請諸王曰。建可室
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
楚夫人羸氏至。自秦。鄢夫人宋向戌之女也。
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
乃歸鄢。仲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
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
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
非凡人所知。識止
不。舍藥物所以
加。弑君之名。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

左傳昭公

左

同盟于蟲。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
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
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
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
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
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四紡。繡連所紡。以度
城而殺之。以待外攻
者欲以
及師至。則投諸外。隨之而出。或獻諸

此是藥不

宋文

三傳

此是藥不
能言而說
殺之非殺
而

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登城者六十人
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
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然。是歲也
不在大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
立子瑕。子瑕。子游
叔父。鄭乞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
不順。舍子立叔
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
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
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卜。亦
弗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

左傳昭公十

左

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
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
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
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
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
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
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

成莊王曾孫
葉公諸梁父

也。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耒撫吾

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

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龍圖于時門之外有淵時門斯城門國人請爲榮

馬子產弗許曰我闔龍不我覲也也
也龍闔

左傳昭公

大

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令尹子

瑕言蹶由於楚子勝由吳上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

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

其弟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三傳

三傳

耶公三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秋

盜殺衛侯之兄繫。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

奔陳。與君爭而出。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

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

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

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

三傳

左傳昭公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

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主執伍奢。便城。

父可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

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

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

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

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

從政如他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

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

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

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

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

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三傳

左傳昭公

二

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

於州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

其讎。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先欲殺僚

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

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

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

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

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

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

為質。欒辰公也。辰及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惑。

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衛公孟縶。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

奪之。司寇與鄆。鄆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禁足。不良。故有役則。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

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魯懷

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馬將作

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于所知也。勿與乘

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

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

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使

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

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

於葢獲之門外。有事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焉。齊豹使祝肅實戈於車新以當門。要其

使華歷

御公孟宗魯駭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衡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公聞亂乘驅自閤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

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騶駟乘于公。

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

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

以當其闕。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

左傳耶公

四、

不顧今踰而從公出踰郭公如死鳥死鳥析朱掘地

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于黑肯孫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

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魚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焉

于無所辟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

下執事臣也命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比邑鎮撫其社稷則有

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喜其敬已故貴

其賓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

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

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

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

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左傳昭公

五

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

殺冒美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未皆

死而賜諡
及墓田
衛侯生寧于齊且言子石
孫青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言青若有罪亦
在康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

魯死將往哭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之賊女何平焉。言齊豹所以為盜王繫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不益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

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

郕申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與華氏戰

于鬼閭之徒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

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

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

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傳

左傳昭公

六

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臣

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

其詞詞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

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

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煙以歸煙華亥曰子之

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送公

可以自明公子既入華煙將自門行公遽見

但解子之

傳

左傳昭公

七

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六復而所齊侯

疥遂疰疰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

史歸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

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

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

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

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婁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仍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倡介之闕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

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承嗣大夫強易通關所征稅往暴奪其私物其賄布常無藝言布政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訟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左傳昭公

八

季子初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凡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醢醢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左傳昭公

九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以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無遠能邇，以定我

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鍾名。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窅，窅細大者不櫛，櫛大不入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窅則不咸，窅不充。滿人心咸本，作感戶腊反。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也。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

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公懼使

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

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

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

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勾尤之。張勾華驅臣尤怪賜之厚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子皮華驅

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

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

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

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

使鞅從其卑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

人恐，加四年馬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

吳微百牢起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

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驅相惡。乃諧諸公曰：

驅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

對曰：一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

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

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

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戌宋。烏枝鳴齊

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

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

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

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

宜僚盡以告張勾，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

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

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勾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

鄆，翦殺多僚。任翆亦翆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

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慆禦諸橫。華氏

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

舊郕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左傳

左傳昭公

古

左傳

左傳昭公

主

此段敘文
在左傳
卷之五

苦雒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
 蔚人濮曰吾小人可精死而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
 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
 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蔚人濮以裳裹首
 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
 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

公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使新從甲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
 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
 鄭翩願爲觀其御願爲驚鄭翩華氏黨子祿
 御公子城莊莒爲右子祿向宜干犇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爲右呂封人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將注豹則關矣關引只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

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親也
 抽矢約止城射之殪殪約張句抽及而下射之
 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又射之死約干
 犇請一矢死求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對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干刑而從子
 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犇大敗華氏圍
 諸南里華多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爲樂氏
 矣晉樂盈還入軀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
 也廷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逃之乃復
 入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
 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
 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
 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怨
 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
 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

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鄭駘令河

王都。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

食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

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

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泄盟

莒子如齊。泄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

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

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

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

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

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

楚人患之。患宋以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

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敕宋而除

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

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奮。傷。省。臧。士。平

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太司馬。邊卬爲大

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

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

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王與賓孟說之

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也。事單穆公。惡賓

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

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往奉宗廟。故自發毀。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難

然。卒當見殺。若人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

言設使寵人如寵機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振在已則無患害已喻子

朝欲使王

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

早寵異之

皆從將殺單于劉子

王知單劉不欲立子王

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

子單于立劉盆五月庚辰見王

見王遂攻賓

起殺之

黨子盟羣王子于單氏

王于猛次正

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偏羅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

鼓子為鞮歸使涉他守之丁巳葬景王于子

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

作亂帥郊要餞之甲

三邑以逐劉子壬戌劉

子奔楊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

子猛王于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

王于還子朝黨也不微

癸亥單子出

王于還子朝黨也不微

召伯與子

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

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

不克

頃子樊頃

遂奉王以追單子

王于還

及

三傳

左傳昭公

領大盟而復

領周地欲重盟今殺摯荒以說

委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

平時知王于還欲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

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

駸延定稠

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

寅伐之

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故得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

敗焉

甘平二公叔鞅至自京師言王

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

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

王如平時遂如圖車次于王

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

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

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百工叛

司徒醜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百工氏為單庚午反伐之

所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

三傳

左傳昭公

盆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

渾于社前城子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

周人謚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已丑敬王即位

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向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

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

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

分在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三子晉大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

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

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

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天王居于狄

泉今洛陽城內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

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

郊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

告聞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

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立

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

師過之乃推而麾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

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

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

使與邾大夫坐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

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

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

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

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即卿士伯聽其

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

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

晉之大夫
未自敗政
以下皆命
於食何以
服諸侯

三傳

王城在河
南平王東
遷所成
周在洛陽
周公所營
避禍之間

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都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乃館
謂其也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
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既遂作冠模法又進二冠爲叔孫故申豐以
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偵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偵見而不
出留申豐不使得出出不欲以偵免更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
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夏

左傳昭公

主

四月乙酉單子取皆劉子取牆人直入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
至而敗劉子還巳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
人戌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
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
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
鄆甲子尹辛取西闔丙寅攻蒯蒯潰莒子庚
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三傳

左傳昭公

主

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
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
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
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
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
子瑕卒楚師燔子瑕即令尹吳公子光曰諸
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頗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
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
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
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
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國徒不習戰三國爭之
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
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

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襄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方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

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以其死也乃縊於蘧澁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平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奔其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除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姑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厲以甘桓公見王于朝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

梁其踵待于門內曰余左傾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姁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洩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

三傳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于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嬖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蜚矣惟蜚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冬

二傳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諸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鶴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五年春叔孫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李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夫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察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

何故此公
而猶不情
樹公之耳
追責之
重誦句
句驗後
十四句

三傳

左傳昭公

手

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人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雪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

季公若怨

二傳

左傳昭公三

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襄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妻公鳥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執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雞鬪季氏介其雞以膠沙播邱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邱氏侯邱氏室以自益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貴果貴皆公爲弟公果公貴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

欽三公子
由作

子家之始
終以爲不

叔孫昭子
出而除喪

請以爲末
亡許之可
也此機
不可失
矣子家
言此

五

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

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

伯懿伯曰。諷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來。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

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

焉。約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將蕙蕙蓄民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

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迎孟懿子。叔

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三公子
親而叔

子家之始
終以爲不

叔孫昭子
出而除喪

請以爲末
亡許之可
也此機
不可失
矣子家
言此

五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

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

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

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

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于家。子曰。諸臣僞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某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

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

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

自昔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

三家之說

三家合一

左傳昭公

昭子時而

昭子進退

從者將盟載書曰勑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

之有無續終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

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

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

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連

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

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

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左傳昭公

書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家

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幃內曰

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

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

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昭子爲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

因禍而自殺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轡弗克十

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

左傳昭公

書

字夏金

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

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

枅所以藉幹者也楸枅棺中冬枅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

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

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

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

左傳昭公

書

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上爲信與僭僭

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

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

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爲賈正焉

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

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

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

郭公使

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皆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郭使三大夫為巢卷樂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二兩為一兩縛一如珎也急卷使如充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耳易懷載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十束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據有異焉

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貨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其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言欲降使來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取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以厭眾心不欲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欲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奔奔胸汰斬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輓舟車輓矢激也聲子射其馬斬軼殪殪死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野

平子不欲
與陳武子
之見齊氏
也
林道與苑
何足敵

三傳

即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誓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元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元之偽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差為右故苑何忌取其耳殺不殺但截其耳下車戰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下復欲使苑子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少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奔

左傳昭公

三

雍乘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轍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也王立子

三傳

杜注佳

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漬也外援秦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王秦將來亂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戌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事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愆也諸侯

左傳昭公

三

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民虐萬民弗忍。居王于瑤。諸侯釋位以闡王政。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郈。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主之朝群
命不修其
禮辭也

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

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穢。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于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

左氏性性
能讀通詩
去孔子本
遠遠諸國
燕公氏說
之曰自誤
亦可知

辭何為。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

詩書
春秋
左傳

解詩妙

三傳

傳者而
用其
所以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領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左傳昭公

聖

三傳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終止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無極楚之說，人宛信之故。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勝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強故吳不得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使在外，告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左傳昭公

聖

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生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
 者，厭體改服於門外。厭，通食也。執羞者坐行
 而入。生行執鉞者承之，羞者及體以相授
 也。鉞及進者，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
 素辭之，鮪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
 鏃交於胷。交，鮪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
 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
 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季子自知力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
 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言聞吳亂，明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
 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
 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

左傳昭公

聖

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
 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宜諸門，令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
 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
 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
 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
 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執
 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
 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
 焉。編管，苦也。秉杆，把也。行棠也。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
 之。炮，燒也。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
 完及佗。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
 呼於國曰：鄢氏貴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
 寡王室。蒙主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
 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尹周且
 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

左傳昭公

聖

理
此
無伯一五

二傳

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貞子備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伐鄆欲鄆人奔公將戰于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

左傳昭公

聖

名一

三傳

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君不敵臣宴大夫子仲之子曰重為

左傳昭公

聖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

子仲魯公子也十年而奔齊今欲使重見從安嫁也

子家子乃以君出齊人十二

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戊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

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

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

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

君亦不使一个屏在寡人

一个而即安於甥

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使公復于竟而後逆

之逆者乾侯也言公不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寄

者實多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曰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

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

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鉤將皆

必敗

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

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

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

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

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子貉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

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

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憚無厭忿額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

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

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

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

向嫂伯華妻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間

也姑叔向母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

左傳昭公

辛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鱣。鱣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左傳昭公

至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鵬。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

左氏之說
有誤此
云然

三傳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
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
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
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其焉。吾子必諫。皆許
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歡既食使
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
置食之間三歡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言餽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
數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
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厭于辭
梗陽人。

左傳昭公

至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傳見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
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

左氏之說

三傳

左傳昭公

至

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
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于朝堂也稱
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伯魯子終不說
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
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
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于朝之
伯魯等。故叛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
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乃不歸馬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輒而死公將
為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
帷褰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能輔於齊侯。龍
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
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
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
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
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且後生而為兄
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
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

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養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膏。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養龍。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養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養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

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不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顓頊氏濟成少皞之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并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鄭與乾侯非書也非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

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考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

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辭。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干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左傳昭公

卷

克之。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

左傳昭公

卷

之不忍而終身患乎。公曰：諸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計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君弱復自薛伯穀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鄰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請不書。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爲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負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歲非日食之，故而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日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

楚之仇敵猶吳
故知入郢必吳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秋八月。

王傳

左傳昭公

卷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

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

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

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三傳

左傳昭公

卷

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高度厚薄。度深切溝洫。日切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

教三體然不煩

左傳定公

元年

定公名宋襄公，不義，故不稱公。其弟宋貜，安，不義，故不稱公。

仲幾于京師京師故也。書其執不書所歸。夏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

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九月大雩。立煬宮。煬

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葬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冬十月，隕霜殺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泄，臨也。代天

衛彪僂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

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

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荒蕪之

境也。還卒於籜。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

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

栽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

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辛曰：「宋為道絕我小國於周。」

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

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辛曰：「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

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薛亦何

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其職，薛得有

舊。」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

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

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

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

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

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

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

免。」叔寬女，襄弘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

違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為哀三年周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

人殺襄弘。

季孫子不
見叔孫

三家同欲
於季氏必
有以服其
心矣
三家自必
其言與召
賢人自文

子家氏不
欲見於
家氏何則
子家氏自
在古人之
前不
知其人

主傳

左傳定公

三

季孫曰子家子。望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
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託辭以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
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闕。魯葬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榮駕鵝。欲溝掘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大夫榮成伯。縱子忍之。後必武耻之。乃止。季孫問於

主傳

左傳定公

四

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遠人。異族也。爲明。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弃。殺也。
用陳所桐叛楚。桐。小國。屬江舒。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國一。曰以師臨我。我誘楚師。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婚者也。欲使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于豫章。從舒。吳人見舟于豫章。楚將爲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聞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相

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闢以餅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闢曰夷射姑旋焉。

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恚怒。自投于牀。廢

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

下急而好潔。故及是。下。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

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邾。

脩邾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

一佩。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

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肅。喪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

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

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

揄於司敗。猶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

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

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

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

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

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蔡侯如

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

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

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

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卷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

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犬。勇曰。楚囊

敗績。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及諸侯于召陵。謀伐楚

也。晉荀寅來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

衛侯之食
不亡

三傳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弄盟取怨。無獲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折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明日。或施以會。或賤者也。繼旗曰旄。令賤人。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馳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三傳
大新
衛事

三傳

三傳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周受周公。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步。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皆令即屬。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皞

績茂旂旌。通帛為旂。析羽為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數名。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有閭衛所受胡宿邑名。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近京畿。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沽洗。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沙而寒不與中國
同故自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開王室
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叔也開道紂子以素達反
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
宰康叔爲司寇左傳定公季爲司空五叔無官宣
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何非
尚年也何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
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昔期藏在周府可
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
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
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

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
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
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詭爲吳大
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
左傳定公
過蔡而舍之舍吉故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
常曰子治漢而與之上下勿漢上下遊使
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
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
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
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
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二隘名是獨
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大生
書

吳師燒火燧繫象赴吳師擊山却使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八郎公嗣
子夏廣然
之子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之。

九隨人保

春秋初楚
武王伐隨
至今存之
於存隨隨
報之亦義

一盧公班
兩吳言

十一申包

昭王雖出
然楚多之
臣是後

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討於楚。而君又寬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周室。施及寡人。以辟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左傳火公

三

楚安。鍾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鍾作鍾金名。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前割取血以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

三

左傳定公

十

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無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粟于蔡。以周亟。裕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季孫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子為君也。子何怨焉。洩也。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述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謂述。申包胥以秦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十二秦師 政楚	六 王自立 丁三六集	七 五區其 為二在 楚事也	八 十四子期 楚事也	九 水上文共 一草	十 十
------------	------------------	------------------------	------------------	-----------------	--------

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勝夫槩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祭祀不廢。曾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與罷，罷請先逐逃歸。與罷楚大夫言吳唯得楚，遂逃歸。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并母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遂公父歌及秦。

十六周主 入邲	十七不殺 藍尹 楚尹氏子	十八不殺 藍尹 楚尹氏子	十九子西 保孫	二十由子 城康不能
------------	--------------------	--------------------	------------	--------------

造皆奔齊。吹印文伯也。秦造平子，姑壻傳言季氏之亂。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壘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鬬果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殺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莫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車服立國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干城慶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

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二

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

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

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

此類是也。自不可及。

三

以入晉令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

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子西喜曰。

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

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關外。六月。晉閻沒戍周。旦城胥靡。秋八月。宋。

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

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升求婦人。晉人兼享之。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

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若欲使晉必厚待之。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故強設請。託不辭也。

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故強設請。託不辭也。

時陽虎木公。其作也。必遠官故。不辭也。不辭也。不辭也。

左傳定公

陳寅有謀
此段情
望在典八
年事未看

陳寅有謀
此段情
望在典八
年事未看

陳寅有謀
此段情
望在典八
年事未看

陳寅有謀
此段情
望在典八
年事未看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前政多門

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

見涸而行涸樂祁子也見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舊

辟僭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齊國夏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七年春二月周僭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

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僭翩共為亂也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瑱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

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苦夷曰虎

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

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主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師師

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

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傷公也

將正二公之位大所順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

此章亦在

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
顏高強弓敵入傳觀無弓
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顏高假取在地勢射子鉏見鉏斃
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

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

無軍政二月已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

果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

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

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主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

私謂子梁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

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梁以告陳

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弄溷也不如待之

勿以子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

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

丘之郭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遂毀之郭主人出師奔後師走往助之陽虎

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陽虎歸言若此

主人焚衝
郭主人出師
奔後師走往
助之陽虎

陳寅曰
宋將叛晉
是弄溷也
不如待之

此必似甚
復收猛逐之
顧而無繼
偽顯人虎曰
盡客

此必似甚復收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顯人虎曰盡客
氣也非真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越

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

鴈晉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

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晉師將盟衛侯于鄆

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

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尊者殺牛耳主

三傳

左傳定公

主

晉大夫盟自以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

諸侯將敵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掩援掩也

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

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

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

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晉大夫盟
自以成何
曰衛吾溫
原也焉得
視諸侯

援一曰子
掩會云陸
晉子對切
誤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蒲邑之兵車也。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閭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鄭。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閭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支子。門外。氏支子。門外。楚怒。馬及衢。而聘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開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敗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偏也。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鄭。駟歆嗣子大叔爲政。歆。駟乞子然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

尸巢向戌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

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子明也右師

到于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

子擊鐘何也恣其不逆父喪因右師曰喪不

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

門右師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命而私

造刑法書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

管焉彤管亦管筆女史竿旄何以告之取其

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

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然則大

三傳

左傳定公

左

三傳

左傳定公

左

叔爲政斯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

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

陽虎使焚萊門陽關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

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

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

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當

不親仁君焉用之君當於季氏而大於魯國

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

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餞其輜麻約而歸

之鐵刻也欲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

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秋齊侯伐

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

齊人也室之爲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

必樂而
人之身無
此理是必
多和故也

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

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登戚非人所樂

而巳先登故謀衆使後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

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彌遂自先下亦讓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

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

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巳從書如驂馬晉車千

乘在中牟儀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其不從也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郭師請東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德齊車

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

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晉

憤而衣狸製皆白也憤齒上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覲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

旅也言彼地我若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

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

乃得其尸公三禴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
敢立親推之三方爲位而哭故挽喪

左傳卷公一

天

左傳

定公二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傳定公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聲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音曰而不反。

左傳

左傳定公

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音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音齊侯將享公。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察。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于孟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午音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宵音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關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洙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之圉人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侯犯以不能討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謝其受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許為齊使言也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駟

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易取齊人與郕無異，勝於守郕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射侯犯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致其名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以為寡君賜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犬為宋患寵向

卿古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

五經文字

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國內而昔至者成強若列國典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言伐小國當如仲畏者以誘致之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所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費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已車攝代衛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傳言齊侯輕所，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以不能成功。」
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邴鄆。言衛以五百家在邴鄆常
爲是故與邴鄆親，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欲因懼齊而徙，則也。是定也。不歸之衛與邴鄆好不絕。
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
不用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
故囚之。使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午家
臣不肯說劍，乃使告邴鄆人曰：「吾私有討於

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躒，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實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

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

奔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

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可盡克也克之君

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

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經所以書十二月

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趙鞅歸晉初衛公

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

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

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

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

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禍於公叔戌

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

黨宋朝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

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五月於越

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

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

脈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名與

蒯聵黨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

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

宋戌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

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

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

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

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

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王命戮

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

盟知伯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

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

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吳伐越。越下勾踐禦之。陳干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髮。其足大指見斬遂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左傳定公

太馬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師行范中行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晉故助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瞶獻孟于齊。過宋野。孟邑名就會獻野。宋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婁豬求于豬以喻南子。艾豸喻宋朝父老也。太子羞之。謂戲陽速。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左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

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鼫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陳。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妣。冬。城漆。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卒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壑，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嬖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嬖，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左傳哀公元年起二十七年終止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栢舉也。里而栽。栽，說振也。周幣去蔡城一里，栽木代反。音再。築牆長版。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屯，未成故。今人在壘，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
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就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樽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過，古禾反。澆，五斗反。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

此段略敘
事太詳左
氏每有此

二傳

正恭澆能戒之思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

為之庖正以除其害思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二女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而邑諸綸綸虞有田

一成有眾一旅五百人為旅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少艾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

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

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

左傳表公

二

卷之三

世為仇讎於是平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

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

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

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

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殺以邯鄲叛

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

三傳

左傳表公

年

卷之三

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

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

禍楚未可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

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

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

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

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

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

吳侵陳脩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

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閭廬惟能用其民

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閭廬

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官

室不觀觀古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在國天有苗穰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共音恭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

卒。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

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十有一月

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邾

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

公子郕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

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使太子繞。繞者始發

河故欲出河右而南。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喪之服

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輪范氏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過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

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

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於是有平會

之。必大敗之。從之。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

辭。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國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重屬音屬。次大棺也。辟，步歷反。親身棺也。禮大夫素車縶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

左傳卷六

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麋，東縛也。丘，隕反。吏詰之，御對曰：瘡作而伏，瘡疾也。詩：衛太子齊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解公名。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也。獲其逢，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左傳卷六

左傳卷六

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范氏，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伐，強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軻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軻皆絕，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不特遷駟之為哭而遷墓矣。蔡遷于州來。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戚，子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宋樂，兗帥師伐曹。無秋

胡氏曰相
傳製書矣
何以不焚
季氏有出
於相之於
傳世尊晉
政其諸以
是爲悅而
不毀壞

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

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禧災救火者皆曰

顧庶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

庀女而不在死也庀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

禮書子服何也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

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

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蒙茸公

屋以瀟物冒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助所。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

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

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風所

道還公宮開轍道周而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不毀宜為天所災墨氏范

王

氏世爲婚姻焉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

自仙既葬康于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

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徧康子請退公使共盥視之共盥大

與臣親之勢乃言之者
石正帝正常不及
左傳景公
元二天五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

在荀寅伐其郭伐其北郭圖使其徒自北門入已

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

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范惡

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展出

吳葬秦惠公無傳。丕人執小邾子。無傳夏蔡殺其公。

夫公孫姓公孫霍皆斜君黨晉人執戎蠻子赤歸

楚城西鄂傳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

侯國所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無傳華滕頃公無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承音慈蓋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

卒翻蔡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翻以矢自守其門文

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

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

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町夏楚人既克夷虎

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

諸梁致秦於魯三子楚大夫此秦之故地

食其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曰吳將

沂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

左師軍于苑苑和山在右師軍于倉野倉野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武關也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

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

之十蠻子聽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

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楚德謀為蠻子而盡俘以歸秋七

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

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

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孟壺口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趙旅

五年春城毗無傳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

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

葬齊景公無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

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柏人

人宰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于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于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王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

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夏趙鞅伐衛范氏之

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

鬻奴之子茶嬖茶安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

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

曰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國夏

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

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羣公

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攸堅子思子產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無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柵無秋七

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茶弒茶者朱毛與陽生也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無宋向巢帥師伐曹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

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

必言諸大夫罪過曰彼皆僞蹇將拜子之命

皆曰高國得君必僞我盍去諸固將謀于子

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

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

講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曰二

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

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

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楚師大敗也。諸大夫二也。勿。尹三也。不。祭河可也。三。不可。守義。

三傳

楚師王之。楚不勝。以。

敗。高國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奔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宴。卒于城父。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三傳

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師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八月。齊郕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人共載以試馬為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家臣子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戒之。遂行。戒使無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鮒鮒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醜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茶牽之。茶頓其齒。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

也。若我可不亡。一曰大夫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不必亡。一曰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義則殺已故要之。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茶之殺王甲。拘江說。囚臣茶之黨也。王豹于句瀆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恐駘人不從。故毛駘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及冒齊地名。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

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晉不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

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

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念答大夫。今魯

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佞直。秋伐邾。及

范門。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成子邾大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

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

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

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前者魯

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

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左傳卷公

太二四九條

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而不違。言背成

無違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

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

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宋人圍曹。鄭

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

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

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鄆

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

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

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

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公既

恐諸侯之誅怒。而反兵一舉。吳伐我。夏。齊人取

謹及聞。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

亥。杞伯過卒。無齊人歸謹及聞。

左傳卷公

宋上

百七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

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魯人。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

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所託也。則隱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

左傳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不以其私怨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

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道險。欲使魯成備。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拘鄆人。

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漚也。漚。鳥豆。

反管古類反。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伐武

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

臺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王犯相善。國

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

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獻於王。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

左傳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故不可。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

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於帳前設格。卒。三百人。有若與焉。終得三

行。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

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

三遷。晨微虎也。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

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

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

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

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曹

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

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

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

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

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

師伐我取譙及闔。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

所以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

囚諸樓臺。桡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

爲政。革邾太子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齊

泣盟。賔如臧齊閭丘明來泣盟。且逆季姬以

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公子愬之。公謂

鮑子。或諸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

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

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

殺之。東傳冬十二月齊人歸譙及闔季姬嬖

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傳宋皇瑗帥師取鄭

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人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

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

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鄭武子賸之。嬖許

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請外取許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

輒從舍壘合鄭師哭于姚救之大敗子姚武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

惜其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有夏楚人伐陳

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秋吳城邳。溝通

江淮。於邳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

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美齊姓子伐

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

也趙快姓魯宋姓于水盈坎名位敵不可予也言不可予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雙龍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晉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十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無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無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倣師伐齊未得志故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今七十七年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此處篇有
情可思可
近不宣教

左傳

精忠隨已
老幼守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
 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間
 竟內近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
 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
 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
 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
 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
 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
 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孟孺
 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郈洩為右
 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
 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
 徒卒步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
 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務人公為見保

管周父
樊遲
孟之反

林不狃
伍
三傳

林不狃
公為
冉有

冉有能
兵

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
 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
 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
 與衆三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冉
 刻約信如之衆從之乃踰溝師入齊軍冉
 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遂右陳瓊陳莊涉泗陳
 夫大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不狃曰誰
 不如我不如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
 戰惡足為賢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
 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其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
 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郈洩二子與
 同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我不欲戰而能默
 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變僅
 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變僅
 汪錡乘皆死皆殞皆俱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冉有用矛於齊
 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

不書敗勝 夏陳轅頌出奔鄭。初轅頌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榘股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為郊戰故。公會吳于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左傳集公

書子占也。於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殺死事之功。桑掩胥御國子。國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曲示。必陳子行命其徒具合王。合王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纒也。八髮短。欲以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夷儀其首。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傳言吳師逼齊。甲戌戰于艾陵。人皆自知將敗。

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敗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何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申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實之新篋。襲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詰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

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改姓為王孫欲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嬖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鄆少禘皆地初晉悼公子憊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戊悼子亡衛人翦其翦其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季孫欲以田賦田賦之法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其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

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

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

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絕喪冠也。孔子以小

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

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

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

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

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

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

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也。國無道，必并疾於人。

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

標也。標，擊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噬也。而況大

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

地主歸餼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

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盍見大宰，乃

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若木不為，大宰嚭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

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

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

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令諸侯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

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

尚幼。子之公孫彌平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

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

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

螽者畢。伏，火心星也。火今十月。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猶西流，言未盡沒也。是九月，歷官失一閏。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

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也。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

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

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

品內申望宋師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夏許男

成卒傳無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差欲霸中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傳無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九月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

方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十有

二月盜殺陳夏區夫十有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

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獲成

謹郤延二十宋以六邑為虛各不有夏公會

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

子伐吳為二隧無餘謳陽自南方

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

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

見離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

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

戰彌庸獲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

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

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

也自劉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

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

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

臣之罪也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墨墨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

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

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

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

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

矣敵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

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如邾以事

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

何種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敗之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縣。

外黃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

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

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語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

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曰：「佩孫有山，魯大夫。」

王繫今，余無所繫之。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今余

與褐之父睨之。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麋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

出糧故為私隱。庚，主穀；癸，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王欲伐宋，

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故言吳子憐感。太宰

語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絕筆於獲麟所感。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

以續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

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

向魼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魼自曹

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

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

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饑。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車子，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

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

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闕止于我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諸御鞅言於公曰：

「陳闕不可立也。君其擇焉。」擇用弗聽。子我夕

夕視陳逆殺人子我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

執以入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

沐備酒肉焉使計病因內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朝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

豹者長而上樓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

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

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失言

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

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

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

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

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子我在幄幄帳也聽

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問侍人禦之子

侍人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于

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其

欲作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

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大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

徒攻聞與大門聞宮中小門皆不勝乃出陳

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

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子方取道中人車及而彰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

雍門門雍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

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

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賈即庚辰陳恒

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執之言不及此不

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特寵公使夫人驟

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未及

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鞶向魋邑薄公邑欲

作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

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公

討弟而謀
於兄宜其
不濟也

左傳

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野司馬子仲今將

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

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在師不可左

向魋兄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

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

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曰逢澤有介麋焉

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

告子難以遊戲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

車逆于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

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

君言雖誅魋要不負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

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

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

馬子願桓魋弟桓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

車亦司馬即魋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

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

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

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

左傳卷公

卑

春秋左傳卷公

左傳

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

欲以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

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

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

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

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

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牛桓魋弟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

大夫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

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

同與魋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

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

也錄其卒葬所在魋賢者失所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

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

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

大夫之後也故不敢言初孟孺子洩將圍

馬於成

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成孟氏邑

成宰公孫宿不受

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貧困孺子怒

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

恨志故鞭成有司之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

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

請聽命共使懼不

歸

不致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

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

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

左傳

左傳卷八

聖

卷八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

成以偏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

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

則既殯以棺造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

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

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辛尹蓋對曰寡君聞

楚爲不道存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

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

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

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

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逆使人曰無

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子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

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

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

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

士

虐士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

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

左傳

左傳卷八

聖

卷八

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過兄子玉也

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

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

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

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

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

成

公孫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

爲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

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

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請以邑入齊。成曰善哉。

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陳成子館客。

伯子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

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

謹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

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

其兵甲入于廐。廐齊。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

姊生慄。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

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二死

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閏月良夫

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

乘。二人。大子與良夫。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

之老嫗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穀

從之。介被。迫孔慄於廐。強盟之。孔氏專政故。

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使

告季子。季子于路時。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

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

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

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季子曰

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

敢門焉。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

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

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慄。雖殺

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二十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慄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

先謂司徒購成。曰寡人雖病於外久矣。子請

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此褚

子為明年。購成奔起。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蒯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十六年春購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

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

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弔兄弟寘諸

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

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

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

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僇

屏余一人以在位瑱瑱余在疾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

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

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

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

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柩於西園取廟主西

而反及西門使貳車反柩於西園取廟主西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

于公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

反柩孔悝怪載柩者久不來使公為反柩為反逆之許公為人姓名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伯季子也必使先射

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殛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

或以其車從從公得柩於柩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

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

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

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

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子西曰

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

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

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言
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吳。竟爲白公。曰楚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言楚國新復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
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

左傳卷八

吳

三十四

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
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勝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皆五百人
之徒。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曰。市南
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
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
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
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
獻。吳人戰之所。得鎗杖。兵器。許之。遂作亂。秋

獻其吳戰之所。得鎗杖。兵器。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
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
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
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
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
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
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白公

左傳卷八

吳

三十五

欲以子間爲王。子間平王子子間不可。遂劫
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
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
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葉公亦至。及北門。或
遇之曰。君胡不胃。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胃。
乃胃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

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未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須黃氏。燕勝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偃子。偃子大。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若。若不材。器可得也。

與瑕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已。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為師。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執故偏。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三。

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若。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志父。晉君之使。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栾之。栾。衛侯之使。速得其與。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陳瑾救衛。國觀。國之子。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得晉人服

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權曰：無辟晉師。豈

敢廢命？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上

伐衛，未上與齊戰，乃還。畏子。楚白公之亂，陳

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私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

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

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

穀曰：觀丁父都倖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

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倖也。文王

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媚也。令尹

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子西領子西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

左史有二倖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終鄭裨審言，五及楚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令尹。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志，望也。葉

公曰：王于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攻卜子國

而使為令尹。子國，衛侯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

吾之觀。衛有觀，在古。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

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事，為三罪殺之，故曰謂無辜。

親筮之，胥弼救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

逃。奔宋。言衛侯無道，人不取，衛侯貞牛。其以實對懼難而逃也。

繇曰：如魚竄尾。魚亦赤也。魚勞則赤，衡流而方羊，尾亦赤，効品及衡流而方羊。

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大國滅之。

將亡，閭門塞實，乃自後踰。此皆冬十月，晉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

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

般師出。辟，削也。初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前，翦其邑。公

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

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

國其出復
其其宋卒
九其十
莊公拔
試乃在子
已氏之下
宋不在大

三傳一

于北方而隊折股經如戎州人攻之太
子疾公子青踰從公疾戎州人殺之公入
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
使髡之以爲呂姜呂姜莊公夫人也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
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
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也也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
平公教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
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鄆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發陽之役衛石
魋武伯曰然則曷也就武伯名鄆衍則大國
執者無常故武宋皇瑗之子麋宋有友曰
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
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于儀克適宋告夫人
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仲初子仲將
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姒子仲妻麋曰必立

左傳卷公

左傳卷公

莊公十年

左傳卷公

伯也伯非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
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遂不能爲公執之
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巴人伐楚圍
鄆初右司馬子國之上也觀瞻曰如志子國
令尹時上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
志觀瞻楚開十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以
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上帥王曰寧如志何上焉
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曰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出子以背受成
勤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
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
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蔽斷也其是之謂
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
圖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
圖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
公孫寬追越師至郢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左傳卷公

左傳卷公

伐東夷三夷男女反楚師盟于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干艾遂適楚問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喪于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王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與于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王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

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印喻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所為而反笑吳王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緩也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不故勤齊僕為晉除館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荆東前東越何章縣東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公卒夫人季康子使冉

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

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有求

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甥也康子父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其所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

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

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

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

請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

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

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

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

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

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

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臧石帥師曾之取廩丘軍吏令縶將進軍

吏也縶治也縶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

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

德言也德言也謂過謬之言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饋臧石牛大史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

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

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之母嬖

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躒夏獻其禮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

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

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

爲大子國人始惡之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

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相將妻公而多與之

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相將妻公而多與之

出公輓送
出送其
無道如此
不離心出
公孫如
左
一絲係
斷足
三系
多以
四公文
要之車
三傳

地公孫有山使告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
語而納賂焉乃止公因越討已故懼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也

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

子轅而登席古者見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

人若見之君將殺之般許角反也是以不敢公

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載其手抵他

軀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

今日幸而後亡忍死以得公之入也奪南氏

邑南氏于南之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

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

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以其帑賜彭封彌子

彌子瑕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

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

與孫同列孫為從孫甥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校盟奉彌優校

也奉彌衛大夫使排優校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議登公孫彌年喪邑公文要失車司寇亥政

席者

者司徒期因三匠舉奉彌以作亂皆執利兵

無者執斤使奉彌入于公宮信道之而自大

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不見

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則膽也亂不逞

去今早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

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

信不可將適鄆鄆齊晉界上邑彌許彌曰齊

晉爭我不可將適冷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

適城鉏城鉏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乃

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歌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

彌所得陳名公為支離之卒支離因祝史揮以

侵衛祝史揮為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見子

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

彼奸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見

君有入勢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知

其為君聞不審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

察私共計之

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

內再宿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使

如越請師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

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

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公宴於五梧

武伯為祝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

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

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而行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

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孫邾起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卑如后

庸宋樂夜納衛侯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

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勝

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捆

褚師定于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衛師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

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聞

設守備欲以恐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

公使人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

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

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

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夫子者其甥及

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害之也終效宋景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

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

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夜為司城樂

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

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大尹常不告而以

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

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敵乎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連中大

尹與空澤之士壬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盡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三子盟。乃盟于少陵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後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盪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大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北門大

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後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盪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惡其號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寧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壘。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隔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也。言公之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隕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_{子思鄭國多}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表製從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

主傳
左傳卷八
襄公二十八年

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_{文子荀寅此時奔齊}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_{成子執其有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_{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

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過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_{悼公哀公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株之門。鄭人倖鄆魁壘。_{鄆音}

主傳
左傳卷八
襄公二十八年

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_{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_{惡貌醜也。知伯自入}知伯言其醜。立無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_{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四年韓魏趙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三傳

三傳

公羊傳一

隱公

元年。春。土。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以上繁王於
春知謂文王

也。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
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放假以爲王法。不言證
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
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

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

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

將平國而反之桓桓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

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毋俱國人莫知。隱長

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也。拔引隱於是焉而

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

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

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

以立子以貴不以長通謂通夫人之子其無與敵故以齒子謂

左右腰及姪姪之子位有實賤文防其同則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

無子左勝桓何以貴母貴也桓母母貴則子何

以貴子以毋貴毋以子貴

以貴子以毋貴毋以子貴

三傳

公羊謂春
秋王魯魯
受命於文
王謂時王
爲王者之
後國紀束
之類故以
王正月爲
大王魯矣
魯矣

个羊腿个

夏生

書

也。

一、

10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也。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曷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褻之也。曷爲褻之？爲其與公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褻乎此？因其可褻而褻之。此其爲可褻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毋欲立之。已殺之。

如勿與而已矣使與國政則猶全之也段

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

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

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者何官也。喧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

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贈者何喪事有贈則

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賄
 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賄之隱為
 桓立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
 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
 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
 子微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內之微
 者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曰遠也不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
 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魯祖
 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特
 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
 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夏五月莒人
 入向八有何得而不居也入者以兵入也已
 爾無駭師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
 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以下終其始滅昉

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
 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
 入何門大惡詳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
 唐九月紀復綸來逆女紀復綸者何紀大夫
 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
 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
 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宋公無母
 自命之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
 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
 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
 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
 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室稱婦入國稱夫
 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其
 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子伯莒何無聞焉爾十有二月乙卯夫人
 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
 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

君故毋亦不終爲夫人也。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

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

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二月庚戌天王

崩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

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

三公羊隱公

五

曰卒士曰不祥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

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

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

王崩諸侯之主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

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

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

于卡也

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

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

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

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

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

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

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

六

六

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

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

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

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

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爲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

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由口授也。善人急語之時，得聲如鐘。又

伯子男天子二

相則何以三百陝而東者周公王之自陝而

西者召公王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若今弘農陝縣是也始

偕諸公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偕諸公猶可言也偕天子不可言也前偕於惠公廟天

災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癸卒宋人伐鄭

圍長葛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惡其彊而無義

也必欲為得邑故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音成

也何言乎墮成墮許規反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

吾魯也稱魯人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無吾

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為鄭所獲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獲

不言師敗績故

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

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

然後為年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

以書父也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父暴

師若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

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

國也媵書者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年

以鄭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

故重錄之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略不名微國

則其稱侯何不嫌也下常稱子不嫌稱侯桓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若齊亦稱侯魯

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

書以重書也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據諸侯之母弟

稱弟母兄稱兄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公

親厚異於群公子也秋公伐邾婁天王

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

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

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尊天王命責

與國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

何大之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

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

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

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庚寅我入邲其言入何

難也書人欲為魯見重難辭其日何難也

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其言我何言我者

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會者亦欲得之夏六

月巳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宿本小國不當卒

命王宿男先與魯公交接故卒襄之也秋

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

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卒當赴

君前臣名故從君而葬從至人赴告天子故

自從蔡臣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赴天

葬不告不告天九月辛卯公及首人盟于包

來公易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

也實言于也言言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

不肖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

隨從公盟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

不疑蔡侯又受邲田煩擾之應冬十有

二月無駭卒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

也故終其身不氏入極之事在二年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傲始怒也始

也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

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

怒此相將怒而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

者也無氏降於大夫書卒隱冬公會齊侯于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月者隱

所獲今始填相見故危錄夏聲師師會齊人

鄭人伐宋此公子壹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

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六月壬

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取邑

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

而再取甚之也甚魯因戰見移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

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取邑為小

小惡中甚者秋宋人衛人入邲宋人蔡人衛

耳故書也

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
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
人之力也載為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諸侯來

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滕序上者

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夏五月公會鄭伯于

祁黎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危錄

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又復

太公羊公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

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

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

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

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

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

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復為終

月明隱終無有因之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

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

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

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三月

公會鄭伯于垂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

無王而行與人交接則鄭伯以璧假許田其

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

為恭也易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

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

太公羊公

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

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

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

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

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

于越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及者何累也累從君而死弑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

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

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魚諱。隱賢。

公羊桓公

主二五十五

而桓賤也。貳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從本主地從主人。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即爾。非即就也。凡取與國物歸為有。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于地之與人。則不然。凡取地皆就有能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為取也。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媼妹也。明其終不可有也。以妹為妻。終無可時。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

名地不可作後主也。有也。地不得為今主也。有而經不繫本國以正之者。從可知者。戊申納于太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凡致者。臣于其君。父脫危而至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歲。無王而行之也。桓公無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晉命者何。相命也。

公羊桓公

主二五十六

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

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
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宣十六年大豐年也僅
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

苗毛也秋曰蒐蒐毛也冬曰狩狩獵也常事不書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諸侯易為

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夏天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何下大夫也下大夫

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諫及下聘之故為貶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曷為以二日

卒之愾也愾者狂也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

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孔子謂

以二日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

何以書雖不言會也特紀不與會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

政也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金乎町作
皆其國
從王為正
今當從之

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天子後

杜預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大雩大雩者何旱

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

雩不見何以書紀災也雩何以書記災也冬

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魯

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不知本爵是何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就

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

之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今州

公過魯不朝是慢之為惡故書寔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年

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

也國常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

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九月丁卯子同生子

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平子同生喜有

正也喜國有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

正何父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威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冬
世子稱書者欲以正見無正疾桓公也

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

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

攻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疾其暴而不仁

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

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

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

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鄧本同為諸侯今失土來朝託寄義不可卑故當待之如初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

曰杓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譏也已烝今復烝也豎則黷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忘則

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天王使

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譏也秋

伐邾婁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冬十月雪

雪初冬未

雪初冬未

立憲

不時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

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時

者有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

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

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紀匹天下之姓若逆姬姜謂海內何哉女在其國

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

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

猶曰吾季姜明于尊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

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

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

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

在齊與曹與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會者何期辭

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

見衛侯衛侯不

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有耻。冬十有二月丙

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邑

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

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

言戰。言戰乃敗矣。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

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微

者盟為魯。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

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

左傳

公羊桓公

主

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

也。祭仲知國重君輕罪不足其為知權奈何而功有餘故得為賢也

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

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鄆也。傳本上

事者。解宋所以得。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

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宋莊公也。謂之曰。為我

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也。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

易亡。少遲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

祭仲熱正
而猶不亡
何謂行權

不可得則病。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為權之然

後有鄭國。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古人

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

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君之。不害

人以行權。已納突。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

君子不為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宋

行人者。時不銜君命。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挈

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

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

歸何。順祭仲也。順其計策。行

何以名。祭仲子既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

貶。辭無所貶。皆從于夷狄。進爵稱于是也。忽

葬名義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

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凡內大夫不書氏。有

無氏。而此與侯是也。貶者亦。公會宋公于夫

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

左傳

公羊桓公

主

衛侯卒
不宗上日
不宗上日
不宗上日

三傳

盟于殿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

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不書葬者。公會宋

公子鄭。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丙戌公

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時宋主

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此偏戰也何以

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曷為後日特外也其特外奈何得紀侯鄭伯

然後能為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內不言戰

此其言戰何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為從外特

外故從外也。明當歸功於紀鄭。何以不地近

也惡乎近近乎國耶亦近矣耶何以地耶猶

可以地也。鄭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

月葬衛桓公夏大水。為龍門之戰死傷者秋

七月冬十月。

公羊桓公

三傳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

記異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

無聞焉爾。宋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

氏以五字也來盟例不言月而此言夏五何

或衍文。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案

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

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新

有御廩災而嘗之。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矣。當廢一時祭自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

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以者

何行其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

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

天王崩。桓王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五月鄭

伯突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明祭仲得出

正不以失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

振錄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

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

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許

三傳

公羊桓公

三傳

叔入于許。春秋前失爵。公會齊侯于鄆。邾婁人至。

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桓公行惡而三

人俱朝事之。二人為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者。

淺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亡。死亡也。祭仲亡也。鄭國易得。故明

忽危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

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言忽微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

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冬十有一月。公會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後。伐鄭。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

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

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月朔。月二

所以朝廟。而不能使衛小衆。時天子使發小

越在代陰齊。越猶走也。代山。代山。秦山也。山北

當及是時。未能交連。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託

五國之兵。早誅之。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繁多。故致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越。與隱公盟。

明元功之臣。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夏。昔

也。此戰蓋由桓公。同非吾子云。六月丁

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蘇。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蔡。思慕三年。卒無怨心。癸巳。葬蔡桓侯。能任用。及疾故賢而字之。

及宋人衛人伐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濞。公夫人姜

氏遂如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若

夫人已為公。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內為公

所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諱辭。其

實夫人外公也。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

故。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

齊。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

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

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
辭也。賈氏謂葬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

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

孰隱隱子也隱痛其子之禍不忍言即位莊公既踰年即位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

者何孫猶孫也孫猶通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

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齊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念母也

太公羊公

左傳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

書孫者明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

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

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幹

而殺之擗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念母者所善也則

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念母則忘父背本之

也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

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

此章從

之者何使我主之也逆者魯自往之文魯使自

逆之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平諸侯必

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

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有血族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

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

也時魯以將嫁女于外故築于外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

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王王姬者必為之改

築王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

太公羊公

左傳

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則以卑子也

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冬十月乙亥陳侯

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

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王姬歸

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魯主女為父母道故恩錫而書之齊

師遷紀邢鄆鄆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

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襄公紀故元孤弱取其邑不為

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將大滅紀從此故始重而書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秋七月齊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之也齊主女為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夏四月葬宋

三傳

六公羊莊公

卷三十四

莊公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朋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桓十五年經書三月己未天王崩何言未有言朋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桓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塚死尸復掘終不覺秋紀季以酈入于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季知必亡故以酈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酈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室賢之公次于郕次者兵舍其言次于郕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惡公既教人辟難道還欲書其止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迎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紀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章平

周章平而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

二傳

六公羊莊公

卷三十五

紀伯姬卒夏紀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章平周章平而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

將者受命
天子者也
公之將也
天子之命
也

者不得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賢襄公之義。除城人之惡。言大去者。為襄公明義。而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于先祖者。可以計其復讐矣。故曰緣恩疾者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國城無臣子。徒為齊侯所殺。故痛而書之。此復讐也。曷為葬之。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

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二同衍文。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倪黎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辟王者兵也。三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刺王者。朔在魯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

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遂以自納。王遣貴于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微者為愈。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為天子諱微弱。秋。公至自伐衛。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衛侯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

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今此定以不致會而致伐者。不敢勝天子。得意所使若更以他事伐衛。不為納朔。倪。衛侯朔。

兵歷四時乃反。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
民煩擾之所生。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
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
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
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時齊得國
齊齊侯推功歸齊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
路齊當以讓除惡寶者王物之凡名惡魯犯
命使食
利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
恒星不見。夜中星。星如雨。恒者何。列星也。列
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反者星
復其位。如雨。

傳

公羊莊公

卷之二十一

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
曰星。實如雨。明其狀似雨不當言雨星不言
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
何以書記異也。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為
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得無麥然
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
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師出本為滅
盛與陳蔡屬

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
姓。託待二國為留辭。加以者辟實侯陳蔡。甲
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振其禮。
一也。皆習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為久積
留之辭
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詩為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夏師及齊師
之意因見出竟盟盛非內邑也。
圉成。成降于齊師。成者何。盛也。以上有祠岳
下有盛伯來
奔。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因魯有成
邑同聲相
似。故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辟滅同姓言
云。國之而去。成自從。
後降於齊師也。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

盛同聲

傳

公羊莊公

卷之二十二

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
非師之罪也。所以慰勞師之罷病者。明君之
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見諸

襄公也。無知。公子夷
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曷
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
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鄰國之臣猶吾臣
也。君之於臣當告
從命行。而反歟。血約誓。故諱使
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也。夏。公伐齊。納
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

猶不能納也。紂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

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易為以國氏。

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七月丁酉，齊

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自誇大其

為伐敗復讎也。復讎以死。此復讎乎？大國易

為便微者。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公也。公則易

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易為不與公復讎

復讎者在下也。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

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非

內辭也。齊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

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以君薨稱子某，言之

為齊。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

易為深之。畏齊也。齊在魯北。易為畏齊也。辭

殺子糾也。齊新見齊畏齊浚之。諱弱恥甚，故

殺之。畏齊。

怒為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

易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將兵至竟，以

過侵責之。服

則引兵而去。精者曰侵。精猶精密也。侵責之

之意尚盛。精者曰侵。精猶精密也。侵責之

之益深。用戰不言伐。舉戰為重。合圍不言戰。

意稍精密。戰不言伐。舉戰為重。合圍不言戰。

舉圍為重。以入不言圍。舉入為重。得滅不言

兵守城。口則入不言圍。舉入為重。得滅不言

入。舉滅為重。取書其重者也。明當以重者罪

者論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

以其不通所遷之地，正以地還之也。還統

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反欲遷宿，宿取

其國宿之不肯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宿窮從宋求。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

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夏六

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夏六

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其言

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

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二國繞

成于伐，當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秋九月，荆敗蔡師

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

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字不若子。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

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

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則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易

未切已之有罪焉。爾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易

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

外以見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時王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室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其言歸于

三傳

公羊莊公

三

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

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鄆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鄆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夏四月，秋八月甲午，

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

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

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丘時，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及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傳本

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於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曰此萬虜也。爾虜焉

故。謂萬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

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掇，素葛反。齒著乎門闥，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宋萬

三傳

公羊莊公

三

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知婁人會于北杏。齊桓行霸尊天，故爲此會。夏六月，齊人滅遂。北杏，故也。秋七月，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曰易

也？相親信，無後患之難。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

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

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莊公曰：諾。於是會

敘事簡便
壯厲然
盟事不經
口說為後
人本相

三傳

平桓莊公升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階曹子手
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桓公卒慘不
言曹子曰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君不圖與管子
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
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
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劒而去之時曹子端
已盟乃標劒置地與要盟可犯臣約其君曰
桓公相去離故去爾要盟要盟見要齊
盟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
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六公羊莊公

三九 五二三八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
宋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期而後刺其不
功薄從不義兵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野
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
邾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
荆伐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三傳

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
者何同欲也邾婁子克卒卒者為恭肅者有
尊天子之心行進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
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倭也
為甚倭故書惡之然不得為
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夏齊人滅于遂
滅者何滅積也衆殺戍者也滅者死文滅之
之辭故曰滅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
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
水申多殺之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
倭也曰倭人來矣倭人來矣重言來者蓋痛
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冬多廢何以書記異
也廢之為言猶迷也象
魯為鄭瞻所迷惑也

六公羊莊公

三六 五二三八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
西以兵逐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
中國追也知其不限所至此未有伐中國者
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大公除害恩有盛何
以書記異也盛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
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

毒害傷人將以大
亂而不能見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勝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勝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勝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

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

娶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一人喜

也所以防嫉妬也重繼嗣也一再娶者所

以節人情也勝者何勝者何勝者何勝者何

人殺帶范氏云欲共享其祿也防嫉妬謂三

人不相疾也勝者何勝者何勝者何勝者何

謂亦有為嫡之望也勝不書此何以書為其

有逐事書大夫無逐事此其言逐何聘禮大

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

者則專之可也于出竟通齊宋欲深謀伐陳

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陳國家之難全百姓

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

竟乃得專之也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

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大

災者何大瘠也瘠病也齊人語也大瘠者何刻也刻者

民疾疫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

書及我也秋七月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

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跌也跌過

大結反過度也肆也謂大省者何災省也

省讀如戒省之省也謂大省者何災省也

知日也夏以知日亡殷以于日亡先王常以

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就無獨有

此行于常若聞災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

自省故曰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

禮哭不避于知日所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

念毋而讓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

猶為商人責不討賊文姜罪實宜絕之公突

既不絕宜盡于道而反忌省故得責之矣

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陳

人殺其公子禦寇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夏五月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齊高侯者何貴大夫

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直

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時莊公

決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

無應耻為譏不識喪娶者舉淫為重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

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桓六年。蔡人殺陳佗。陳君也。淫于蔡。蔡人殺之。

祭叔來聘。天子下聘。小人不與。夏公如齊。觀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謂實以淫。淫大惡。不可言。因其有事于觀社。故以觀社諱之。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其言朝

公何。公在外也。廟禮聘受之於太廟。若于謀

不取以已當之歸美。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於先君且重賓也。

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楹。柱也。丹之者。為大示。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莊公有淫。淫。曾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解云。非齊惡我也。我行汚貳。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何以書。譏何

譏爾。刻桓宮楹。非禮也。莊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

諱淫。故使若秋。公至

以得禮書也。

秋。公至

以得禮書也。

秋。公至

以得禮書也。

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

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

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僕。疾也。約。約。遂。遂。疾。疾。

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

宗婦覲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

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

見夫人之法。卿大夫宜用羔鴈。宗婦宜用棗栗。而皆用幣。是為非禮也。

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修云乎。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為宗子者也。

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曹大夫

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言乎曹羈。戎

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

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

為得君臣之義也。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

無赤者。益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者。出奔也。郭公置赤。赤下者。欲起曹伯為戎所殺。故使若曹伯諫之。為郭公。而赤微者。自歸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敬老也。正以

侯。大大之例。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

故知其老也。

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

齊人戰衛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目

也今日至便以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

之日也至日便伐明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

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

罪焉爾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敗者稱師衛

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許戰不言戰言戰

相衛未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善中國能相救冬築微

大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

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臧孫辰告

羅子齊告羅者何請羅也何以不稱使以為

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

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羅

譏也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無一年之高危亡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新延廡者何修舊也

日新有所增蓋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凶年不修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

異也蜚者見惡之蟲也象冬十有二月紀叔

姬卒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初去

三傳

公羊莊公

聖經

三傳

公羊莊公

聖經

之後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為夫人公其年

夏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魯至十二年

春歸于鄭之時為夫城諸及防諸君邑

公故曰從夫人行也城諸及防防君邑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

鄆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

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盡也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

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謂

得與夫合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不

傳云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

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操迫

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桓公力但可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

民之所漱浣也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

遠也禮諸侯之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

也曷為親來獻我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

獲而過我也以過魯也刺齊桓驕慢恃為非

所以就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

也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

也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

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

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

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

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

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致與季子曰

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

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于繼曰生

慶父也存時莊公以為季子曰夫何敢是將

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

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

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宜

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

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保氏

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王堤辭曷為

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說謂然則

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乏也

季子殺毋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

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

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八月癸

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公之正居

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

夫人居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

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

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

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

稱子終終始之義一年踰年稱公不可踰

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未踰年

子慶父如齊如齊者奔也時季子新醢

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
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

即位就繼繼子般也就弒子般慶父也殺公

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

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

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論季子當從

律親親得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易為

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

三傳

大公牛莊公

幸 閔 二 三 乙

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

辱爾國人莫不知查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

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

勢不能獨正其真偽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

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通齊恐為

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

盟此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

何喜之也來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

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

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

尊者諱為閔公諱受賊人也為親者諱為季子親親而

為賢者諱以季子有過牙不殺子女子曰以

春秋為春秋夫子修史記為春秋今言以春

名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齊有仲孫氏經書

其來見不宜來則知止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

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

三傳

大公牛閔公

幸 閔 二 三 乙

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

可以稱官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

不稱官廟曷為未可以稱官廟在三年之中

矣當思慕悲哀未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諱何

諱爾諱始不三年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

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就弒之慶父

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

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

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羊傳

三傳

婁二嗣子出奔公子慶父出奔魯。齊高子

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

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

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

死，明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

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

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

爭門至于東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曰：猶望高子也。立僖公城魯不費者，諱微弱

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

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鹿門魯南城東門十有二月，狄入衛，鄭

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

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三傳

三傳

僖公

公羊傳二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

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僖公閔公庶兄臣子一

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救

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

邢已亡矣。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孰亡之？蓋狄滅之。曷

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何氏云：有而無，無

問其無人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揭叔孫豹君也

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

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曷為不與

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打。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繆。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牟獲。莒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平齊。齊人不納。却及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溪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猶欲令人云休。一土罷去已。自畢竟之罷。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小車。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

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傳云。爾者善季子。念不加暴得君子之道。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貶必以重者。其重乎。其以喪至也。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城也。孰城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

以取亡焉。其受賂者，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荀息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

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上之謀則已行矣，實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所以詳錄賢君猶遇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末者，淺會不桓公曰：無障谷。專水無貯粟，無易樹子。言盟往盟于彼也。莊臨也。春秋王魯，故言蒞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諸侯盟法度，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亦因魯

漢使若來之京師盟白華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

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有

俟也孰俟俟屈完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土衆桓公先犯其與國

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不煩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

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

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

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

再言盟喜服楚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焉

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

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

交楚滅鄧穀伐蔡鄭伐城中國不絕若綫桓

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服以此爲王者

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

下霸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

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續也也累次桓公

之功德莫大於服楚齊人執陳袁濤塗濤塗之罪何辟

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

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

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

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時濤塗與桓公俱行執者曷爲

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

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

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

者師不正故也故今濤塗有此言不修其師而執濤

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

盟也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葬許繆公冬十有二

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

殺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甚之者甚惡殺親親

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

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

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

夏公孫慈如年耻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戴易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

世子猶世世子也

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侯何以不序一事

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鄭伯逃歸不盟其

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

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六公辛僖公

桓約而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楚人滅弦弦所以神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

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

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易為不

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

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為善辭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

惡桓公行霸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

遷而無義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婁子來朝鄭殺其大

夫申侯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

夫之辭也

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故以國體錄

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

伯般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王人者何

微者也易為序乎諸侯之上先上命也

德義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

與奈何蓋酌之也

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東無汲汲慕中

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

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

人非禮也

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識

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易為貶議以妾為

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

先至者也

魯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改其女有僖公使用為嫡故從

父毋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
殺其女然後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
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

為襄公諱也襄公昔葬出會宰周公有不
之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

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殯禮降也九月戊辰諸

三傳

太公羊傳

十一

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元陽矜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貌甲戌晉侯詭諸卒不書葬者殺世子也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秋癸丑溫子奔衛晉里

三傳

太公羊傳

十二

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荀有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

傳

不金筆傳公

主

書記異也

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
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
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
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
踊齊人語若爾西言澤矣惠公入懷公出文
公入澤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
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
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
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
下故為之諱本惡也秋七月冬大雨雹何以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雪冬楚人伐
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
黃秋七月冬十有一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
月大雪冬公子友如齊

傳

不金筆傳公

主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孰城之城杞也曷為
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魯之曷為不言徐
莒魯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平姬
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曷為使乎
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
請娶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
女不親許皆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
夫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
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秋八
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
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黑陷入于地也沙
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沙
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
天下記異也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
承其業為楚所敗之應而不繫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五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

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五月

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

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

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

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

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

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王者之後有亡後非親王安存之象

故重錄為戒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三月

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夏四月

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冬十

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

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

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

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

述所嘗盛美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

公至自會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

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

麻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

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

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

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

為是故伐之也秋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

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者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為伯討者不以共罪

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鄆子會

于邾婁其言會盟何後會也魯本許嫁季姬

法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怨襄公為此

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

鄆子耻辱加於宋故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

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柰何蓋叩

其鼻以血社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

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公會陳人蔡人

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

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

峻法不姓一且相率俱去狀若魚爛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

常也。惡奢泰不奉夏郕子來朝。郕子者何。失

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郕魯之同姓

絕明當遇尊之異於鄆五月乙巳西宮災。西

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

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

之有三宮也。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

官知二國女於小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是

寢內各有一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是

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適楚女廢在鄭人

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公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

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

夷狄之執中國也。冬公伐邾婁。楚人使宜申

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

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

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

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

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

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

伐宋。許諫劫質諸侯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

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於是歸。設守械而守

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

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

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

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公

本會楚欲行霸愛中國不用目夷之
言見執發亡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此圍辭

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目夷遭難故推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大功故為諱圍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

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善傳公能與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夏宋公衛侯

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

公羊傳公

九

升陞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

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追

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

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

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追其未畢陳而擊之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

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

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
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所以敗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
此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

言圍何疾重故也

疾痛也重故前若重故創如舟將沉而又以石墜之也重故創也

卒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謂娶其宗也非禮甚矣為齊公行仁義故諱之盈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公羊傳公

千

死位卑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

母也

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襄王母惠后惠后于隱后隱后襄王后也御士欲攻之

襄王曰先后其謂我何遂出自也晉侯夷

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戚那衛侯

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夏四月癸酉橋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

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

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內娶也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也

國內特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如黨益彊威權下流

疾其未故正其本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

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微者不別別之者惡

事也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

子莒慶盟于洮言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故所

來逆叔姬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邀

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舊弗及

其言至舊弗及何侈也侈猶大也大公能却

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夏齊人伐

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

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

公羊傳公

主

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秋楚人滅陳

以隗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

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

姓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已

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

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魯內虛而外

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本公卿但春秋欲

莊二十七年冬杞管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

經書杞子卒者但以微弱為徐首所脅不能

死位故以其夏八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

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杞雖

君子躬自厚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

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公與共議釋之今

復圍杞宋故貶終僖之篇十有二月甲戌諸侯盟于宋以

宋者起公解宋圍為此盟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曷為再言

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據侵蔡遂

公羊傳公

主

謂其不可使往也

謂其不可使往也

謂其不可使往也

謂其不可使往也

今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以此言之初發國即有兩伐之意未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

意侵曹則曷為伐衛置侯將侵曹假塗于衛

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則固將先伐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

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

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

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楚

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昇者何與也其言昇宋人何與使也曹

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

言也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

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

大夫不敵君也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

楚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五月癸丑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公朝

于王所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

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

也特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

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

書朝所以見文公之功六月衛侯鄭自楚

復歸于衛刺天子歸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

卒不書葬者為晉文諱陳有大喪而殯會其孤秋杞伯姬來公子

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狩

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便若天子

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

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上說是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

何錄乎內也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

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此難成十五年晉侯歸

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

可知矣罪定不定自在天歸于者非執之于

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諸侯自相治當辭之于天子。入惡雖未可知。孰有罪當為伯誅。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

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毋弟者。文公為之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言特屬已力。此執其君。其言自何。元咺出奔晉而歸。以元咺訴執之。怪為叔武爭也。以元咺為叔武爭。以元咺為叔武爭。以元咺為叔武爭。

諸侯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平朝也。不能升降公。

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文公圍許不能服。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衛侯歸殺無罪。則元咺之惡明矣。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從公令。矯君命。聘晉。故疾之當絕。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父也。本

為霸者所選當時不取又後有悔。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卜者可以決疑故求決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三卜者天人相與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交接之意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所。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留。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免牲不謹故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牛。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則手為膚。案指為寸言其觸不崇朝而遍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遍

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千里亦能致雨潤澤。及于千里猶者何適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書者無出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拱可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嵒嵒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

此常也
何休說非

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
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軍中語也然而晉人與姜戎之殺而擊之匹馬
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
亦微者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
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
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
以日盡也惡其不仁匹馬不及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不公羊傳公

毛一
大三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會葬非
禮也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夏四月丁
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

已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增加其衣服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
聘為貢賦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衛
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讓也衛
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公孫敖如齊

大公羊文公

羊一
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為僖
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
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用栗者藏
主也藏于廟室中作僖公主何以書護何護爾不
時也其不時奈何欲父喪而後不能也禮主
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
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
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飲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言早大旱
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彼一晴不雨此則歷四時故言最甚事者也八月丁卯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合五年禘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

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所上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

祖也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識之于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冬晉人宋

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

之外則何譏乎喪取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幣皆在三年之內故云吉禘于莊

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三年之恩疾矣痛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

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上於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為有人

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物哭泣也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新使乎我也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明當有恩禮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蝨于宋雨蝨者何死

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

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

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譏也其為譏奈何伐

楚為救江也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引圍江兵還自救也故云爾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謂之逆婦

姜于齊何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娶于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秋侵

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去天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公羊文公

公羊文公

三

者合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平事失尊之義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

成風成風者何信公之母也王使召伯來會

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郟秋楚人滅六冬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謹卒冬十月公子遂

如晉葬晉襄公書遂者制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

狄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易爲出奔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

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陽處

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

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

父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君不密則失臣閏月不告月猶

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諸侯受十二

王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曷爲不告

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

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鄆三月甲戌取須朐取邑不日

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使若公春伐人自以甲戌日取之遂城郛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

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娶也信二十五年傳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

令狐晉先昧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

師敗績敵也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懷持二心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其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

也生事於竟外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

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

公盟音侯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朕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譁爲不可知之辭朕

反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不使君命塞塞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螻。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皆以官名舉言之。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朝廷久空。故但舉官。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三年喪。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既葬稱子。稱公緣孝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無君。稱公緣孝。

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失姜氏如齊。奔父母之喪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

故書葬。以大夫會之。日者。信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合葬。昭伯來會葬。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冬。楚子使椒來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

八月癸酉
公奔衛
公仲子從
也
夫也公卒
說非

不可幸備。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其言僖
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
風。成風尊也。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
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
子盟于女栗。冬秋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魯恐故書
刺微弱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
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秋侵齊。冬十

三傳

公羊文公

主三傳

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
蓋長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
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
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
之也。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
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其日何。大之
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
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前為魯所滅。今
意厚遇之。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
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杞

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

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

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毋弟也。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遂來聘。遂

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

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

惟諒諒善諍言。俾君子易忌。而況乎我多有

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

是難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三傳

公羊文公

主三傳

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
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河曲流二
地以河曲。明兩曲也。與兵相伐。不別曲直。而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
及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婁子遫條卒。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世室屋
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
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
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

不日土氣正氣全消矣

此晉郤缺也。其稱人可。裴曷爲貶不恤。伏失

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

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九月甲

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

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

殺之。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糾潘意為害，故先立而弑之。成死者而賤

生者也。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宋子哀來

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孔子畏時，遠害，口

母生乃始記於竹。魯故有所失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

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執

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單伯之罪何

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時子叔姬嫁當

伯送之。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

齊者諱道淫書單伯如齊者，送叔姬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

公羊文公

聖一

不言來，內辭也。齊我而歸之，荀將而來也。荀

竹簡一名編與將送也。為叔姬淫惡，魯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齊魯今受之。六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

齊。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晉卻缺帥師伐

蔡，戊申入蔡。人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

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何氏云：用兵之道，當先

之。今日至，使以今日伐。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

之。故曰以起其暴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

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

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

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

欲服罪然。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今與敖

毋者，時文。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郭

者何？恢郭也。恢，大也。郭，城外大郭。入

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

其實我動焉爾。齊侯魯實為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與齊期盟

中見簡，隱不見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

公羊文公

聖一

為四不視朔。公看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

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不復視朔政事 委任公子遂。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

于屏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泉

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

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

爾。祭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

居而已矣。但當勿居不當故毀 楚人秦人巴

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曰弑君

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

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謂士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

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

卒。秦穆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商人

齊人已君事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

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之。弑也。

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

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凡言大歸。一

出不反 季孫行父如齊。首弑其君庶其。稱國

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一人弑君

盡言故舉國以明 失衆當生絕也。

公羊傳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大

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宣公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

言即位何其意也意以著其惡是也公子

遂如齊迎女讓喪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

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賤夫人內無

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賤

一體也卑辱與公共之夫其

稱婦人有姑之辭也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

言之言以者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

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

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

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

也不忍遠去君所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

門重孝子已練可以升冕服金華之事君

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已

練男子除乎帶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

人心言古者不敢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公會

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

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

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外孫宣公篡

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春秋邾婁子來朝楚子鄭人侵

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冬

晉趙穿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

天子之邑也。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

天子也

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絕柳不使繫之于王。

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

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

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獒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其言何緩也

不若食角急也。

易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殺稷

牲而卜之

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

復郊帝牲在于滌三月

滌宮名。養帝牲三年。其滌滌潔清。三年者各主一月。於稷者唯具

是視

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尊尊帝。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易為必以

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匹合也。無所與合。則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

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貴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

也

為公取向。作辭也。耻行義為利。故諱使若莒不肯平也。

秦伯稻卒夏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

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

固之來則不可

公羊之義以為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

注云言其雙行

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

而俱至者與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

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易

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

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獒趙盾曰天子

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

仁為義。入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

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

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

而避丸。已諸大夫也音祝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

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菴自閨而出者。

趙盾曰。彼何也。夫菴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

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

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

也。熊蟠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膳宰也。熊蟠也。謂旁擊也。

項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趙而入。靈公

望見趙盾。慙而再拜。慙者。羞貌。靈公先拜。趙

以敬拒之。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趙而出。

使不復言。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趙而出。

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責其當。覺悟故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

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

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

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

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

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

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

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

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

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

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屹然壯勇貌放乎堂

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

蓋利劔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

劔。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

劔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躊躇起遠不暇以衣。靈

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躊躇而

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以足逆。謂曰跋。絕其領。趙盾

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官中甲鼓

而起。約勒問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

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

所食活我于暴杀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

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為。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

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人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夏四月秋八月蠡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

六公羊宣公

十兩丁未

復讒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罪於文公無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雖有罪於子赤也壬午猶釋萬入去籥釋者何祭之明日也不灌地降神爾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存其心焉爾存其

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明其心猶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欲道有猶者心于股肱而釋萬不廢故執不知問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而聞之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已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熊氏楚女宣公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城而淺下易曰朕久故言乃城

六公羊宣公

土一四七七

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來加禮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

會也。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意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冬十月癸

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

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洳。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

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

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齊已言許取之。其實

未之齊也。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

邑。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

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

主傳

大卒宣公

主三

何。曷為貶議世卿。世卿非禮也。公如齊。言不

奔齊者。尊內也。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

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齊

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

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孫歸父

帥師伐邾。邾取類。大水。季孫行父如齊。父公

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餒何以書。以

重書也。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與。楚子伐鄭。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橫

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

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

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

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

主傳

大卒宣公

主二

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

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徵舒弑君。如楚訴。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

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

之而無所討也。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夫不

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

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此篇接事
持以難推
形容過繁
筆力似出
左氏之右
是公羊也
一義也

三傳

六公羊宣公

三傳

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邊垂之臣誰不敢斥莊土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言君之不若臣屢往來為惡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自以手持旌也左右搃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杆飲水器穿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戚有鄭服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荀林父也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泄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

結聖一段
尤警

三傳

六公羊宣公

三傳

吾威之疆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勝復還也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丹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佚猶過得過渡邨來去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薺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夏楚子伐宋秋蟻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蔡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已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即堙土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元曰憊矣。曰何如。曰見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枹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蓋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太公宣公

六
二十八

嘻其矣德雖然苦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
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
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
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
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
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
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乎者在下也。言在下者
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議二子在下者
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六月癸卯晉師
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
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
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
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
傷進之曰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秦人伐
始錄小國也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秦人伐
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長庶之
號也秋螻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初稅畝

未全宜公

七一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氏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冬。螽生。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日螽大日螽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

之云爾者何上變田謂宣公發易公易常田舊制而稅取應是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何宣

官之謝也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

無室曰謝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

爾宣王中興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

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當新

而新之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點秋鄭伯姬來

歸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

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

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肸卒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

月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戕鄆子于鄆

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

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即莊王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

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櫟遂奔齊還者何

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櫟聞

君薨家遣家為魯魯所逐遣壘壘地已壘哭君成踊

反命乎介因介自是走之齊善其不以家兒

子之道

成公

元年春王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何以書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

戎孰敗之蓋晉敗之以晉比齊齊則知或

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據使齊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正其義使若王自敗

若不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

左傳
公孫
之田

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喬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
也魯國大夫不舉重者內多秋七月齊
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君不
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
獲奈何師還齊侯還晉卻克投戟遂巡再拜
稽首馬前途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
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
飲而至曰華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
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
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斮斬也於是
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袤婁為不
盟于師而盟于袤婁前此者晉卻克與滅孫
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
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移日然後

左傳
公孫
之田

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
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
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甌及魯衛之侵地
使耕者東畝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
見侮戲本由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
之甌請諸及魯衛之侵地請諸使耕者東畝
是則土齊也則晉悉以齊為蕭同姪子者齊
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
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
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
揖而去之卻克朕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
之請以國佐辭為國然後許之逮于袤婁而
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卒
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不言取之
乘勝齊齊求賂得邑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
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
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

何得一貶焉爾。

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其具也。不序諸侯大夫者要齊專政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

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傷鬼神

臣素編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葬宋文

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公至自

晉。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沒陽之不

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言不聽者故也。不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咎音古刀反。左氏作

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鄭伐許。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

迎襄公秋公至自晉。城運。鄭伯伐許。未除

稱伯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

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梁山崩。梁山者何。河

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

也。山崩大事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

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秋大水。冬十

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定王十有二月巳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約備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

宮者何。武公之宮也。在春立者何。立者不宜

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

臧孫許伐齊有。人而好求福於鬼神取鄆。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

為不繫于邾婁。諱也。諱魯背信也。魯相

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衛孫良夫率師侵宋。夏六月邾

婁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楚

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率師侵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樂書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

鼯鼠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

慎履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吳伐鄭吳罕與重錄魯不覺霜重有災也

至升平乃見故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

望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

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晉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

我歸之

齊本鞏之戰齊師大敗齊師歸甲死

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

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

所取侵地

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長其德使諸侯還鞏之所喪品齊宜

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晉樂書帥師侵蔡公也王書者善晉之義齊晉樂書帥師侵蔡公

孫嬰齊如晉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

傳

公羊成公

二五

汶陽之田
魯之故地
下地河也
何氏曰

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秋

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

年春王正月正也

正者又其餘皆通矣

繫于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冬十月癸卯杞叔

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婁人伐鄭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

書錄伯姬也

伯姬以賢聞諸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

易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齊而歸之

也杞已棄而魯晉歸其喪使若杞伯自來逆

之左氏四年杞伯來朝將出叔姬先修禮

朝魯五年杞叔姬來歸出也八年冬杞叔姬

卒魯其見出來歸故書其卒九年春杞伯來

逆叔姬之喪以歸魯請之也叔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

伯姬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

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

傳

公羊成公

二五

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夏四月，五不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請使若重難，不得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

滕，滕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滕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

多為侈也。伯姬以賢為三國所爭，滕故後大其能容之。丙午，晉侯

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州來

聘。己丑，及卻州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

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

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私土者，謂其國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秋，晉

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月者善公，尊天子。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

不敢過天子也。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禮而後行，故時善而哀成其意。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

自伐秦。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迎女。鄭公子喜

率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襄仲之子，公孫嬰齊也。

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

也。更為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

稱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已。

絕也。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叔仲者。叔也。文公死

子幼。子赤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

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

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臧孫許。宣證。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

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

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譏歸父之家。時見君幼。防有

禍樂故。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櫟

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傷其先人逐絕。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為也。亂昭穆之序。失父

明不與子為父孫。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為篡。喜時。公至自會。夏

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

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

太公羊成公

天 五 五

以愛國為大夫山所譜出奔晉宋人及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楚。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冬十有一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魴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易為殊

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

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難也。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

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

類也。冰齊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微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

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

侯使欒廬來乞師。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

書。記異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

王夷者何。傷乎矢也。時為飛矢。然則何以不言

師敗績。末言爾。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傷人君當卑。傷君為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

太公羊成公

元 五 五

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惠公自執其父。不見見也。文七年秋公之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與公不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因公幼被盟也。不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耻為諱辭。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治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易用。郊用正月上辛。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或曰用然後郊。或曰用者先有事。荀鑒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非此月日也。曷為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

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

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

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彼

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許反

爲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之。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婁子貍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殺四大夫。人人恐見及以

三傳

公羊成公

三

致此禍。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

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

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婁子來朝。築

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已丑。

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彭

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

爲信辭。丁未。葬我君成公。

三傳

三傳

襄公

公羊傳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

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

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

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

罪也。魚石此是入彭城以避禍。非叛也。故無大罪。楚已取之矣。曷

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夏。晉韓宣子帥師

三傳

公羊襄公

十

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

于合。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婁子來朝。冬。衛侯使公

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輪卒。晉師宋師

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已丑。葬我小

君齊姜。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

左氏春秋
子請城虎
牛以遺鄭
虎年也鄭
色合屬言

子傳

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

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叔孫豹

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

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

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

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

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

乎大夫也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公至自晉六月公

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

袁僑盟也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遂與之盟共結

和親故殊之復出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瑩帥

陳者喜得陳國也師伐許

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以職及莒女也左氏作姒氏葬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

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妻

公俱為舅出故知冬公如晉陳人圍頓弋氏為莒女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鄭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

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

與之俱蓋舅出也巫者鄭前夫人襄公之姊也

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也

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鄭夫人者

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鄭後夫人夫人

孫鄭子愛後夫人而無子仲孫蔑衛孫林父

欲立其外孫書者善之秋大雩楚殺

會吳于善稻晉侯欲會吳于戚秋大雩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鄭人于戚吳何以稱人吳鄭人云則不

吳人鄭人于戚吳何以稱人吳鄭人云則不

辭。經書昔人戒節夷狄尚知公至自會。冬。成

陳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

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離至離別前後至

被遷楚之害中國宜離然同心救之乃解息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楚公

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

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莒公子

稱人者從莒無大夫言滅者以異如邾婁。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

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鄭伯

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鄭

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

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

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

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

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

中國為義。則伐我喪。據城虎以中國為彊。則

不若楚。言楚屬國於是弑之。說由中國無義

卒。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

也。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未見諸侯。其言如

會何。致其意也。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

者之陳侯逃歸。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鄭之會。鄭伯以弑陳侯

得自安之道夏。葬鄭僖公。賊未討。何以書葬。

為中國諱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此侵也。

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值其不備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

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

雲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句來聘
 九年春宋火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
 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
 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
 王者之後記災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己亥同盟于戲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
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致似
 若不然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
 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左氏尉止
等五族聚
 羣不逞之徒以作亂以鄭虎牢乾戌之諸侯戌之曷為

公羊公

吳二七七

不言諸侯戌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為蕃諸侯已取之矣曷
 為繫之鄭諸侯莫之有故及繫之鄭諸侯
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
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楚公子貞
 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
 卿官也為軍置三卿官也作三軍何以書識何譏爾古者上
 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襄公委任疆臣
 國家內亂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識之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不郊襄公但不免牲禘不怨懟成公
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伐鄭也其
 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中國以鄭故三
年之中五起兵
 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得鄭為重公至自會

公羊公

吳二七五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秦人伐晉。為楚攻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邑不

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

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蕭魚之會。服

長和親復相會。犯故諱而言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大

夫無逐事。此其言逐何。公不得為政。爾微時公

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郕而自益其邑。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秋

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

晉

三傳

六公羊襄公

八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

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取也。諱背蕭魚之

蕭魚之會。凡稱婁在其間。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刺諸侯委

會。強吳也。且以彌二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結鄭公孫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婁人伐秦。已未。衛侯行出。齊為孫氏所逐。說在

二十七年。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

父鄭公孫嚙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聚去大夫。明非禮也。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過我也。明當共六。夏齊侯伐我北

三傳

六公羊襄公

九

鄆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兵不敵。不敢進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

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

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

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

夫君若贅旒然。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歸者甚惡晉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矰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八公羊襄公

十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之義。今上文同盟。下即執邾婁子。是為不信者。不信而不日者。張與信辭故也。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

三傳

八公羊襄公

十一

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取邾婁田。自泲水。其言自泲水何。以泲為竟也。何言乎以泲為竟。泲移也。泲本與邾婁以泲為竟。泲移入邾婁界。魯也。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季孫宿如晉。莒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禮兵不從中御。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思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廢數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喜。冬。蔡齊靈公。城西邾。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遫會晉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遫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復出奔楚陳侯

之弟光出奔楚為二慶所誦還在一二叔老如

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李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婁庶其以漆

間丘來奔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

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惡受叛臣邑夏公

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

三傳

大公牛襄公

十一

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巳外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

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巳巳杞伯句卒夏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

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

近音也以奔無帥義自近始也者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

歸于陳前為二慶所誦出奔楚楚人治

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之邑也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

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曷為先言

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君命救晉已卯仲

孫遫卒冬十月乙亥臧孫訖出奔邾婁晉人

三傳

大公牛襄公

十一

殺欒盈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稱

者欒盈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

也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大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

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儀二傳作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會自會陳咸宜

谷黨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

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首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

子于陳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

公至自會衛侯衍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

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諛君以弑也時衛侯為劉所

篡遂不能以義自復詐厥居是邑為劉臣然

后侯間伺便使齊喜弑之君子取其為未得國言入者

詐基從此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

嚳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

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

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

吳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則殺之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

未至乎舍而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甯喜為衛侯衍弑剽不舉衍弑剽者諱也于喜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衍盜國林父未君事衍言叛者林父本逐衍衍入戚叛甲午衛侯衍

復歸于衛此諛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劉

也曷為惡劉劉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此劉立

親也劉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矣然則曷

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諛禍為不言劉之立不言劉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劉立劉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夏晉侯使荀吳

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

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

何以不得為伯討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不以其罪

執之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

侯陳侯伐鄭蔡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

侯之弟鮒出奔晉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

之弟鮒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

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

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

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固傳必也

女音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

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

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

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喜素信鱄以為獻

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

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

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執鈇鎖。從

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

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鱄見獻

不敢。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

爾。欲以此語迫。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

約。歸至殺甯喜。獻公歸至國。公子鱄挈其妻

子而去之。慙患不能。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曰。苟有復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

盟則如彼矣。獻公雖復因喜得志。誅之小。猶

未為大惡。正以甯氏殺逐兩君。累世同惡。雖

納舊君。未足掩其前罪。今獻公違約殺之。故

謂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卒危也。危諸侯故

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

是矣。衛侯衍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為

出奔。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婁子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

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

入公羊襄公

正月以存君也。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

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衍卒。聞弒吳子餘祭。聞者何。門

人也。守門。刑人也。以刑。刑人則曷為謂之聞

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

死之道也。刑人不自執。而用作聞。由之。仲孫

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

城祀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子者

此段之
邪說
不可用

三傳

自陳杞王者之後實為公春秋之義。微魯為
王新周故宋。杞為伯是以莊二十七年冬
杞伯來朝。說在
僖二十三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
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季
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
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
國。進也。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
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
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
六公羊襄公
大
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
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
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
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
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

三傳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
延陵。延陵吳下邑。終身不入吳國。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
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
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
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
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
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
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不書闔廬欲其高之故為沒其為罪也。九月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頗來聘。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親也。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
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
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
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
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

傳至矣。毋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鄭良宵出奔

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宵。冬十月。葬蔡景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為中晉人齊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火故

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

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

聚而更宋之所喪。更復也曰死者不可復生

爾財復矣。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為

天公羊襄公

手 二六三

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

得憂諸侯也。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公朝楚好其官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已

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

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貌會晉趙武。楚公

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鄆。此陳侯之弟

招也。何以不稱弟。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貶曷為

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

言將自是弑君也。明其欲弑君故今與弑君謀在招世子君之副貳今而殺之從是以後有弑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附下相殺辭

矣。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據未以

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

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

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

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

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

也。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

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夏秦伯之弟鍼

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

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

子謂之出奔也。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晉荀

天公羊昭公

手 二六四

吳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

原。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鹵而地勿

從中國。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為名謂之

謂之大原者。正以晚中國。邑人名從主人。邑

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

故從夷狄辭言之。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

人道云之時從其夷。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

曰隰。秋。首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奔吳。書

疾者重也。首無大夫書展。叔弓帥師疆運

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

為帥師而往。畏莒也。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

失操煩。葬邾婁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

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

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

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乃難辭也。時問晉欲執

難而反。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婁子來朝。八月。大雩。冬。

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不稱淮夷者。楚子主會

而稱中國。楚子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

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

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

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言

慶封之罪何。管齊君而亂齊國也。稱侯而執

義兵。遂滅厲。九月。取鄆。其言取之何。滅之

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冬十有

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拾襄十一年。置中軍之官。今助司馬。添前司

三軍以識之。今還依古禮。舍中軍。然則曷為不言

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

中則益三之中。舍中。楚殺其大夫伯申。公如晉。

軍則損
三可知矣
北公羊
明發之
所以不
作中軍
故

三傳

不公羊昭公

孟 五十二

夏晉平夷以平嬰及防茲來奔晉平夷者何

莒大夫也晉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

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義不可

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使臣邑

絕之羊嬰君邑防茲私邑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晉師于潰泉潰泉者何直

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秦伯卒何以不名秦

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以不名令于四

以夷狄之人不竟擇勇猛者而立之正

尚文德故也其名何栢秦伯嫡得之也

嫡以嫡得立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人越人伐吳吳未服慶封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襄二十三年春三

稱子者微弱不能自振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遠頗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

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

齊位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

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

三傳

不公羊昭公

孟 五十二

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說在元年

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大夫相殺

何言將自是結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

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陳

公子留出奔鄭秋鬼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

簡車徒謂之大蒐今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

此不然故云以罕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

之于越殺陳孔瑗殺陳孔瑗左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陳已滅復見者從地

不舉小地者名錄猶宋部以邑錄

顧後當存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火陳已滅

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陳已滅復火者死

存陳憐矣書火存陳者若曰曷為存陳滅人

之國執人之罪人招也殺人之賊孔瑗弑葬

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憐矣楚為無道說討賊

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秋仲孫繹如齊冬築

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晉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隱

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旆。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蔡侯般弑父而立。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

太公羊昭公

三傳

氏薨。太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仲孫貜會知罃于盟。于侵羊。侵羊二傳作侵祥。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屈銀並如字。二傳作厥憖。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人。其子也。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就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

三傳

太公羊昭公

三傳

有得稱子。繼父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不稱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父誅子當絕。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誦築防。惡不以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孔子謂陽生。知其事。後作春秋。索史記。知公誤為伯。誤為陽。在生刑。滅閭。似此。穿鑿附會之辭耳。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寧可強更之乎。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然。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代鮮魚。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廢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止也。歸無惡於弑立者。

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

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

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殺罷而去

之靈王經而死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而不立而君因自縊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附楚

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

其意不當也比而立之是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

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而不立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故使

與弑君而立天公羊昭公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諸侯欲討

至自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

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諸侯遂亂反

陳蔡君子不耻不與焉諸侯實不與公盟而

與也故因言公不與盟者不宜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

為公張義

與也故因

為公張義

與也故因

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使

者也國自歸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

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

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

卒事何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之喪義不

而往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大夫聞大夫之喪尸

事畢而往大夫祭謂之賓尸夏蔡昭吳奔

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

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

疾右不疾乃疾之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已

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隱如如晉冬十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

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

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字者何。彗星也。其言

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謂心

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伐謂參伐也。大火與

晚。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北辰亦為大

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惑不知東西。何以

書。記異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書

何敵也。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

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

也。六月。邾婁人入郕。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

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已郊。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三傳

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

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

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

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

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

貌也。言消息得其節。言于止進藥而藥殺。是

以君子加弑焉爾。多其消息。曰。許世子止弑

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止。聽治。葬許悼公。是

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赦止

者。免止之罪辭也。但得免罪而已。故赦之。赦止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

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時會盜鄭。畔

則曷為不言其畔。當言公孫會。為公子喜時

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諱使若從鄭出奔

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

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時

廬弟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或為主于國。或

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且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

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公子。喜時見

公子負芻之黨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

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

惡惡止其身。善善及于孫。賢者子孫。故君子

爲之諱也。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秋盜殺。

衛侯之兄。輒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

疾爾惡疾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

陳用者色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十有一月辛卯。

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執來聘。宋華多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

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湮卒。冬。蔡侯朱

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春秋之例大夫奔之後其位已絕。大蒐于昌。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

京師焚景王王室亂請王猛之事何言乎王室亂

言不及外也。言謂之空彈。用空之徒。明其虛。纂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

變京師言玉室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其

稱王猛何當國也非謂當三者作故特三猛時猛尚幼以二子爲計勢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王城者何西周也聘居王城邑其言入何故號西周王

纂辭也。畢蹇不入成周。巴得京師。故牛耕王置官。自戴西周。故從纂辭。言入不言。

冬十月王猛卒此未喻年之君也

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

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十有二月癸

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齊。癸丑。叔鞅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郊者何。

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

來奔。戊戌。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爲

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上而言戰則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

主中國辭也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

亦新夷狄也

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

之行故不使主之

死干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曰獲者即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者

即此獲陳夏肅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

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

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

國則其言獲陳夏肅何吳少進也

故從中國辭治之見據以自滅為文明本死

位乃敗之爾見極之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

大公平昭公

故退滅文於下使

若不忽人所殺然

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

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其難而事之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

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

疾乃復殺耻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舍

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

雩丁酉杞伯轅釐卒冬吳滅巢羹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

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有鶴鵠來巢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

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九月己亥公

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子野井唁公者

何昭公將弑季氏告于家駒曰季氏為無道

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于家駒曰諸

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

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

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

也且夫牛馬維婁繫牛曰維委已者也而系

焉順於已之人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

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

侯唁公子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頌矣謝見唁也慶子

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

能自比齊下執

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頌矣謝見唁也慶子

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鎖。賜之以

死。再拜。頌。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

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未就。敢

致糗。干從者。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高子曰。有夫

不祥。君無所辱大禮。高子見昭公拜。昭公益

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敢。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僎。敢辭。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

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

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

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昭公

曰。喪人其何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招公

稱執。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

哭。感景公言而自。諸大夫皆哭。魯諸大夫

哭。以人為藩。藩周垣也。所以。以辟為席。辟

覆。若羔。帶。虎。豹。狗。大。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諸

侯出相。遇。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

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

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

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

錄之。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為公取運外取邑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運。夏。公圍成。公失國。幸而得運。復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公至

自會。居于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

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是時王猛自

下因謂成。其言入何。不嫌也。上言天王者。有

伯。以王于朝。奔楚。王居在成周。尹氏召伯毛

尹氏當先誅渠。尹氏當先誅渠。尹氏召伯毛伯者。明本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四

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鞅

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勝人會于

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

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

近書也。襄二十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傳云。何以書。以近書也。何氏云。以治近升

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

倪卒。秋。七月。冬。十月。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

潰何。邪之也。郭曷為邪之。君存焉爾。昭公居

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邪之者。公失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閔公運潰。無入土

以存君。書明臣。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子當憂納之。

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

太公羊昭公

三傳

禹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

晉荀櫟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

使荀櫟唁公子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弓以

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黑弓。乃邾婁

邾邑。不言邾婁。則通濫為國矣。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間來奔。則以漆間繫邾婁矣。

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之弟也。何賢乎叔

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顏公

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

懿公與。孝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婁將妾于邾。顏淫九公

子于宮中。所與淫公于凡九人。故以所言之。因

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

之妾。士之妻。禮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

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

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臧氏之母聞

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

三傳

太公羊昭公

三傳

弒之弒之氏子也不知欲弒孝公者納篡邪將利其國也臣有鮑廣父

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滅氏之母曰公

不死也在此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

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

婦人以貞一為行云爾非德也姬婦人以貞一為行云爾非德也姬

盈女也者謂此老姬是盈姪之女叔術為之

殺殺顏者而以為妻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肝夏

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為顏公夫人時所

夏父顏公之二子謂為肝幼而皆愛之叔術

顏公妻時所以有之者肝幼而皆愛之姬盈

女皆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

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以彼物來人

未足謂也而肝有餘言肝所叔術覺焉覺

也知少爭食謂也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

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

然後受之五分受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

春秋時於邾婁其一習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

君為父兄之行其一

六公羊昭公

平

三傳

小禮要義

魯大夫

紀王命大

國通達

千十數世

之後公羊

之迂而不

得人之

必如此

言人之國賢若此者言賢者寧有反妻殺

誅顏之時天子言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言

術本欲讓迎有詳廢天子在爾故天言

子死則讓無妻殺感兒爭食之事言當此之

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言

死當吾天子言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言

下未有濫也言欲見天下實未有濫言天下未有

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

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

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言叔術賢在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闕者何

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也言與取

故以為亟而諱之矣言夏吳伐越秋七月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

邾婁人城成周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

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言十有二月己未公薨

尊尊之心是以書見

尊尊之心是以書見

尊尊之心是以書見

六公羊昭公

單

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

與威國繼絕世故君子為之諱也言十有二

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

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

得人不得人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

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主人謂定哀也上以諱尊

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

不衰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

三傳

大公羊定公

聖一陽下

所主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

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

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

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

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

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

者象既小斂夾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

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北

牖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

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

于庭葬于墓考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公之

子之思勸于遠也

喪禮於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

也書日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

之禮故錄日以明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

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

春秋前場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

也冬十月實霜殺殺何以書記異也此災殺

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

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

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

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

災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大災之當減損如諸

侯制而復修大備天

子之禮故言新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不務乎公室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

婁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婁莊公仲孫何

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三傳

大公羊定公

聖一陽下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婁子頻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楚以一乘之故向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

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昭公數年然後歸之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為不召召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六

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主魯故

義也主之張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

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

以書錄我主也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冬十有一月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

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

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

廬聞廬曰士之甚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與師

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

六公平定公

昭公

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

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平楚有美

襄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

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

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

人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

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

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

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

讎奈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子復讎可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刀之道也一往一來復讎

不除害不得兼離王朋友相衛而不相迎復讎

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思迎音峻又音進迎者

往之意故曰出表辭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

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夷狄也其

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蓋妻楚王之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日者惡其無義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六公平定公

昭公

孰歸之諸侯歸之言諸侯歸之辭至

不可得而序故言我時為蔡新被彌楚之

越者同義離至離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

越者別前後至也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

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

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

可以見善惡矣新夏中國士卒罷敵而入之

疾罪重故謂之於越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秋七月壬

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冬城

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

也曷為謂之仲孫何忌二名二名非禮也

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

子之敬不通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

無所為諱唯有二名非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

沙澤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

齊三月公至自侵齊侵伐例時而此月者內

齊故危之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

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此晉趙鞅秋七月戊

辰陳侯柳卒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蔡曹

蟬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祀

者何順祀也復文公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

從而去之逆祀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

先禮而後祀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執謂謂陽虎也陽虎

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

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

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

賊而鉞其板謂以指爪刻其饋器曰某月某

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平日

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仲孫之御之

為季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

世有子言我李氏累世有汝以爲世子可以不免我死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

之從弟也爲右爲季孫車右實衛之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衙孟氏衙四達臨南

投策而墜之策馬極也欲將季孫由孟氏免

下車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田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

門閉故然而甲起於琴如也琴如地名二家

是時起兵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訖然息

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

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

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公歛處父

氏將兵之將左氏氏將兵之將左氏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寶者何璋判曰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

自弓繡質質附也言大者力千斤千斤龜青

純純絲也千歲之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得寶玉

六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六月葬

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魯也魯

而去故書次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

至自頰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運謹

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不言政行乎定公齊人爲

是來歸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宋樂世心出

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池左氏冬齊侯衛侯

鄭游邀會于案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

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惡仲佗悉欲帥圍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

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世心自曹

入于蕭不言叛者從及鄭平叔還如鄭蒞

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

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彊帥師伐

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墜費。曷為帥師墜
邱師師墜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墜邱師師
墜費。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堵凡四尺。五堵而雉。
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
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仲孫氏邑。謂
從他國來故危殆之。

公羊定公

手一三十四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
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
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故言以地。以其地正國。奈何。晉
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
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
謂之叛。君子誅意不諱事。晉陽之薛弒其君
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薛弒其君

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趙
陽左氏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穀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
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
侯于堅。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
使石尚來歸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
氏通脤者何。組實也。脤曰脤。熟曰燔。衛世子
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

公羊定公

至一三〇六

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婁子來會。公城莒
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麋食郊牛。
牛死。改卜牛。曷為不言其所食。屠食。漫也。漫
偏食其身。災不敬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
下。邊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
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
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魯郊當上春。三正
月。成十七年傳云。川郊。用正月上辛。穀梁傳
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
時。五月。郊不時。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云。
帝住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

也謂之勝者取其勝勝深清三年者各三下
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也
之運也運轉也也上春三正不吉復轉十夏
得其事雖吉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不
猶不當為也壬申公薨于高寢鄭軒達帥師
伐宋齊侯衛侯次于遽條左氏作邾婁子來
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禮天子崩
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秋七月壬
申奴氏卒奴氏者哀公之母也奴氏何以不
稱夫人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哀未君也
未喻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
不稱公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

三傳

哀公卒定公

卷一

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
易乃克葬辛巳葬定奴定奴何以書葬未踰
年之君也哀未踰年也母以有子則廟廟則
書葬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踰年稱夫人會
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
曰葬先輕而後重定公五月葬定奴七月葬
非其並有喪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奴若其
同月當定冬城漆
如先葬矣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廕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徐

侯衛侯伐莒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邾婁
來奔喪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
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宣九年
秋取根牟傳曰焉為不繫手邾婁詳承也屬
亦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
其惡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婁取郕東田及沂西田郕沂皆水名
喪取其地不諱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婁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
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戚

三傳

哀公卒哀公

卷一

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
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
也輒出奔不書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
者不責拒父也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
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長楚蔡殺其大
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
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
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

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推曼姑

輒者曷爲者也。蒯瞶之子也。

然則曷爲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爲無道靈

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

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崩殯命辭靈公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孝拒蒯瞶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下

聖上行於下是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久見廢故辭

以王事斷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夏四月甲午。

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

言吳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

不復見也

何以不言及折辨

商也親疏適等何以事上記災也立故災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卽卽城開陽宋樂髡卽卽

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其卒蔡人放其大將
公孫龍于吳冬十月癸亥蔡自卒又孫州仇

公孫瓚于興冬十月冬三秦伯平赤州使

仲孫何忌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弑君賊有窮

諸人此其稱盜以弑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

孰謂罪人也罪人者木加刑也蔡侯迎罪人幸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

蔡公孫辰出奔吳楚秦患公宋人執小邾

襲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晉人

執戎鬻子赤歸于楚赤者何戎鬻子之名也

共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僻伯翳而京師

楚也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

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生書比事者。惡晉以楚爲京而

城西郭。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

者何亡國之社也。左氏穀梁以爲
亳社者殷社也。社者封也。

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拚之拚其上而

柴其下。故火得燒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八

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

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夏齊侯伐宋五月趙鞅帥師伐衛秋

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

齊景公聞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

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

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

功以下也

六年春城邾婁段

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於魯而侮奪之不知忌有

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

于相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

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此其

為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

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

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

陳乞欲拒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益將不欲立

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

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

教陽生走與之王節而走之

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當其半為後當迎之

今以為信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防稱矯也

于諸其家

人語也齊

除景公之喪

謂大夫皆在

朝陳乞曰常之母

常陳乞子有魚菽之祭

齊俗婦

事言魚豆者示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言欲以

福共諸大夫皆曰

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

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

闐然出頭貌五

反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

此叙有右情是公羊得之意也

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

往弑舍

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

後往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讓成于乞

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宋向巢帥師伐

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

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

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

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惡魯

邾婁無已復入獲之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

入不致者得意可知

經 148—548

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戚也曷為不言其戚諱同姓之戚也何諱乎同姓之戚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譚及鄆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歸邾婁子益于邾婁善魯能悔過歸之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譚及鄆

三傳

不令羊衣公

羊衣公

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末自得故不言來

九年春王二月癸卯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淮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詐謂前所伏之類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及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焉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及及猶報也夏楚人伐鄭秋宋公伐鄭冬十月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復而厚遇之公會吳伐齊二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三傳

不令羊衣公

羊衣公

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救陳以備中國故不進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袁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宋公外慕疆吳空盡國儲故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螽者與陰殺俱為異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及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

取之苟報報不以君子正
遂故傳言詐及反猶報也

夏許男戊卒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

也吳溫無道大會中國齊晉而吳衛驂乘勝許侯較而趨以諸侯之衆社帶之國交非天子而事夷狄故深為諱辭使若吳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張兩伯辭吳主使者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先晉言及為伯半抑半起以奇見其事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

也其實重在吳故言及曷為重吳吳在是則舉晉者諱而不盈

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而猶汲汲不至也主書者惡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

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

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定六年冬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

葬許元公九月蠲冬十有一月有星

孛于東方見于旦也且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

何以書記異也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且見與日爭明

盜殺陳夏姬夫十有二月蠲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揚無上名新米者也

也使若天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

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

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

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及袂拭面涕沾袍顏淵

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視也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太平之類也

春秋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決王道

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決王道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

秋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作法孔

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

化為白書界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

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

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
道與。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為作意也。左
傳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四
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民時。

三傳

公羊表公

公羊傳終

卷三

三傳

隱公

穀梁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正
月建寅之月也。周未嘗建子。商
未嘗建丑。自唐虞至三代一也。已詳發於左
氏傳之首。又發於經文之下。故不再出。雖

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

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

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

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

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

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

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

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

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

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

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惠公遺命。本欲立桓。公為其幼。國人故立隱。
公以攝之。隱非讓也。遵父命。不敢不奉。隱既

以其目者
知其為弟
則殺之矣
不見其目

三傳
莊公嘗曰
寡人有弟
而愛其
則殺之矣
送之已耳
未嘗殺也

此以保公
成風之德
何之說矣

得立而貪於大位。恒長而不歸。又不能早斷。以自有。經權兩失。以及於難。隱貪也。隱何能。讓觀十一年之行事。可。三月。公及邾儀父盟。見穀。恭。益。受。其。欺。矣。

于昧。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內謂。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

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淪也。七年。公伐。邾。是。昧。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者。

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

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

之道矣。賤段而其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

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

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毋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

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棄馬曰賵。衣。

六穀。隱公。二。列。三。七。四。九。

三傳

胡安庭主
此說通其

余曰。祿。貝玉曰含。錢財曰賻。九月。及宋人盟。

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

之盟。不日。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

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案內諸侯。非有天。

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

朝也。聘。弓。候。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竟。

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日。

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季孫意如。何以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處。

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

三傳

六穀。隱公。三。列。三。七。四。九。

戎。危。公也。知者處。謂卿。卿為司徒。義者行。謂卿。

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無此三。夏五月。莒人入。

向。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無佞帥師入極。

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內謂所。苟焉以入人。

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滅同姓。貶也。左。

無駭。八年。乃賜族。此傳云。不稱氏者。滅同姓。

貶也。則以無佞。舊有氏。公羊。無駭者。何。展無。

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緌。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

來歸婦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

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

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

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君不親迎而大夫紀

子伯莒子盟于密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

盟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十有二月乙

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

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弑賊

不書葬鄭人伐衛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

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此必有內

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

外見於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者謂日食有兩種之辭

據書內壤故言有內辭不書外壤故曰或外

辭也其不言食之者謂經不書月食日也聖

人慎疑作不知之辭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

土皆曰壤三月庚戌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

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

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

崩為魯王故隱而卒之隱猶武氏子來求

聘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

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

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魯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賵曰歸之者正也求

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

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

知之辭也交讓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諸侯

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右門

癸未葬宋繆公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文元

日葬日會言有大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

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葬宋繆

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歸魯恩義之所及哀

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隔絕情禮

不交則卒葬無文穀梁傳稱葬之不葬有三就君不葬國滅不葬失德不葬

四年春王二月昔人伐杞取牟婁傳曰言伐言

取所惡也稱傳曰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於傳者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

伐不以罪而貪其利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

兩言取伐以彰其惡故謹而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大夫

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伐之也凡非正嫡則謂

之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及者內為志焉爾遇

者志相得也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為志非不期也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

三傳

不穀梁隱公

木三

蔡人衛人伐鄭鞏者何也公子鞏也其不稱

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

貶之也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

有罪也祝吁之望失嫌也不書氏族提挈其

同族威力不足以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

賊也諷其不即討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

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

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

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

周禮敝人中士下士公觀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

月葬故也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鄭國

也將卑師衆曰師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何

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

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於子祭於孫

主傳

不穀梁隱公

七

止仲子者惠公之姊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非

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

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

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修皆用八佾

梁子言其始僭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佾

尸子言其始降知人鄭人伐宋螽蟥災也甚

則月不甚則時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隱不爵命大夫其

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公子蓋師亦

穀梁隱公

安是此

前年冬國
長數年
冬敗之杜
氏注得之

十傳

夫而獨言
公子遷光
宋人伐鄭圍長葛伐國不言圍邑
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之至伐
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來服者不
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和而不輸者墮也平之為

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

前平也魯許規反壞毀之也夏五月辛酉公會

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前年

至今乃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不殺侯公

五三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嫁至此歸

乃歸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

爾逆者滕侯卒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

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成狄之道年少之時

日君其非正長嫡然後有夏城中丘城為保

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

之心皆譏也民眾而城小輒益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凡聘皆使親執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

主傳

不殺侯公

九五四

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

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止國

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天天子之命也

伐一人而同一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代天

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

愈乎執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不期而會曰遇遇者

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名宛所以

貶鄭伯惡與地也庚寅我入郕入者內弗受

也日入惡入者也郕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

而祭泰山之邑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

侯日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

盟故男卒也元年盟于宿宿亦與盟則以宿

則以彼宿為宿男之國此傳云未能同盟

為地名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

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

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詎不

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月葬蔡宣公月

葬故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可言

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

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及人若舉國之人

夫始以大夫敵公故也冬十有二月無佞卒

無佞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

卒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佞師入極是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

問也聘諸侯非正也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

詳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

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

陽錯行故謹而目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

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

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

氣發逸而雨月志正也雨得其時則月雨得

將為害也雨月志正也其時則月者若信三

年夏六月俠卒俠者所俠也俠者所俠也所

備爵命故略名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明將夏

城郎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冬公

會齊侯于防會者外為王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此皆月

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夏宣帥師

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

會齊人鄭人伐宋宋隱之罪人也故六月壬

戌公敗宋師于菅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卒

未取郕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

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

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鄭

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不正其因人之

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鄭伯伐

人之危而反與其伐故獨書鄭伯伐冬十月

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

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

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

時正也辨宜以時故慎言同時也慎言特慎

也若殺伯綏來朝鄭侯吾累數皆至也累數

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

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

隱猶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

痛也

罪下也。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謂不

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桓公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卽位。繼故不言卽位。正也。故謂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

不殺梁桓公

主 初二日八

卽位也。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卽位之禮。繼故而言卽位。則是

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

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

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弑。三月公會

鄭伯于垂。會者外爲王焉。爾鄭伯以璧假許

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實假則不應言以璧。非假而

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

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

也。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也。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邢者。鄭伯之所受命

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

之不祭泰山也。知朝祭並廢。夏四月丁未。公

及鄭伯盟于越。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

名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

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桓無王

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

不殺梁桓公

主 立三十五

人。王法所宜誅。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

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

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

父。孔父閑也。閑謂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

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

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者從也。謂孔父先

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

孔子故宋也。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

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以者

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配也欲會者外

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

之惡而君子無道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

無所遺漏也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

納于太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

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

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為

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郕國所以是為討

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

中國故曰郕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

是大鼎名從主人者謂本是郕作鼎之於郕

物從中國者謂鼎在宋從宋號也言物從中

國者廣例耳通夷狄亦然其意謂鼎名從作

者之主人不問華戎皆得繫之若左傳稱甲

父之鼎是也物從中國者謂中國號之大鼎

縱夷狄亦從中國之號不得改之若傳稱吳

謂善相為伊緩夷狄謂太原為大國以地形

物類須從中國之號故不得謂之伊緩大國

也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于今稱朝時

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

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桓既罪深責

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

其不肖而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我入

之也不稱主名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衆而曰

也致者危其遠會成秋喜其得反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胥命

于蒲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

退以是為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而歃血而

不及五帝盟誼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

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衛胥盟雖有先傳傳

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侯隨六月公會杞

侯于郕地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盡而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為

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公子翬

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

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所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毋戒之曰謹慎

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

之言。般。魯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致步干反。一本作般。盛音成。男子般。

齊侯于謹。無讓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

逆而會之可也。為親逆。夫人姜氏至自齊。其

不言。聲之以來何也。據宣元年。遂以夫。公親

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晁而親迎。不已重乎。

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

重乎。冬。齊侯使其第年來聘。有年。凡書有年者。冬五穀

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

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

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上殺中二

為賓客。次殺射解。三為充君之庖。下殺中勝。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下無秋冬。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為以

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

也。

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得病潛行。公

傳以再赴。故兩日並書。是以二日卒之。夏

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天王使任叔之

子來聘。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

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桓公城祝丘。諱公不修德政。秋祭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伐鄭書從王命

侯以甲戌之日出巳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得病潛行。公

傳以再赴。故兩日並書。是以二日卒之。夏

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天王使任叔之

子來聘。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

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桓公城祝丘。諱公不修德政。秋祭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伐鄭書從王命

者三。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

伐鄭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

天子病矣。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

請用。之。蠱。蠱。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

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州公不以禮朝。寔來者是來

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

其寔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也。

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得病潛行。公

傳以再赴。故兩日並書。是以二日卒之。夏

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天王使任叔之

子來聘。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

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桓公城祝丘。諱公不修德政。秋祭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伐鄭書從王命

相過去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

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也。簡練脩教明諭國

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

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蔡人殺陳佗。陳佗

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

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于蔡。與

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淫

謂自放恣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

道。兩大夫相殺其不地於蔡也。言在蔡故九

月丁卯。子同生。疑故志之。莊公明文姜淫于

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其不言邾咸丘何也。

據襄元年圖疾其以火攻也。不繫於國者欲

宋彭城言宋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

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

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以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

也。大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

也。春夏與之黷事也。志不敬也。秋伐邾。冬十

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祭公案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祭公逆

也。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

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時天子命祭公蒞

中后者便逆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

外王命之則成矣。書逆女而曰王后或曰天子無

如諸侯入國乃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書字者

為之中者歸之也。中謂國夏四月秋七月冬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

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

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

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

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也。正

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

無苟從之咎。曾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

多矣。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恒無王其曰

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夏五月葬曹桓公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志不相得也

弗內辭也公會者衛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

會者衛侯言衛侯不遇則若衛衛侯不來故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來戰者則定

之戰也先已結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兩敵

者為內諱也不言其人者謂不稱公也不言

也敵外言戰則敗及訖謂不云及齊侯衛侯鄭伯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

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

月宋人執祭仲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

取之也惡其執人權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

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

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易辭言

鄭伯出奔衛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

也鄭伯出奔而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

也鄭伯出奔而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

得成君計鄭忽父雖葬訖仍未踰年於例宜

明其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

大夫之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

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魯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

盟于曲池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

盟于穀丘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躒卒陳厲

會宋公于龜龜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

龜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丙戌

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

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也故經兩舉日

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十有二月及鄭師

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不言

與鄭戰耻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

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夫禮明矣宋陳

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以書之得失自見矣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無冰時燠也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曰前定之盟不曰言信在前非結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於今

三傳

六穀平公

王十

疾謂激揚之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安體形立乎定矣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錄秋八月壬申禦廩災乙亥嘗禦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祢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幾災之餘而嘗也曰甸栗而內之三宮

三宮米而藏之禦廩明師掌田之官也三宮謂大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王申禦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王申二女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不以其也民者君之本也使入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讓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許叔入于許大夫出奔反以好歸以惡入

三傳

六穀平公

王十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許叔宜立而進無正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日歸同公會齊侯于蒿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秋九月鄭伯突入于人無朝事之故夷狄之標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此意

鄭宋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鄭突欲基

國伐而正之義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喜歸全歸

之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

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不奉王命重於失地故直

言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三傳

不穀梁桓公

黃齊

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越越魯地夏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

者也敗耻大言人則微者其耻又小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言人則微者其耻又小

其故言師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公親帥之

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

焉陳以力助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

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

也盡朔一日至明日

所食是月五日食也

莊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濞此年春王

始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

之行會禮故先書會樂既會而後至齊故曰遂遂繼事之辭濞之會不言

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夫人之會

故舍而弗錄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其地於

外也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其外諸侯

舉五等之上也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

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言

君葬國上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

也不書踰國而誅于是也禮君父之尊不與

踰國而誅于是者賄齊強大非已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桓公葬

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

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

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則子不忍即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哀姜有

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又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孫之爲言猶孫也孫通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夫人初與桓俱於練時感夫人不與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臣子則受命於君父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師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至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外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歸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公時有桓之喪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

侯得與吾爲禮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桓侯曰命仲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錫當召而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王姬歸于齊爲之中者歸之也王姬由魯而歸故曰或曰遷紀于邢邢部部亡辭也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國而曰伐於餘丘邢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邢君在此邑故不繼于邢使若國言邑亦稱秋七月齊王姬卒爲之者卒之也王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王爲之大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齊在乙酉宋公馮卒

細說遠世
總五服之
最下服也
者

二傳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齊受天子罪人

與同其理危也。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

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敗貶而名之也。夏

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

改葬也。非改葬也。傳言改葬。喪踰七年已行

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改葬之禮。其服唯輕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天子

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

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

天穀梁莊公

天

近不失。崩不志葬。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

踰旬而至。不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

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毋之子也可。天之子也

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

人卑故稱焉。子。天則感生者。衆言天足以兼

父。不得云。子而曰天子。衆人或知毋而不

知父。故云。毋。下不云父子也。其曰王者民

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紀侯紀

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鄒事齊也。入者。內弗受

也。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冬。公次于郎。次止

三傳

天穀梁莊公

天

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甚

矣。非禮。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

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

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

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

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

使小人加乎君子。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

故隱而葬之。隱。獨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

郕。郕。齊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

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

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

衆也。齊師衆大如國。不婦人既嫁。不踰竟。踰

竟。非禮也。秋。邢黎來來朝。邢國也。黎來微國

之君。未爵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

人伐衛。公朔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

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

王不欲也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諸侯不奉王命

衛於義善故重于突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

功不立故著其危也王人卑者當直稱王人今以其能奉天

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衛侯

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

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

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

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名絕之也秋公至

自伐衛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

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螟冬齊人來歸衛實以

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

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實於齊過然後與我

也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地婦人不

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

六穀梁恭公

三

解經之體曲折精細

三傳

六穀梁恭公

三

隕如雨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

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

如雨是夜中與。星既隕而雨必晦春秋著以

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為

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

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

再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

於上謂之隕也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而

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

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

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

振振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

終。以嚴整終事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

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

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雖沒猶存

此說以不得養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郕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故使若齊無武功而自降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郕已降而以未畢為文者蓋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伐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豎齊地公不及大夫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故不得不以權通大夫不

名無君也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盟納于糾也不日其盟

渝也變盟立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

不納故惡內也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

繫在於魯故望之也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

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歸不復則怨不釋而齊齊臣于其餘不復讓也齊小白入于齊大

夫出奔及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

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

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

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乾時齊地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宜貴為君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言魯不能救護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畏齊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日疑戰也

疑戰者言不克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

在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

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

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夏不

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

師于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

也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華蔡地以蔡侯獻武歸

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
 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
 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
 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
 愈乎執也為中國諱見冬十月齊師滅譚譚
 子奔莒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

大穀梁莊公

三十三

鄆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
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宋萬之獲也獲宋萬而經不書者此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時倚也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
 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國而曰歸
 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
 故言歸焉爾襄公豺狼未可開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鄆魯喜其女得申其志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

君捷宋公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奸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其君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人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稱人言非王命象授之以事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

大穀梁莊公

三十三

也其不日微國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劓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劓之盟經傳無文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曰不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秋七月荆入蔡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冬單伯會齊侯鄭伯于鄆鄭衛復同會也諸侯欲推以為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復同會也為欲推桓為伯夏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宋人齊人

邾人伐郕宋主兵政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

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周

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

也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雖外內諸侯同

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云

公以著疑也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人者數辭也以人執

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

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

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宋謂鄭詹鄭之倭人

也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

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

遂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成存遂奈何曰

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狎猶秋鄭詹自

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猶人以執是執有罪也

逃之是逃義也冬多麋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

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

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

子朝日諸侯朝朔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

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

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秋有貳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一有一亡曰

有貳射人者也齊國無是言不常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勝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勝淺事也不志

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

國未嘗得盟與不故以勝婦為名何以見其

辟要盟也勝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

事遂乎國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異其曰陳

人之婦略之也略言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

惡之也。數疾也。謂秋共盟冬而見伐。夫人姜氏如晉。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通我國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夏齊大災其志以甚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非目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災也

謂放失大罪惡罪猶罪惡也言放失大罪惡明小惡亦赦之也災紀也失故也災謂罪惡絕治理也有罪當治也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為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惡誅絕之罪不葬者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制

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宣公之子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

常所故莫不書地弗見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不殺莊公

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耻之故不書公

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葬而圖婚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天子蒙內諸侯其

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

諸稱使者是奉王命今祭叔不一夏公如齊心於王而欲外交故去使以見志

觀社常事曰視視朔是也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以是為尸女也尸主也主為女姓

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止謂無危

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一舉而公及齊侯過于穀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

進之

進之

進之

進之

進之

進之

進之

者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朝於廟正也。於

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賜望。大

夫倉士難。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

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齊主

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故特謹日以書之。

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禮。天子之楹

斲之。磐之。加密石焉。以刻石磨之。諸侯之楹斲之

磐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

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

以飾夫人非正也。本非宗廟之宜。將刻桓宮親迎。欲為夫人飾。

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葬曹莊公。夏公

卿以營魯罔之女惡莊不子。葬曹莊公。夏公

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

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

舍見諸。諸之也。言諸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入。姜氏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

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

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

受也。薦進舍止。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同宗大親夫之婦覲

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

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贅。黑鴈雉。婦人之

贅。棗栗鍛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

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薄氏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說例言歸乎。赤蓋郭

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

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若曰赤者郭公也。是諸侯失國之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

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言日言朔。

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幟也。五兵諸侯置三

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

也。凡有聲皆陽。以伯如歸二柝。其不言逆何

也。歷陰氣充實也。

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

社于門門國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

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

衆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衆

衆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

發揚也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

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驪崇也驪氏曰曹

無驪氏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驪也驪曹之

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

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女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

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

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

會十有一未嘗有軟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

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秋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

葬諱出奔也言季子友奔內難而出以葬原

仲為辭慶父之變季子素知季

子出則殊其文入則貴之稱

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

與之君不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

夫婦之稱也接內謂與君為禮也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

衛謂在衛

國之都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

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

不入衛也齊桓未能信若鄰國與師稱人以

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

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微魯山林藪澤之利所

穀梁氏
義治正
公羊不如

三傳

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置

利也。與民共大無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經言大

者謂一災不書待冬無禾然後并錄無麥禾

經稱大而不傳云有顧之辭也。顧猶待也。徐遷

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

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是也。莊七年秋大

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是麥與黍稷之苗同

時為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不言水旱者麥

禾自死不由水旱是也。不言饑者雖於無禾

無麥禾得藏孫之告糴不至饑也。於無禾

及無麥也。藏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畜

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

糴糴也不正故舉藏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

諱故不稱使使。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

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

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藏孫辰告糴于齊。告然

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

禘敗。敗謂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

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

言如為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廩。延廩者法廩也。邦國六閑

廩一閑言法廩者其言新有故也。有故何為

三傳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

力則功繁。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

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

為已悉矣。夏鄭人侵許。秋有蜚。穀梁說曰蜚

之氣所生也。象君臣一有一亡曰有。冬十有

二月紀叔姬卒。繫之紀賢城諸及防。皆齊

城也。以大及小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

作城無譏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

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齊

秋七月齊人降鄆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

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

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冬公及齊侯遇于魯

濟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人伐

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

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其愛之何也。桓內無

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

徐遠曰
甚也胡
山戎解
胡且也

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

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子貢職不

至山戎為之伐矣言由山戎為害伐擊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

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獻捷者內

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齊桓內拔

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為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

捷戎殺也齊桓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

也傳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宋是秋

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

之利且財盡則怨於盡則怨君子危之故謹

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

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

辟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

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議公依倚齊桓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地夏宋公齊侯遇于

梁丘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

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

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間辭侯必

辭遠遇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宋公也太子不日卒

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八月癸亥公薨于

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

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者齊冬十月乙

未子般卒莊公太子不書諱也子卒日正

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見繼弒者也不待

而顯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日如何也諱

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弒賊奔隱痛之至

有所見莫如深也隱公不書即位見子狄伐

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

父也兄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

受國焉爾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夏六月辛酉

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

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

慶父孟孫氏非仲孫也差氏得之

洛姑齊地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其曰季子

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季子賢大夫以寵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久齊仲孫來其曰齊

仲孫外之也魯仲孫之故繫之於齊齊仲孫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公子慶父其言齊

以累桓也魯仲孫於齊言相容桓有罪慶父容赦有罪故繫慶父於齊是惡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三年刊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雷昭

之傳

太誓齊桓公

史記卷八十五

禘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之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吉禘

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莊公薨至此方二月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

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弑賊討實被討而不葬葬者不以討母葬子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

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其

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弑二君

罪重不宜復見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

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

齊桓不救蓋保其滅而臣之以為功也伯術也

齊侯使高子也桓公遣高侯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使以貴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狄救中衛

故為之諱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

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高克進

之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大穀梁以公

史記卷八十五

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其地險塞。故二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其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公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

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鄭。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檮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楚人伐鄭。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桓公
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
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為知所侵也
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
遂繼事也次止也夏許男新臣卒諸侯死于
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
也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
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
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

三傳

大義卷公

五

也來者何內桓師也桓師故言來于師前
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
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志也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以桓公得志為僅矣順德乃得志言楚之難服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
南征不反善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
曰善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
問諸江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者齊侯也其
人之何也於是喭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

三傳

大義卷公

木

而執也秋及江人苦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
者何內師也文承前八人執濤塗之下即云及江人苦人伐陳恐非魯及故云
內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
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
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
侯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
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
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
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
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謂伯姬杞伯魯侯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殺此諸侯
論其罪
防大秋

三

天穀集傳

七

主

天穀集傳

八

亡。號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

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

救許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

致何也大伐鄭也鄭拔中國外心事楚成蠻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

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衣

裳之會也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

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八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

貴王命也朝服雖幣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

加於首同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

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

重是盟也故以重言乞者處其所而請與

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

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

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

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

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

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

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

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舍王

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

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

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

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楚

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

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執不言

所於地繼於晉也時虞已包裏屬於晉故其

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辭也臣民執其

其猶下執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

命而執其君虞之人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

皆祭曰尸
血而與之
亦不其明
謂齊為水
祭者即如
不自來而
使公之國
禮而魯之
如其必許
也

三傳

也。言乞知不自來。蓋灼之也。夏秋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神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為倍公本服。楚女為嫡。取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作公使立之為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此傳則以夫人為成風。致之者謂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徐維傳之文。知是成風也。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

大穀梁傳本

九

之非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刺

成風之禍。不言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皆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

三傳

外傳也

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誓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也。謂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聞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

大穀梁傳本

十三

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
 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喜
 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世子曰敬諾築宮
 官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
 苦饑世子之官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
 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
 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
 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
 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

而地貴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
 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

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
 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
 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
 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
 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
 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
 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處麗姬
又謂重

耳故以託里
 克使保全之勿暄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
 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
 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稱國以殺罪
 累上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
 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
 旱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
 黃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

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
 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
 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
 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公羊以為杞國
為之城左氏以為淮夷
病杞故齊桓為之城其曰諸侯散辭也

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聚而曰散何也諸侯
自欲城無一之者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仙者
城有散辭也。之為可知也齊桓德
夏六月季姬及繻子遇于防使繻子
來朝遇者同謀也。左傳曰繻子來朝遇于防而
使來朝此來朝者來請已也。已為妻。朝不
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繻子也秋八月辛卯
沙鹿崩林屬於山為鹿。鹿山沙山名也
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狄侵鄭冬
蔡侯肸卒諸侯時卒惡之也。

三傳

大穀集傳公

主 列二五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
也有畏也。畏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皆遣大夫將兵救徐善救徐也夏五月日
有食之。夜不言日不言秋七月齊師曹師伐
厲八月螽蟥災也其則月不甚則時九月
公至自會。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季姬
歸于繻已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

志記也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
廟。明夷伯之廟通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
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冬宋人伐曹楚人
敗徐于婁林。徐地夷狄相敗志也。夷狄相敗志
言此以明之。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
戰于韓獲晉侯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
未敗而君獲也。

三傳

大穀集傳公

南 列二五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劉向
類也五陽數也象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
後石也。知是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
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墮然視之
隕石先以耳聞故言先言隕鵲退先以是月
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聞見先後為次是月
六鵲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鵲
行必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若不言是月則
六鵲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六鵲
則鵲徐而察之則退鵲子曰石無知之物鵲
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鵲微有知之物

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說則王道不元矣不遠微細故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

三傳
大義集傳
卷之九
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夏滅項執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項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輔義存恤鄰國抑強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疾其初為惡之善善樂其終則終身善之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不致而令致會桓公使衰戚信不著陳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及故往還皆月以

危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虛國謂齊無以國氏者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夏師救齊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欲與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族及其交以宋及齊狄救齊善救齊也

三傳
大義集傳
卷之九
三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執繒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

此論書法
而然亡則
滿而不
記也惟其
目二然後
其意明公
羊馬魚爛
而亡從中
變出也

以繫祭社器。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盟。
人祭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
日地於齊。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梁亡
齊亦與盟。梁亡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
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
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梁亡。
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
惡正也。正謂政教。仲尼修春秋。亦有改舊義
惡者。其梁以自滅為文。鄭棄其師之文。是因
史之文也。故傳云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

三傳
六穀梁傳公
七
三式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為也。有如其度也。更加
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南門者法門也。
法今之夏。郕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
新宮。則近為禰宮。言閔公非魯公之以謚言
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以是為閔宮也。
此在親疏之間。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
故知是閔宮也。邢。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
救齊。十八年。邢人狄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

三傳
六穀梁傳公
八
三式

上。宋為盟主。故序夏大旱。旱時正也。旱必歷
齊上。虎上。宋地時為正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于寧。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
也。國之所重。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故曰重辭。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稱人。為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
楚捷於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
薄。會寧之釋宋公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
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
楚。不與楚專釋也。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
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以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
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地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不言及者。為內諱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
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
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
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

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也。賁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耻也。前年山下公為楚執雠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於勝子園。自取之。曹為雋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攻楚。成王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復。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世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陰而擊之。勝無幸焉。若受而擊之必可破非。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衆敗而身傷焉。若疾其心而不道。以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也。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

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夫之循介。徒蒙耻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二十七年。攝伯今稱子。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晉侯夷吾卒。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絕先祖支。其甚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

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孔子祖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使納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三傳

大穀梁傳公

主五十三

盟于向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薊弗及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薊急辭也以急辭言之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長齊師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愛人弗及內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夏齊人伐我及耳非齊不可及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

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楚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驅民于死地以共殺借之役乎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三傳

大穀梁傳公

主五十三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據宋不能量敵疆弱致師敗身傷故讓之也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取楚子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得與盟可知二十有八年春齊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

忌也。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公子買成

衛不卒成刺之。刺殺也。時諱殺大夫故謂之刺。先名後刺。殺

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可以

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公子啓

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

執曹伯。惡晉侯也。昇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

晉侯昇宋公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

穀梁傳公

主 初二六

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侯

更立君非王命未成君故曰子。諱會天王也。陳侯如會。如會

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受命于會公朝于王

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公朝于王

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

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鄭

人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九故入名以表失國。衛元咺出奔晉。陳

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

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陳稱子諱會天王也。復致天王守于河陽。河

陽。地。全天王之行也。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為文。為若將

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

山南為陽。溫河陽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

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

祭。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

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

朝于王所。目惡以外。主善以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

穀梁傳公

主 初二六

子。若公朝于廟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

尊天。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

之大天子也。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

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真

矣。以臣召君。俱倒上下。日不繫晉人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

王命於衛也。伯者以王命討衛歸之于京師

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辭問容之衛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
歸者歸其所也遂繼事也曹伯襄復歸于曹
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
通王命也身未及國因會于許節遂會諸侯
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
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公至自圍許夏六
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何休云晉文德秋大雨雹冬介葛

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元咺
之罪于伯者君忌之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
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
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晉人
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主傳

大殺魯僖公

主五
六十一

主傳

大殺魯僖公

主五
二九八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望者祭山川之名也夏四月不時也如春四卜非禮也免牲
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免牛亦然全日牲傷曰牛牛有乃者亡乎人
之辭也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猶者可以已
之辭也望郊之細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
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
也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衛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
侯重耳卒晉自莊公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
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
邈邈之曰晉昭公之後大難立也又鄭忽之
後有子慶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
不告故不書鄭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倘
福不以相聞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
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
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
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

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言虛國無備故進

不能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

之別。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

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

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

於殽之巖隘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我將尸女

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

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

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

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偕輸。無反者。一偕輸

之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

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癸巳葬晉文

公。日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皆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晉地冬十

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

小寢。內非路寢。信公雖辛小寢。非正也。而及於婦人之毛。陰霜

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

輕也。重謂殺也。輕謂草也。輕者李梅實實之

為言猶實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繼正謂

也。也。王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二月癸亥

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葬曰會。言會

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

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

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

之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

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得臣不

侯。春秋尊晉內卿大。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

臣弒其君髡。商臣。繆王也。髡。文日髡之卒。所

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公孫敖

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

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為也。為僖公

主也。為僖公廟立主喪主於虞。禮平日而葬

謂之日虞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議

其後也。僖公薨至此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

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視

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三月乙巳及晉處父

盟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諱公與大夫

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和。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何以知其與

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耻也

出不書及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

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飲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目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

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僖公愛民歷一時輒書

書是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也時三年之喪未

明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袷嘗袷祭者毀廟

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

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僖公閔公

公升僖公之上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

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

大穀梁文公 元 二九八

手書

猶子不可以先父故逆祀則是無昭穆以無

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

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

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著袷嘗者謂以大事言

嘗連言者袷必在秋故連嘗言之先親而後

祖親謂僖公祖為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

昭穆祖父為昭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喪制未畢而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此不卒者也。外大夫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

我卒之也。會葬在元年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秦人伐晉秋楚人

圍江雨盪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

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禾稼既盡又食屋

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冬公如晉十有二

月已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

以救江也

大穀梁文公 三 一六四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為

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其逆者誰也

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皆問

辭問者以使大夫逆側稱女而今稱婦曰公

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責曰婦有

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

也夫人與有貶也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

與焉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

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公

大戴梁文公

主一方三篇

姊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令且謂舍一事也

則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

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君子原情不責則以

早成風未葬而舍已晚已晚言晚二月辛亥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

鄙上從竟至墓主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

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光

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

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共以累上之辭言之

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聞

聞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

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

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

其不可乎仁者側隱不襄公曰諾謂夜姑

大戴梁文公

主一方六

曰吾始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稱處父語以

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諸

侯會葬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

在鄙上於君明出君言而殺之故士造辟而言諸

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故士造辟而言諸

而出辟君也詭辭而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

無亂其德此士對君晉狐夜姑出奔秋閏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

也事畢感月始而朝也于諸侯諸侯受於廟廟不告月者何也不告

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

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問是積穀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數所猶之爲言可以已也。然後朝廟既廢其大而行之細故讓之。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

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信二

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遂城郛遂繼事也。因伐邾夏四月

宋公子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

罪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

秦不言出在外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

也。謂止也爲將而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

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

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徐伐莒公孫

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

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地公孫敖如京

推辭其罪

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

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

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

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歸父有罪

之者歸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

罪也魯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

稱無君之辭也。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

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宋司城來奔司城

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

舉其接我也。以是來奔之始故發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不稱

天子當責未君也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

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

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

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晉人

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卑以

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晉人殺

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鄭父累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
 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
 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
 日之也冬楚子使秋來聘楚無大夫其曰秋
 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襚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即
 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為妻之正葬曹其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葬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

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
 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
 也及蘇子盟于女栗蘇子周卿士冬狄侵宋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夏叔彭生會晉御缺于
 承匡承匡宋地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
 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尺而曰敗
 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宕更也瓦石不能害肌膚
瓦石打摘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
 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
 獲為內諱也不重創恤病也不禽二毛敬老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
 也公羊傳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
一者之晉何休云三國各欲為君之魯者
叔孫得臣殺之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
謂其之晉者史傳不記未知殺者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僖二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僖三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
 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
 亟故略之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稱帥
 師言有難釋其帥師之意

子遂條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

壞。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

世室也。周公曰太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

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官。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春盛。春案敬

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

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冬。公如晉。衛侯會

公子沓。秋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鄭伯會

公子集。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邾

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同者有同也。

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為

言猶弗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字干

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規中也。公至自會。晉人納

捷。苗于邾。弗克納。是邾克也。其曰人何也。微

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自乘。縣地千里。邾宋

鄭勝。賈人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變人之主。謂時

邾已立。獲且邾小國而。至城下然後知何知

之晚也。勝師速決乃至城下。邾以弗克納。未

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

苗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妹之獲且正也。捷

苗不正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

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

其地於外也。公孫敖卒于齊之國內。故曰其地於外也。明在他國而卒。公孫

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

以重商人之弑也。舍不成君。則商人其不以

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正

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舍之不

日何也。未成為君也。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

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不知是何族姓。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

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叔姬既與

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單伯同罪

而經又異執者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
送叔姬來至而與之淫王則聞於取人之
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
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詳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以華孫奉使出盟為好於我司馬官也

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

言及者以國與之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

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晉卻缺帥師伐蔡

穀梁太公

卷四

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

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近也季孫行

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

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

有罪猶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

其邪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

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夏五月公四不

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其矣

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

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春秋復使遂修之秋

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魯公毀泉臺喪不貳

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以文為多

失道矣緩作主躡傳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

也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夫人

穀梁太公

卷四

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

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

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

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

正也秦伯瑩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

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

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禮大夫為卿介遂與得

副使故兩言冬十月子卒子亦也諸侯在

卒不日故也稱殺諱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

宣公也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直書姜氏之歸

氏有以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

之意也言其一人有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

其禮緩帶者一曰就賢也若並有子則就其

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奉

首弑其君庶其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

故也公子遂如齊迎女不識喪娶者不待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

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喪夫

漢夫人無苛從其曰婦綠姑言之辭也遂

之望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掌者謂夏季孫

三傳殺梁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迎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

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綠姑言之辭

也遂之望由上致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公舍晳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

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是為賂齊也秋邾子

來朝楚子期人侵陳遂侵宋遂繼事也晉趙盾帥

師救陳善救陳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

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其地而後伐鄭疑

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師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

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

獲不病美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今存文辭
殺人達志
者皆

主傳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穿弑也盾

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

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彈觀其辟

九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

而後反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平

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

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

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

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

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

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

也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

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故自

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舉之變

異公羊傳稱改卜者帝牲不吉則引牲而

卜之其帝牲在於滌宮三月於燔者唯具視

其身體無災而已不特養於滌宮不言免牛

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乃者仁平人之辭

也議宣公不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

大穀梁宣公

三傳

主傳

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

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

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

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據其討

不直故云義兵也義兵之道不足故傳云猶

可昔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伐莒義兵也

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秦伯稻卒夏六月

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

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

之婦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

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高

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叔孫得

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

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

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預叔姬歸寧當以婦

來為文高固奉命宣云未聘經總之言來故

大穀梁宣公

三傳

書及爲
非傳。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

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

救而今更侵趙盾元年稱帥師救陳今

直書名而已明是惡敗前事故不與帥師

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

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

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

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蓋有疾而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大夫受命

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復者事

故曰亡乎言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復者事

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卒

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祭于太廟之日

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

卒于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

之也是不卒也遂與宣公不疏則無用見

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王卒者則其卒之

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

喪則去樂卒事言今壬午猶釋萬入去爲猶

者可以已之辭也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萬入去爲萬舞名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內舞

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戊子夫人熊氏薨

宣公妾左氏作嬴氏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鄆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頃熊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已

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已丑之日葬

若未及已丑而却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

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簋筥則人

固兼備矣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

日之辭也日中克葬足乎日故云緩也定十

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

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人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沒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裹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主傳

不義棄宜公

七

十四五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姜由以為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之日也巳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巳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及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若其舉族盡去之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

主傳

不義棄宜公

八

十四五

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饒楚子伐鄭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橫秋地不言及外狄所以異之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言人人所得殺也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制其君臣俱倒上下是以夷為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婦淫納之是制人之上下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失德不葬靈公淫夏姬君于即而怨之殺泄冶楚已討之矣故以申臣子之思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

穀梁公

九 四 二 六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蓋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解其大夫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

傳

穀梁公

十一

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吏。吏也。吏用。公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復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廢踐。案行。其善惡。穀最最好者。稅取之。故田復畝。徐遷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傳稱爲以公之與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慈莊盡取焉。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穀。冬。稼生。稼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米言。穀也。穀。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饑也。劉歆云。此螽。子董仲舒云。蝗上。饑。

也其臣士不能距難甲戌楚子呂

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案齊師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

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八月壬午

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元也。嬰齊，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三傳

穀梁成公

五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三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稱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

三傳

穀梁成公

六

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以國與之，謂舉國為主，總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舉國之辭。鄭伐許，鄭從楚而盟，故狄之。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至展陵，鄭率諸夏而事楚。敗晉于鄆，盟有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微鄭則中國無左衽矣。故狄之。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許未亡，故未葬。自同於正，亦謙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不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去陽位，君之象。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曰：山，象陽位，君之象。不日何也？高者有窮道也。有窮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輦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用輦者曰：所以輓我者，其取道遠矣。

之問行道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有理曰則可速

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

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君親素縞

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

伯尊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輦者曰君親素縞

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

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

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

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據善也

三傳

不穀梁成公

七

績功也據盜也取輦者之功也秋大水冬十一月

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之宮廟號已久矣立者不宜立也取鄭鄭國

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

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

侯如師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辛

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

未可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言日

急辭也辭中促急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

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蓋也

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

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

辭也前已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

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

三傳

不穀梁成公

大

之爾非有司之過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

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

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為三望起爾言

三望明失禮吳伐邾夏五月曹伯來朝不

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公至自會吳入州

來楚地冬大雪雪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雪

也。傳例云月零正也。時零非正也。非正者其時未窮。力未盡。毛澤已竭。不零。則不也。故月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零。九月零。是也。既過此節。秋不書。則冬無為零也。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野無生。稼穡人當死。百姓何休。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不須。靈唯有禱請而已。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為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若曰為之請歸不。晉樂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

穀梁成公

九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來媵。

魯將嫁伯姬于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其所

謂災死也。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傷伯姬。而嫁不得其所。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

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公羊以為魯人氏以為魯人請之。故杞伯來逆。此傳不說歸之所由。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刺已嫁而猶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致女。以在家之道。逆者制出嫁之女也。

微故致女。詳其事。晉伯姬也。晉人來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樂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

樂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道。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焉親者諱。疾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

人臣以叛君為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晉帥眾民叛。於從楚。故變

穀梁成公

九

文書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以見惡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薛氏曰中城者
外也不備政而重險自固不
能衛其民人故曰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諸侯之尊弟

通有賈行則書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

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強也乃者亡乎八之

辭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

鄭齊人來勝勝伯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

如晉冬十月

大教集庚公

三十一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鞮來

聘已丑及卻鞮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

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齊周有入無出其曰出

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言

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

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謂王既書出居于鄭今

下皆有失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使

夷狄敵夷狄不日以再敗狄師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鞮來乞師乞重辭也古

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公

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時實會晉伐非如而

曰如不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夏五月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使若既朝

已使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傳曰閔之也公

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外而死秋七月公

三十一

大教集庚公

三十一

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己未卒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

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冬十月庚寅衛

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上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逆之子

由父疏之也。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罪由父故。癸丑公會

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

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

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急辭也。斷在晉

侯也。明晉之私。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

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

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

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

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賢者伯姬故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大夫山。左氏以為背其族。公羊以為諸華元貶之。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鱸邾人會吳于鍾

離。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殊外夷休。許遷于葉。遷者

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劉向云水者陰之

大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有木。木先寒得雨而水也。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

木者少陽之精。功君大臣之象。水者兵之象。

今冰骨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

害速也。雨而木冰也。雨者木成水。志異也。傳曰根枝

折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孫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

師敗績。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

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晦者是月盡日也。手足偏斷。尚謂之敗。目在首重於

為敗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

人于沙隨。不見公。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

以見公而不見公。議在諸侯也。公至自會。公

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

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

失其國也。歸為善。直言歸而不言其國。謂自

其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歸自楚。故出入不名。見其不失國也。凡諸侯有罪。大出書名。入書名。傳故詳發於此。別之。九

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牢。丘執者不舍

而舍。公所也。今言舍者。以公執者致而不致。在君丘故也。

事謂者
今之君子
又不知
公之自
父里自
晉

王傳

九月秋末
夏正
可知又
藏

公在也。在在若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此

不致之。時行父雖為首所執猶欲猶存公也。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

又言舍之。存意公亦存也存也。知公在若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

出奔齊。禮大夫去君掃其宗廟不絕其祀身

之明有。思義也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棼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

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衛如所講。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于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

鄭也。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何以知公之不

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

鄭也。復會謂冬公會單子等是

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

之盟也。舍已從人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

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

梁以以
正紀事

王傳

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舊三十一夏四月

言可者秋末之不可。四下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

故以是為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

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

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

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

美也非享味也。言一事關則不可祭何

使荀榮來乞師。將伐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

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娶齊

卒于狸廬。魯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

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

申在十一月下也。先君後臣之義也其地

未踰竟也。公羊之意以為臣待君命然後卒

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棼卻至自禍於是起

矣。厲公見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以州

年之間殺四大夫。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故於此發惡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入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地之苑。築不志。此

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已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

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

三傳

穀梁成公

三十五

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

葬我君成公。

三傳

三傳

襄公

穀梁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正也。魚石得罪于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級臣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

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鄭地。秋。楚公子

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三傳

穀梁襄公

一正三六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冬者。十月初也。上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寅。鄭伯賁卒。晉師宋師

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

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備于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入

之。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諡曰

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傳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公與公盟于外地。

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同者。

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

平會也。外平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於會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

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元君之禮。陳君不會。

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故諸侯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

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

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

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釋。

但總言及諸侯之大夫而復別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公羊以為重言及者。為其與袁僑盟也。大夫君在。

私盟故謂之強也。秋。公至自晉。冬。晉荀甞。

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嫫氏薨。成公夫人。婁公葬。母也。姬。杞姓。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姒。公如。

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

往也。外相如不書。為晉事往。故同於內。仲孫左氏謂繒繒于晉。以助已出賦也。仲孫。

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善稻。吳地。左氏作善道。吳謂。

善伊。謂繒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荆狄所號。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敘殊俗。故不言伊緩而善伊。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善稻。吳地。雖從夷號。故重發之。大原晉地。接狄之竟。名曰大夷。恐從狄名。故更發其例。蚡泉魯地。昔從夷俗。但狄人謂蚡泉為天胎。昔不得與夷夷狄同。故亦須發例也。名從主人者。越為於越。左氏云壽夢。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繒以外。

曾夷秋之不若。故序吳下。公至自會。冬。戊辰。內辭也。諸侯是晉成之受。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晉命戊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晉命戊陳。

晉命戊陳。

晉命戊陳。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

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縉

莒是縉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

狄時縉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縉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冬

叔孫豹如邾李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小邾子來朝城費秋李孫宿如衛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士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鬲原如會未見甬侯丙戌卒于操

地未

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往月危月也鄭伯歸晉晉之不足可恃而公往夏葬鄭僖公鄭人侵朝危之道故書月也

蔡獲蔡公子濕

獲者不與之辭侯者所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公子病將帥故獲之

李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以公在晉未及告公大夫為會故云失正也

公至自晉晉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句來聘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

先也死子之先宋人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

氏薨母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戲鄭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

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耻不能終有鄭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三傳

不穀集公

六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

地殊會吳者復夷狄故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遂直遂

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時實吳會諸侯滅傅陽耻以中國之主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

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滅中國自諸侯然而滅心則中中國有善事則并焉如倍四國不復存矣

伐楚是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

汲猶引也鄭伯怒為臣所執歸陳侯致桓

而不書秋此引而致於善事也歸陳侯致桓

之會存中國也楚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三傳

不穀集公

七

晉師伐秦秋晉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子之上蓋驕蹇冬盜殺鄭公

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

下道惡上也鄭伯不能修政刑以致盜殺大夫惡其君以致盜也故云不以

道戊鄭虎牢不稱其人其曰鄭虎牢決鄭

平虎牢也鄭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楚公子貞

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為也古者天子

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晉有二軍今置中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

時也四上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

盟于京城北京城北鄭地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

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盟後伐者則致此言不以後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致謂會在此後也

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邾會于蕭魚蕭魚鄭地公至自會
伐而後會不以公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鄭與魯中與魯之故以會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舊解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會金故云挈國之辭也或以挈為舉亦通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伐國重圍邑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蓋為下事起季孫宿帥師救郕遂入郕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郕不受命而

入郕惡季孫宿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來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郕公羊以郕為郕妻之邑左氏為國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地何休月者刺諸侯委任大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已未衛侯出奔齊衛結怨於民自棄於日以其惡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曹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宋地名名書于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過我故志之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齊地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郕郕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戊寅大夫盟澠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之。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秋公明使人耳。罪在上也。

不穀集本

十 五十三

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同圍齊。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若

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非大而足同焉。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國之

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必為大國所斃

則亦病矣。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也。祝柯齊之諸侯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

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盟。祝柯之盟。盟後伐齊。與曰非也。然則

何為以伐致也。曰與公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晉

其地。取其地。此與盟後伐無異。取邾田自

邾水。以邾水。取也。田之委曲。隨邾水。言取邾

移入邾界。晉隨而有之。今云取邾田。委曲隨邾水

為界之辭。其不日惡盟也。謂執君。季孫宿如

晉。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

死無所加其怒。不伐。殺善之也。善之。則何為

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

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擇命而歸。命

乎。介。除地為壇。於壇。祭。命于介。八月丙

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

公子嘉。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

句于柯。城武城。

句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

澶淵地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

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

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

所以惡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

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人臣無專稱以邑叛之道來奔者

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間丘不言及小大

敵也夏公至自晉秋樂盈出奔楚九月庚戌

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年與二十四

年皆類月日食歷無類食之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句卒夏邾邾我來奔葬杞孝公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光及稱弟言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陳

歸無罪明矣晉樂盈復入于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地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干雅渝言救後次非救也豹本受君命能故先言救而後言次已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違有罪

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見容晉人

殺樂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齊侯不有之以為大夫

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

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會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侯則也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濟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六穀梁集公

古三十七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

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守備諸罪問所以為國致師之意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

六穀梁集公

古三十八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為君則子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日歸見知弑也言歸衍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君衍可歸罪于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

主傳

之何氏說得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稱

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以喜有

弒君之罪而殺則不宜既人以喜有

為大夫而得殺之明以他故甯喜由君弒

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獻公

也書甯喜弒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

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衛

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

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

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

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納納君許以寵賂今反

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

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

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信專之去

合乎春秋何休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適

絕非大義也何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宋濬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

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耻之豹云者恭也

不舉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

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諸侯大夫為恭

主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書月者何休云危公朝夷

之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閔公為

錄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遠之蠻國致

君者殆其往危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行卒閔弒吳子餘祭閔門者也寺

人也不稱名姓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閔

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

狎敵不遷怨賤人非所貴也賈人非所刑也

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仲

孫羯會晉荀瑩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

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

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

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謂侯出大夫大夫能同恤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災危故曰變之正盟。杞子所聘也吳子使札來聘。札所聘也札來聘。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其也。不稱公子其體未同於上國。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則不得。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有大夫。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姑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時

有直言者故。冬仲孫羯如晉。仲尼從史文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書王必上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般之罪。爾非以錄遠罷之聘。夏四月。蔡世子般殺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儀。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

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天王殺其弟佖。夫傳曰。諸侯目不首惡。沉於天子乎。君無怨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佖。夫甚之也。王子瑕奔晉。不出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於故隱而葬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言大夫。惡之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

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不可使父失民於子。謂無民有民。則罪歸於子。書葬。不忍民於子。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救災。更音康。償也。左氏。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以爲不歸宋財。故說。中國不侵。伐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

武楚屈建之力也。
是以連
言之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子太子卒。日正也。巳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叔孫豹

穀梁襄公

幸
九
二
三

會貢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回戍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郭二月取鄆鄆齊邑言取者叛戾不服公羊曰不聽也何休云不聽者叛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其弟二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六

月丁巳邾子華卒。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

從主人嘉五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

吳展第躡年不稱爵者不爲內叔弓帥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

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境界鄆魯
 莒接竟故帥師長巴公羊以爲與
 莒故以師正其界奔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
 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

其大夫公孫黑來。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亡平人之

耻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凡四如晉季氏訴

至河有疾而反以般耻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呼置與此。

傳互文以見義。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

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見宿之所爲季孫宿以七年卒十一年譜

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人

雨雹北燕伯款出奔。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爲雹上氏作雨電夏楚子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頤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楚

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疆敵。內外之害重故

謹而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

也。慶封封乎吳鍾離。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

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

也。據已絕為齊封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

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

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

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

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

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

討雖死。不厭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九月取緡。襄六年。言人滅緡。今又云取者。使

其實非滅故。今魯得取之。不云滅而言取者。諱故以易言之。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

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公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

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言

向內也。

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

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秋七月

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貫泉。貫泉

地。狄人謂貫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公秦

伯卒。左氏以為同盟則名。同盟而不名。皆從

未同盟故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

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遂罷師。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

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

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平者善事也

已而為之。是亂道也。故釋三月。公如楚。叔孫

婁如齊。蒞盟。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

外之前定之辭。謂之蒞。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在元

年。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

以爲長門旗旄旗之名轅門以葛覆簷以爲

兵兵卷一 七殺無辜之臣故實是楚子而言

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許復見也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

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秋仲孫纘如齊冬築

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

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

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

公成卒

三傳

六穀案昭公

壬子

壬子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為名

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

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楚公子

去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也胡女大蒐于比蒲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祿祥秋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九月己亥葬我

小君齊歸齊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子也

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平志所以惡楚

子也一事注平志所以惡楚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

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望燕

伯也公子遂以去公子為望燕伯以書名為

不可名而以臣名晉者故須去公子乃為望燕

不待去燕伯則為望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

氏不使遂乎晉也不言意如而云氏者五月

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虎秋七月冬十月

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曰晉

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

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

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

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

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傳例曰歸

歸次之然則弑君不得歸一事弑一事也而

言歸比不弑之一驗也

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歸弒其事各異自別宜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此不日比不弒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之辭言之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試四驗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殺君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戊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嫌也。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春秋不以嫌伐嫌不以亂治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為君之嫌比歸稱公子今棄疾殺之亦云公子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異于無知祝吁之類也此亦不稱君求踰年之主例不得稱君稱公子則異于祝吁之類若成棄疾之罪亦應稱君故范決其不言弒其君也春秋不以嫌伐嫌者謂比歸而遇弒則無嫌棄疾之意亦以比欲為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為嫌棄疾殺比而自立亦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以嫌伐嫌故也若以嫌伐嫌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由不以嫌伐嫌故存棄疾之氏耳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事

者主殺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再如晉不得公故不肯與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善其會盟固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大毛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此盟之功也故於其歸追述前

盟諸侯之意以美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無臣然且道弒君不葬如無臣子滅國不葬如無臣子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成諸侯與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

首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皆無大夫也。皆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皆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別小爾皆已姓東夷本微國小國無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

三傳

六穀集昭公

手 四二五

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大夫與情無疑二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祭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聞也夏蔡朝吳出奔鄭夫大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我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我蠻子非中國故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辛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于蒼龍之體幸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不獨加大火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

三傳

六穀集昭公

三 三六五

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六月邾人入郕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責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止自責曰我與夫弑者不位於哭泣歆飭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

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已如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日

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夢者專乎夢也。官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

不穀梁昭公

三十三

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

以善之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

毋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諸侯之尊弟兄不

衛公子而目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然

則何為不為君也。嫡兄宜曰有天疾者不得

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

之基楚謂之蹶衛謂之輒。基連併也蹶交輒

如絆繫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

一月辛卯祭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

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

也。言不作亂作亂不得言叛言叛非作亂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蔡侯東出奔

楚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

焉。楚子庚誘蔡侯殺之於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

也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蔡侯大惡莫大

不穀梁昭公

三十四

焉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大蒐

于昌間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

事也。在夏之末承秋之初尚可以蒐承春之首不可之甚夏四月乙丑

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亂

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于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王

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猛非正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其

曰卒。失嫌也。故歸之。晉國以王為國若言齊

晉。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

蔡侯東國卒于楚。以罪出奔。又奔。蔡國故不葬。秋七月。莒

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

于雞南。雞南。楚地。胡子髡。沈子盈滅。國雖在。君獲死曰滅。

三傳

六殺梁昭公

三言

陳夏齏。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

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獲陳夏齏。獲者非與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

之辭也。賢夏齏。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上下之稱也。君死曰

曰獲。君臣之稱。天王居于狄泉。狄泉。周地。始王也。

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

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尹氏

王者以天下為家。故居于狄泉。稱王。尹氏

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若但言尹氏

怪不直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立朝則嫌朝而言王。王

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

八月乙未地震。公如晉。至

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

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

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

臣于廟。則直名而巳。所謂君前臣名。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

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

三傳

六殺梁昭公

三言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一有一亡

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不渡。清非中。鸛鵒

穴者而曰巢。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或曰增

之也。其實不巢也。或說非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九月乙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孫之為言猶孫也。諱

奔也。次止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公之葬也
為訖諫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 十有二月癸亥取
鄆取鄆以居公 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
之故易言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鄆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
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唁公居于野井
于鄆者公在外也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 至自齊道義
不外公也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崇君之道 夏公圍成孟氏

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其大事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
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
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
周周有入無出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遠矣非也范甯曰請不但責尹氏三人
之奔楚遠矣非也蓋遠責諸侯問楚不誅于朝
而使之奔楚諸侯之罪大矣故曰奔直奔也
謂諸侯後迫逐賊任其奔而無所忌憚也楚
子朝之見於奔直奔也
周為晉國也奔直奔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

外也夏四月吳弑其君僚遂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
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邾界
其並來奔卒邾快又至三族之人俱以晉為
主邾魯鄭國而聚其地進悉書之以示義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不得入于晉 公在外也夏四月丙戌鄭伯
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
侯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野井齊地今來唁公于鄆解是魯
地魯地而言唁言不得入于魯也 公如晉次
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
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
也言叔倪欲弑公無病而死此皆天
命使魯無仇而南宮公之出非我罪 秋七月
冬十月鄭厲公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
不相得則惡太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
重負非但季氏之罪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子公

故也。中國猶國中。也。郭是魯地。不存公。乾侯

重還遂卒于外。故傳以夏六月庚辰晉侯去

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標于適歷。晉地夏四丁巳薛伯穀卒。晉侯

使荀標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

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知黑肱何也。別乎

知也。肱以濫邑封黑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

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黑肱不繫知黑

罪輕故言來奔不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言叛罪自顯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鬬夏。吳伐

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

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

之在者惟祭與號。謂郊上帝故諸侯之大

夫相帥以城之。此豈父正也。十有二月己未

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

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其大夫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

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

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

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

也。謂昭公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

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先君無正終。則

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

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祭

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

兩觀下使若兩觀始先言雉門尊尊也秋楚

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有舊

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

之何也謂更廣大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改舊雖不合正修飾美好之毫差可以雉門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定立三年始

其纓不受其朝公懼而反故危錄之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

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三傳

不殺侯宋公

聖一列千九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晉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

于皐鼬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公長憚楚疑於使之故復者更謀也楚當時

困削弱矣諸侯使之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

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復楚不敢深

入浸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杞伯

成卒于會六日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

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卷地此不卒而卒者賢

之也震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

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

諸侯主所以為賢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

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

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

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

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

父誅于楚也拔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

三傳

不殺侯宋公

聖三三三

之甚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讎於國為是

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

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讐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

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

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

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

蔡非有罪起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

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

也。孫實救大也。英狄漸進。未同於中國。故不言救。楚囊瓦出

奔鄭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

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

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

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

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

賢也。以穀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楚勝而奮。楚敗而奮。

天穀梁定公

昭三三三

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也。何以

謂之吳也。據戰。稱王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

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

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

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

狄道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蔡侯比年在楚。又為楚所伐。餓故諸侯歸之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

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

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魯也。義邇也。言此是邇之事。於故不足具列諸侯於

越八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逐昭而日卒者。明定

之得立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

與。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

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

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三家修張。故公懼而修內城。或

天穀梁定公

昭三三三

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

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必

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

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

齊。未傳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意

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

伯露卒。夏，齊國夏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貴復正也。文公逆祀，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始封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也。亡失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墓卒得寶玉

大弓杜預曰：引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其為樂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

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羞也。大寶陪臣專之，甚而不目其地，夫以千乘之國而受辱於陪臣，雖得為榮，書地則恥。

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六月

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

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

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

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平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司馬主齊侯，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

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

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

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帥師圍

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未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蕭宋地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宜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猶取也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

大穀梁定公

單入方六

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耻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于齊也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固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趙鞅自入也不從帥入者亦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非實叛故下之歸明之非叛而書叛言

叛非真叛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薛弑其君比

大穀梁定公

單入方六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膳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以著名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衛世子蒯聃出奔宋衛公孟曰貴復正也

三傳
運出奔鄭。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
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

最大故天災最甚。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

也。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

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秋七月壬申。弋

氏卒。妾辭也。不言夫。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

三傳
穀梁定公

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邾勝魯之屬。國近則來奔。

喪遠則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

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

午。日下。穆乃克葬。穆易也。下乃急辭也。不足。

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公。左氏作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隨父不見者。衰微也。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鼯鼠食郊牛

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

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於

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

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道不盡故致天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

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

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後皆非郊月。然則議是春事也。如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秋末承春。其過差多。亦以承春遠近為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

三傳
穀梁哀公

宜用者也。在城十郊三卜。禮也。以十二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未吉之道三。四卜。非禮也。三十一一年。襄五

故曰禮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

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全曰牲。傷曰牛。未牲

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

杜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

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禮

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

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官名之爲上卜之不

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緊而待六月上甲

始庀牲然後左右之此其也待其後牲然後

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校管

缺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

右時監門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

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

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

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待正月然

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也

至郊時然後言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

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

禮用之日已通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

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

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常事我以

十二月下辛下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

下辛下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下

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

必用上辛者取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

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取東田邾東未

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邾沂皆水名邾

則知其祭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季孫不得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

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

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

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

尊王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

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葬蒯聵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

大夫公子驪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

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

子不有父也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

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

本君臣也
而以盜殺
以上下道

三傳

道也其義
不君也本
試也而以
自卒而死
是以盜殺
中國道也

衛則為大夫屬于師子圖父者夏四月甲午
謂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

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

卑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李孫斯

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稱師師有難宋樂髡師師

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

公孫獵于吳稱人以放有罪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稱盜以弑君

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

六穀梁公

三傳

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

道道也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

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弑道道也春秋

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二年冬盜殺非

所取而取之謂之盜陽貨取實辟中國之正

道以襲利謂之盜殺蔡侯蔡公孫展出奔吳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

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

郭六月辛丑亳社災服都亳社者亳之社也

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社於廟

三傳

六穀梁公

三傳

之外以為屏蔽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取其不得通天也

緣有屋故言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

有二月葬蔡昭公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

人雖討訖葬滕頃公葬使若弑者實盜微賤小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

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

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相秋七月

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

君荼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

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

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

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

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陽生

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陽生篡國故不

荼謂書陳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

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

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

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即天王狩于河陽天王出居于

鄭有臨一國之言焉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

竟也有臨一家之言焉家謂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代我

夏齊人取譚及闚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

子益來益齊之甥是為賂齊前年伐邾以邾

也畏齊故賂之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

故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秋七月冬十有二

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譚及闚歸邾子以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取易辭也以師而易之鄭病矣以師

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夏楚人

矣宋由君不任其才故為鄭國病患夏楚人

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二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

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公會夷狄

也傳曰不致則無以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

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

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

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文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

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

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

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丘之田出馬

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甲辰

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

人何也諱取同姓也公會吳于婁皇秋公會

衛侯宋皇瑗于鄭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

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子達帥師取宋師于島取易辭

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公會
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
子矣進遂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欲

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
請著衣冠玄端而相襲其藉千成周藉謂以尊天王吳

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
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言其吳

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
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知不

冠有差第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
公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盜殺陳夏區

夫傳例曰微殺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諸獲皆不與
言此麟自為孔子有王者之德而來應之
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必使魯引取之
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史記而修狩地不
春秋孔子修春秋乃獲麟之驗也

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過也
通猶如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
有也之也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三傳

穀梁傳終

孝經凡例

一不立經傳不分章第止列先後次序爲一

十五條以復孔曾之舊

一第一條古文今文分六七章今合爲一從

宋元二大儒所定

一第二條以後俱照首一條爲次序易有序

卦說卦亦或記撰者意也俱從朱子以正

秦漢以後之訛

目錄

孝經

第一條 統論孝

第二條 論至德

第三條 論要道

第四條 論以順天下

第五條 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第六條 論德之本

第七條 論教之所由生

第八條 論始於事親

第九條 論中於事君

第十條 論終於立身

第十一條 論天子之孝

第十二條 論諸侯卿大夫之孝

第十三條 論士庶人之孝

第十四條 發未盡之意

第十五條 發未盡之意

孝經

十三經解 孝經 第九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

孝經

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經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孝經

卷三

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

孝經

卷三

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長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孝經

卷之五

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安得為孝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

孝經

卷之六

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終

十一

郭璞註

釋言第二

釋訓第三

釋親第四

釋詁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倣落權輿始也尚書曰三

詩曰今終有倣又曰倣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

又曰胡不承權輿胎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

皆義之常行者耳此所以釋林丞天帝皇王后

辟公侯君也詩曰有王有林又曰文弘廓宏溥

介純夏慙厖墳塤不奔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訐

字穹壬路潘甫景廢壯冢簡劉取旺將業席大

也詩曰我受命薄祿又曰亂如此慙為下國駿

厖湯孫奏假王公伊濯討謨定命有王有林

衣之席兮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為大也劉義

未開尸子曰此皆大慙厖有也詩曰遂慙大東

有十餘名而同一實

迄臻極到起來乎格戾懷摧詹至也齊楚之

懷宋曰屈詩曰先祖于摧又曰如適之嫁徂逝

六日不詹詹摧皆楚語方言云

往也方言云自家而出謂賚貢錫昇予貺賜也

與也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御不若詩曰永

省糾發未詳其舒業順叙也皆謂舒業順叙

也四者又怡懌悅欣衍喜愉豫愷康熉較樂也

詩悅懌愉釋賓協服也皆謂喜適遵率循由從

自也從也適遵率循也三者又靖佳道圖詢度

咨諏究如慮謀猷肇基訪謀也國語曰詢于八

于闕天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典釋法

則刑範矩庸恒律夏職秩常也詩書餘皆謂義

耳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

矩辜辟戾學也皆刑黃髮觀齒鮐背耆老壽也

背髮髮落黃生黃者齒齒齒墮更生細者鮐

乎重展謀誠亮詢信也方言曰荆吳淮內之

皆見詩展謀允慎會誠也轉相訓也詩謔浪

笑敖戲謔也謂調戲粵于爰曰也書曰土爰稼

在天王爰粵于也轉相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左

仇偶妃匹會合也皆謂對仇讎敵妃知儀匹也

詩云君子好仇樂于之無知實維我儀國語亦

云丹朱憑身以儀之皆謂相妃嬈也紹胤嗣續纂綏

妃合會對也當對妃嬈也紹胤嗣續纂綏

紹胤嗣續纂綏

紹胤嗣續纂綏

續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續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
謚顯顯密寧靜也義餘皆見詩傳謚顯顯密寧靜也義餘皆見詩傳
墜標落也耳淫沈落也墜標落也耳淫沈落也
珍祈請謁訊誥告也日吟吟於鬼神珍祈請謁訊誥告也日吟吟於鬼神
邊闊遠也書曰邊矣邊闊遠也書曰邊矣
虧壞圯堦毀也書曰方命虧壞圯堦毀也書曰方命
順薦劉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順薦劉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
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尸采也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尸采也
官也官地官也官地

喬嵩崇高也師叔楚之崇也喬嵩崇高也師叔楚之崇也
奢果毅尅捷功有堪勝也勝也左傳曰殺敵爲奢果毅尅捷功有堪勝也勝也左傳曰殺敵爲
果有即尅耳書勝肩戡劉殺克也羊傳曰克之果有即尅耳書勝肩戡劉殺克也羊傳曰克之
之也劉猶斬刺殺也之也劉猶斬刺殺也
刺之者何豐臺蠱沒孟敦最劄茂劄劄也刺之者何豐臺蠱沒孟敦最劄茂劄劄也
殺之也豐臺蠱沒孟敦最劄茂劄劄也殺之也豐臺蠱沒孟敦最劄茂劄劄也
言云周鄭之問相勸勉爲勸劄孟未聞驚務言云周鄭之問相勸勉爲勸劄孟未聞驚務
昏督強也日不昏作勞皆自勉強書昏督強也日不昏作勞皆自勉強書
身甫余言我也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身甫余言我也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

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吟朕余躬身也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吟朕余躬身也
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朕余躬身也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朕余躬身也
身台朕胥鼻卜陽予也予也卜卦皆賜與也身台朕胥鼻卜陽予也予也卜卦皆賜與也
云賜如之何今巴賁延誘薦餞晉實盡進也禮云賜如之何今巴賁延誘薦餞晉實盡進也禮
之蓋臣易曰晉進也寅未詳之蓋臣易曰晉進也寅未詳
詩禮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詩禮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
勸也勸謂亮介尚右也勸也勸謂亮介尚右也
相訓以緝熙烈顯昭皓頔光也詩曰學有緝熙相訓以緝熙烈顯昭皓頔光也詩曰學有緝熙
盡其義劫鞏堅篤堅虔膠固也盡其義劫鞏堅篤堅虔膠固也
有烈劫鞏堅篤堅虔膠固也有烈劫鞏堅篤堅虔膠固也
亦牢固之意晴孰誰也亦牢固之意晴孰誰也

穆穆休嘉珍棉懿鏤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穆穆休嘉珍棉懿鏤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
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
也相和也相和
也隨從也隨從
也擊鐵拔殄盡也也擊鐵拔殄盡也
蕪茂豐也苞蕪繁蕪蕪茂豐也苞蕪繁蕪
也禮記曰秋之言也禮記曰秋之言
也日其聚人衆也也日其聚人衆也
仲山甫寔駿肅亟遠速也詩曰不寔故也仲山甫寔駿肅亟遠速也詩曰不寔故也

阮阮滕徵隍漵虛也望谿壑也阮阮謂阮壑也
之言空也皆謂丘墟耳滕微未詳黎庶烝多醜師旅衆也詩曰薄言觀者又曰受流差
洋觀泉衆那多也詩曰薄言觀者又曰受流差
東擇也皆選擇見詩戰慄震驚竦恐懼懼也詩曰不憚懼也
痛瘡也頽玄黃劬勞咎賴癰瘡疥病也雅稱
癰疽痒疵斑閔逐疫痲瘋非癰瘖瘕瘕病也
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爲之馬病失其義也
詩曰生我劬勞書曰智藏瘠在相親辱亦可耻病也
今江東呼病曰瘥東齊曰瘥禮記曰親癘色容不盛
戮逐未詳餘皆見詩恙寫惺肝繇慘恤罹憂也
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烏有憂者思散寫也詩曰悠

河北人語亦然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也
 未詳饑乞也謂相摩近治肆古故也治未詳肆肆故今也肆既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而皆見詩
 重祐篤罔仍胝痺竺腹厚也頻仍胝痺益胝輔皆皆見詩書載謨食詐僞也
 載謨食詐僞也戴者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詩
 飲載行訛言也詩曰慎爾出語飲者道道亦言也周禮曰作盟詛之載今江東
 通謂語爲行世以妖言爲訛爲相遘逢遇也謂相遘逢遇也復
 顯昭明見也遘逢遇見也行而相顯昭覲覲相覲也皆謂蔡
 書曰劉我周王監瞻臨位頻相覲也覲也鞠

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皆謂享孝也享祀珍享
獻也珍物宜獻穀梁傳縱縮亂也縱放亂也探
寡俘取也書曰俘厥寶王篡者徂在存也徂在存也
詰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以故為今此皆在存者
士察也書曰在存者烈於餘也晉衛
之問曰烈於迎也公羊傳曰元良首也左傳
人曰先軫之鵬擊臻也皆為臻也至也故虞揚
元良未聞乃虞載祔祀祖也祖廟祔祀廟主
即尼也即猶今也尼者近也尼定也止亦定也
通幾通也近也受安坐也而後傳命貉綰
也給者繩也謂牽縛貉嘆安定也見詩伊
維也維也伊維侯也詩曰侯在時寔是也
何是來也卒飲假輟已也未詳求曾在卒就
終也詩曰先公爾爾矣成崩薨無祿卒徂落
殂死也古者死曰殂落耳故尚
釋言
殷齊中也書曰以殷仲春釋斯謫離也齊陳曰
詩謬興起也禮記曰還復返也宣狗徧也皆同

駟遠傳也皆轉車驛蒙荒奄也奄奄覆也告謁
請也皆求肅雍聲也詩曰肅雍格懷夾也書曰格
詩見吟底致也皆見傳悌怙恃也今江東呼母律
通述也皆敘述也俞會然也禮記曰男唯女俞
豫臚叙也皆陳庶幾尚也詩曰不觀指示也國
之且觀若惠順也詩曰惠教撫傲也禮記曰無
也幼鞠稚也書曰不逸魯過也書曰汝則
休矣也疾止也疾齊壯也壯壯事謂速疾
急也皆急買買市也詩曰抱匪陋隱也禮記曰
書曰楊遏遠速也東齊曰遏比征邁行也詩
王于出征圯敗覆也謂毀荐原再也易曰水存
過亦行圯敗覆也謂毀荐原再也易曰水存
憂為撫救撫也撫愛撫也腫脉瘠也齊人謂瘠
枕頰充也皆充屢腫也親腫者亦數靡周無
也爽差也爽忒也皆謂用心差但貳也耳次為
刺剪齊也刀為剪刀剪饋餽給也今呼饕餮
膳將送也左傳曰以膳秦穆作造為也饕餮
也問相呼食為饕鞫究窮也皆窮蓋油於鹹苦
也地也可干流求也詩曰左流車

也覃延也謂延 佻偷也謂苟 潛深也謂深
測也測亦水深 翰生也詩曰穀 茹虞度也皆謂度 試式用也見詩 誥誓謹也皆謂謹 遂疆也皆謂疆 禦園禁也禁室 塞也謂塞 黻彰也黻彰如斧 鷹身親也謂躬 愷悌發也發齊子 髻士官也取俊士 峻農夫也今之畜 蓋割裂也蓋未 豈夫載也皆 未詳亦謂 諉累也以事相 漠察清也皆清 庇庶廕也今俗語 穀履祿也詩曰福履
禮也禮可以 隱占也隱 逆迎也逆 憚會也發語
詩增益也今江東 宴貧也謂貧 夢隱也謂隱 優

明朗也獸圖也 猷圖也神祇 猷若也謂曰
僂舉也謂曰 稱好也亦為 坎律銓也坎
所以銓量輕重皆 矢誓也相約 舫舟也並 沫游也水底 迨及也東齊 冥幼也冥稚 降下也
傭均也齊強 暴也強暴 寃肆也寃 肆力也
肆極依戴也 依戴也詩曰戴 溼幽也幽 蹇屬也所以
屬烘燎也謂燒 堪娃也今之三 陪朝也陪
康苛也謂苛 樊藩也謂藩 賦量也賦稅 稂糧也稂
也今江東 庶侈也庶者 庶幸也庶 筑拾
也謂拾 樊駟也今江東 集會也集 舫泝也
水中洵均也 洵均也謂均 洵龕也詳 逮還也今
杏是則也是事 可畫形也畫者 賑富也賑
有局分也謂分 憐怒也詩曰 僂聲也謂
葵揆也詩曰 揆度也度 逮及也逮 怒飢也怒
珍重也謂厚 獵虐也獵 土田也別 戍遏也
也戍守 所以獵 人也謂人 硃輩也硃 棄忘也
蹏閑也蹏 謀心也謀 獻聖也獻 振古也振

俵俵服也謂戴峨祭也謂執圭鍾樂也鍾
 穰穰福也言饒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世世昌
 窮顯顯印印君之德也道君人者丁丁嚶嚶相
 切直也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謹謹翼翼臣盡
 力也梧桐茂賢士衆雍雍喈喈民協服也鳳凰
 鳴和百姓頌歌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役不均小
 憂歎切憂歎切宴宴粲粲尼居息也盛飾宴安哀哀悽
 悽懷報德也悲苦征役條條嘒嘒罹禍毒也悼
 道穢塞美輝思所生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傷見
 傷已失所遭傷已失所遭
 根士根士皐皐琇琇素食也識無功德懼懼惴惴
 憂無告也賢者憂懼憲憲洩洩制法則也佐典
 設教設教謔謔謔謔崇謔也樂禍助虐翕翕訛訛
 莫供職也賢者陵替速速感感惟速鞠
 也賤人專祿國侵削抑抑密也威儀秩秩清也
 也賤人專祿國侵削抑抑密也威儀秩秩清也
 清音清音粵粵掣曳也謂牽朔朔方也謂幽不俟不
 來也不可待是不遁不蹟也言不循不徹不道
 也徹亦不復來勿念勿忘也勿念萎萎忘也義見伯兮
 道也道也勿念勿忘也勿念萎萎忘也義見伯兮
 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饌酒食也猶今云饌饌
 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饌酒食也猶今云饌饌

述舞號零也零之祭舞者暨不及也公羊傳曰
 暨不得已暨不吁嗟而請雨暨不及也及我欲之
 得已是不及暨不遜也不謙遜也如切如磋
 道學也骨象須切磋而為器如琢如磨自脩也
 王石之被雕磨猶人自脩飾瑟兮僾兮恂慄也瑟瑟
 兮威儀也貌光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文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既微且廋廋
 為微腫足為廋廋脚腫是刈是穫穫獲耒耜之也耒耜
 為微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敏拇也拇張仲孝
 父周宣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有客宿宿
 言再宿也言再宿也信言四宿也再宿為信
 美女為媛好媛美士為彥彥其虛其徐威
 儀容止也雅之貌猗猗嗟名兮目上為名眉服式
 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之子者是子也斥
 徒御不驚驚者也言至禮禮肉袒也見禮
 暴虎徒搏也空手馮河徒涉也無所遠條口柔
 也遠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威施面柔也
 人常威之疾不能俯而柔之夸毗體柔也屈已卑
 順人婆娑舞也之容擗拊心也謂推矜憐撫掩
 也順人婆娑舞也之容擗拊心也謂推矜憐撫掩

之也謂慰問也絨羔裘之絳也經師羔裘之皮也毳毼謂之帳今江東亦謂之帳張証也無或謂張為幻勾誰昔也誰發不辰不時也凡曲者為罍毛詩傳曰罍曲也鬼之為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釋親

宗族父為考母為妣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祖考之仲子者何謂之母也答謂篇曰考妣延年書曰

父之妣為王母尊加王者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妣為曾祖母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高者言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母從祖而別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世有為嫡者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父之從父舅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

非死生之異兄弟為姊妹為娣即足此例也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尊加王者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妣為曾祖母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高者言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母從祖而別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世有為嫡者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父之從父舅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

釋親

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同姓之親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舅弟從父舅弟子之子為孫孫猶曾孫曾猶曾孫之子為玄孫玄者言親玄孫之子為來孫言有往來孫之子為舅孫舅後也不富之舅孫之子為仍孫仍亦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父之從父姊妹祖姑父之從父祖姑父之從父祖舅弟之母為族祖母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父之從父舅弟之妻為從祖母父之從祖舅弟之妻為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為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為族曾王母父之妻為庶母祖王父也舅兄也今江東人通言舅母黨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母之王考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異姓外母之舅弟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從舅母之

姊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舅弟其太
子為從母姊妹

妻黨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謂我舅者然則亦宜呼婿為甥也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爾雅

爾雅

今謂之女
姊妹是也
子之妻為婦長婦為嫡婦教婦為庶
婦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
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
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壻相謂為亞詩曰亞
壻今江東人呼壻為僚壻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
弟古者皆謂婚壻為兄弟壻婦也書曰壻謂我舅者吾謂
之甥也

爾雅卷上

爾雅卷中

釋宮第五

釋宮第五

釋器第六

釋天第八

釋地第九

釋山第十一

釋水第十二

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皆所以通古今之異牖戶

之間謂之扆

扆東戶西也禮云斧扆其內謂之

家

義出於此東西牆謂之序

爾雅中

之奧

室中隱西北隅謂之屋漏

東北隅謂之宦

宦見禮東南隅謂之次

門上

樞謂之根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爾雅中

之臺

四方有木者謂之榭

突戶

持棟植突戶謂之梁

謂之樑

樑謂之樑

謂之樑

連謂之綫

兩階間謂之鄉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謂之闕

傳說道一達謂之道路長二達謂之岐旁岐道

也三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鄉數道四達

謂之衢四出五達謂之康史記所謂六達謂之

左傳曰得慶氏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

北海劇縣八達謂之崇期四出九達謂之達四

有旁通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

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皆人

走之處因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石杠謂

之名云隄謂之梁水者為梁見詩傳石杠謂

之倚梁石水中以為渡約也孟子曰室有東

西廂曰廟前室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但無室

曰榭榭即今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長

釋器

木豆謂之豆豆禮竹豆謂之簋禮器瓦豆謂之

登即膏也蓋謂之缶盆甌謂之瓠瓠小甕長

康蘇謂之甌寶康也買証曰斲斷謂之定斲

謂之錯錯也斛謂之鑊鑊皆古綴綴謂之九戢九

戢魚罔也今之百索是亦謂綴綴婦之笄謂之

留毛詩傳曰留曲梁巢謂之汕今之簪謂之罩

也謂以薄為魚笄

捕魚籠也參謂之參今之作參者參積柴木於水中

捕取鳥鳥謂之羅羅謂之羅兔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罝謂之罝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

之柳皆五音之別大瑟謂之麗長八尺一寸廣

七大琴謂之離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

五大鼓謂之鼓鼓長八尺小者謂之應詩曰應鼓

大磬謂之磬磬形似琴瑟以玉石為之大笙謂之巢列管

管端太者小者謂之和十三簧者卿射記曰大

箎謂之沂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廣三寸

二寸廣雅大埴謂之埴埴埴土為之吹之小者尺

孔小者大鐘謂之鏞鏞鏞書曰鏞以銅為之其中謂之

剝小者謂之機大蕭謂之言長尺四寸小者

謂之筨十六管長尺二大管謂之簫管長尺二

有底賈氏其中謂之簞簞簞者謂之簞

為如簞六孔其中謂之簞簞簞者謂之簞

之產簞如笛三孔而短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

約徒鼓瑟謂之步獨作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

謠詩云我徒擊鼓謂之罍詩云或徒鼓鐘謂之

修徒鼓磬謂之蹇未見義所以鼓祝謂之止如

沐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所以鼓

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所以鼓

敵謂之簠敵如伏虎背上有一十七鈕大鼓

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麻者音觀而長也和樂謂

之節

四時釋天蒼蒼蒼天也天形穹隆其色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蒼蒼蒼天

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
 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閼茂在亥曰
 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
 曰歲取歲星商曰祀取四時周日年取禾唐虞
 曰載取物終
 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
 圉在戊曰厲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
 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名正月為陬離騷云攝提二月為如三月為

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
 月為壯九月為玄國語云至於十月為陽純陰
 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皆月之別
 至此其事義皆所未
 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風雨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詩云
 習習北風謂之涼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詩云
 谷風其涼泰風焚輪謂之積風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風風從
 有隙泰風風與火為庀庀庀貌迴風為飄旋風也日出而風
 為暴詩云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為霾詩曰終風且霾陰而風為

晴詩曰終風且晴天氣下地不應曰霽言蒙地氣上天
 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言晦蟬蛩謂之雲蟬蛩虹
 也俗名為美人虹蛩為擊貳蛩蛩也見離騷
 子今曰為蔽雲即暈氣五疾雷為霆雷之疾
 露雨寬為霄雪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寬暴
 雨謂之凍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離騷云
 凍之東左傳曰天淫謂之霖淫謂之霖雨自三日霖謂之霖今南
 呼雨止為霖音霖

星名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天根氐也角
 下繫於辰若天駟房也龍為天駟故房大辰房
 木之有根辰星明者以為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
 心尾也辰星明者以為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
 候主焉析木謂之津津即漢箕斗之問漢津也
 箕龍尾斗南斗星紀斗奎牛也奎牛斗者日月
 天漢之津梁星紀斗奎牛也星紀斗奎牛也五星之所終始
 故謂之玄枵虛也枵之在正北耗亦虛意顓頊之
 虛虛也位在北方比陸虛也虛星之管室謂之
 定定正也作宮室皆姬胄之口管室東壁也室
 東壁星四方降婁奎婁也婁為溝瀆大梁昴也
 似口因名云

西陸昂也別名旄頭濁謂之畢掩兔之畢或

形以味謂之柳味朱鳥柳鵲火也鵲鳥名火

極謂之北辰北極天之何鼓謂之奎今荆楚

牛星為櫓鼓明星謂之启太白星也晨見東

方為彗星為櫓槍亦謂之李言其奎星為狗

祭名春祭曰祠祠言食夏祭曰祔祔言秋祭曰嘗

穀新冬祭曰蒸進品祭天曰燔柴既祭積

曰瘞瘞祭埋祭山曰瘞縣或瘞或縣置之於

吉王祭川曰浮沈或浮或沉祭星曰布布散祭

祭風曰磔今俗當天道中磔狗是禪是禡禡師祭也

帝禡於所征之地既伯既禡馬祭也伯祭馬祖

力必先禘大祭也五年一繹又祭也繹之明日

周曰繹春秋經曰商曰彤書曰高夏曰復昨見

講武春獵為蒐搜索取夏獵為苗苗苗除害秋獵

為獮順殺冬獵為狩無所擇宵田為獮管管子

獮畢弋今江東亦呼獮為獮音火田為狩放火

連或曰即今夜獵載獮照也火田為狩燒草

獵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戎醜大祭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有事乎杜而後出謂之宜有事於也

宜乎振旅闐闐振旅整衆闐闐出為治兵尚威武

也幼賤在前入為振旅及尊卑也尊老在前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纁帛纁帛絳也素陸

龍于繆繆白龍於練旒九練旒練也以組組用綦組

維以縷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緇廣

充幅長尋曰旒長八尺繼旒曰旒旒者義見

詩注旌首曰旌今載旌於竿頭如有鈴曰旌於竿

龍於旌錯革鳥曰旗此謂合羽皮毛置之竿

因章曰旂以帛練為旂因其文章不

釋地

九州兩河閒曰冀州自東河河南曰豫州自南

河西北曰雒州自西河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

江南曰揚州自江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濟

東曰徐州自海燕曰幽州自易水齊曰營州

自營東至海

此蓋殷制

十數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晉有大陸今鉅

廣河澤是也秦有楊陴今在扶風宋有孟諸今在梁
 縣東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吳越之閒有
 具區今吳縣南太湖齊有海隅海濱燕有昭余
 和今太原邬陵縣即有圃田今陽中牟縣周
 有焦護縣中是也
 八陵東陵隄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
 陵西隄鴈門是也即鴈門陵莫大於加陵今在
 開梁莫大於渙梁梁水名墳莫大於河墳防
 九府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醫無
 名今在遼東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
 山名今在山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
 犀牛皮角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黃金
 象牙骨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
 屬之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
 縣東北珠如今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
 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北方之美
 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東北之美者
 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中有岱岳與其
 五穀魚鹽生焉言一山有

五方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
 狀似牛鰈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南
 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為王餘魚
 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鸛鵒青赤
 色一目一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岨虛比
 相得乃飛邛邛岨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岨虛負而走
 其名謂之壓鼠前而免後趨則頻走則顛然則
 邛邛岨虛亦宜鼠後而免前趨則頻走則顛然則
 故須壓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
 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
 俗名之為壓鼠音厥而迭食
 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
 臂一腳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
 釋地
 中有枳首蛇焉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
 頭蛇為越王約髮亦名琴結此
 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野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
 謂之林林外謂之垆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
 下淫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
 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可種穀
 陂者曰阪陂阪不平下者曰淫公羊傳曰淫
 初耕地反二歲曰新田詩曰千三歲曰畚易曰不
 草為苗四歲曰新田彼新田三歲曰畚易曰不
 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鈺北

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北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北七戎在西北八狄在西南六蠻在東南 北戴斗極爲空桐戴東至日所出爲太平 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地也 太平之人仁丹亢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釋丘

丘一成爲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

南華中

釋地

十五

再成爲陶丘今濟陰定陶 再成銳上爲鼫丘鼫者三成爲崐崘丘故以名云 如蔡者蔡丘車蔡也或云蔡謂稍田勝坪 如階者階丘水中小 水潦所止泥丘頂上汚 方丘胡丘形四 絕高爲之京人力 非人爲之丘然地自 水潦所埒丘埒水繞環之 上正章丘頂澤中 有丘都丘澤中 當途梧丘途途 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爲道 途出其前戴丘道 南途出其後昌丘道出 北水出其前消丘水出其 後沮丘水出其右 正丘水出其左 營丘今齊之

南華中

釋丘

十六

水過其南及東如履敦敦者敦丘敦孟 邈邈沙丘旁行左 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施丘詩云施丘 丘偏高阿丘詩云陟 宛中宛丘宛謂中 丘背有丘爲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 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宋有太丘杜 如叔畝丘丘有壟界 如陵陵丘阜陵大 丘上有丘爲宛丘嫌人不 陳有宛丘今在陳 晉有潛丘今在太原 淮南有州黎丘今在陳 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說者多以州黎宛管爲河南潛敦爲河北者案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 之殆自別更有魁梧榮大者五但未詳其名 屋屋屋屋而高岸屋水邊酒謂深也 視夷上酒下不滑屋上平坦而下水與限 限今江東呼爲不爭限屋內爲限外爲限 畢堂牆今江東呼爲 防限洪爲屋 窮潰泥 谷者激通於 釋山 河南華山華陰 河西嶽吳 河東岱岱宗 河北恒山 江南衡衡山 三襲襲亦 再成英兩山

高岑言岑銳而高嶠言纖卑而大龜廣小而

衆歸小山 小山 岌岌謂 大山高過 山屬者 岿言絡驛

獨者蜀孤獨亦上正章山上宛中隆山中山春岡

謂山長脊未及上翠微近上山頂冢山峯者屨屨謂

山如堂者密形似堂室者戶子曰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義栢如

防者盛防巒山墮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嶺重重

賺謂山形如累兩甌甌狀似之因以名云
左右有岸屈夾山
大

山宮小山霍官謂園統之禮記曰君爲臺宮之是也小山別大山

釋山

鮮不相連山絕連山中多小石礫多礫多大石

多草木塢無草木皆見詩 山上有水埧

有傳夏有水冬無水泉有傳山嶺無所通谿所謂

窮潰者雖無所通
與水注川同名
石戴土謂之崔嵬
石山上土有土者

戴石爲硿土山上
有石者山夾水澗陵夾水瀆別山陵
間有水

者之
山有穴爲岫
謂巖穴
山西曰夕陽
暮乃見日
山東

曰朝陽旦即見日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

南嶽即天柱山恒山爲北嶽常山嵩高爲中嶽大

梁山晉望也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
朔夏陽縣西北臨河上

也

釋水

不泉泉一見一否爲濺有貌井一有水一無水

爲瀾沟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也濫泉正出王出涌

出也公羊傳曰直出直循也沃泉縣出縣出也從上

沆泉穴出穴出仄出也從旁出也溪闕流川流通過辨

回川旋流灘反入即河水夾出後還入者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沱潭沙出

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萍音但
汧出不流水泉潛出便歸異出

同流肥毛詩傳曰所出漢大出尾下今河東汾陰縣有水

口如車輪許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漢馮
卸陽縣復有潰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

釋水

中陸上又有一廣澤源皆相通在汾陰者人
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所出處爲漢鬼此

是也犀水醺曰醺謂水水自河出爲濫書曰濫
猶底也水醺盡水水自河出爲濫書曰濫

濟爲澌汶爲瀾洛爲波漢爲潛潛既道淮爲許

江爲沱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過爲洵潁爲沙汝爲潁

遵彼汝瀆皆大水溢
出別爲小木之名
水決之澤爲汧水決入澤中者亦名

為決復入為汜水出去復還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

瀾言渙小波爲淪言蕪直波爲徑有徑江有汜

河有灘汝有瀆此故上水別出許水厓水灘地水

草交爲湄詩曰居河之湄濟有深涉謂涉渡之處深則厲淺

新雅

附錄一

及車木自弊神不弊立死不弊櫛不弊蔽不弊者不弊清不弊地不弊者不弊

詩云其木相磨櫛切磨惜謂木皮敲謂木皮梢梢謂木皮權謂木皮

謂木無枝柯梢今大廟梁材用此權今大廟梁材用此

權長而殺者權長而殺者權權長而殺者

之鼠不知堂之鼠不知堂權之鼠不知堂

密之有美密之有美權密之有美

曲卷似曲卷似權曲卷似

鳥毛羽鳥毛羽權鳥毛羽

上如竹箭上如竹箭權上如竹箭

曰茂曰茂權曰茂

棘桑柳醜條棘桑柳醜條權棘桑柳醜條

而小赤色而小赤色權而小赤色

之聚李曰之聚李曰權之聚李曰

小枝上小枝上權小枝上

直上直上權直上

木族生木族生權木族生

之聚李曰之聚李曰權之聚李曰

小枝上小枝上權小枝上

直上直上權直上

木族生木族生權木族生

之聚李曰之聚李曰權之聚李曰

齊人呼齊人呼權齊人呼

似天牛似天牛權似天牛

樹作孔樹作孔權樹作孔

蟬渠略蟬渠略權蟬渠略

蟬甲蟲蟬甲蟲權蟬甲蟲

故曰故曰權故曰

強蚌強蚌權強蚌

別其子別其子權別其子

腦腦權腦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蟻蟻權蟻

[illegible]

書傳云其為雄雌狀大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地理記云不為牝牡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之銜矢射人 或說曰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其翅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上下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鼓翅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其疾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伸其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跟企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咽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其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名 為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鳥少美長醜
 為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布翅 鵲鳴鳥如鵲短尾射
 所謂留離之子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

而毛謂之獸鵲伯勞也 似鵲而大左倉庚鵲
 黃也 其色鵲黑而 傳曰伯勞是

釋獸

寓屬麋牡麋牝麋其子麋 國語曰獸 其跡躡
 處絕有力狄鹿牡麋牝鹿其子麋其跡速絕有
 力麋屬牡麋 詩曰鹿麋麋鹿康成 其子
 鹿其跡解絕有力獐狼牡獐牝狼其子獐絕有
 力迅免子麋 俗呼 其跡迄絕有力欣豕子猪亦
 曰豕江東呼 獐 俗呼小獐 幼 呼為豕豚
 獐皆通名 獐 俗呼小獐 幼 呼為豕豚

奏者狙今狙狲短頭 豕生三縱二師一特 狲生
 多故別其 所寢樹 狲其所 四獐皆白獐 狲白
 跡 其跡刻絕有力狲 即豕高狲 狲白
 也 其跡刻絕有力狲 即豕高狲 狲白
 竊毛謂之號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駭能食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少時南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帝其皮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虎而黑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經云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夷縣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此種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長須而賊 秦人謂之小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釋獸

虎醜其子狗總有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今或呼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名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獐狗足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能黃白文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真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者此是也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小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即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也 狲有狲也 狲白 狲白

食虎豹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踈勒王來獻犍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駿視日走

五百里驕如馬一角不角者驕得一年九貢郡

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驕也今深獬如羊獬羊以

大角角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獬如羊獬羊以

出西方摩身牛尾一角傳曰有肉公羊猶

如鹿善登木健上肆脩毫毫毛驅似狸狸如虎

狗文似牛重千斤犀似豕形似水牛諸頭

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

鼻上者即食角池小而不好食棘亦有一角

者彘毛刺似鼠狀佛佛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黑身有毛及趾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

長丈許俗呼狸狐獬其足踏皆有其跡爪

之曰山都狸狐獬其足踏皆有其跡爪

頭處蒙頌狀即蒙貴也狀如狸而小紫墨色可

出之孫亦獬善援便獬父善顧獬獬也似

色蒼黑能威夷長脊而泥才力麀麀短胆

持人好顯威夷長脊而泥才力麀麀短胆

贊有力出西海大秦國有康迅頭今建平山

如狗似獬獬黃黑色多鬚鬚好雖邱鼻而長尾

如狗似獬獬黃黑色多鬚鬚好雖邱鼻而長尾

如狗似獬獬黃黑色多鬚鬚好雖邱鼻而長尾

如狗似獬獬黃黑色多鬚鬚好雖邱鼻而長尾

狙說者云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魍魎魍魎

有魚有鱗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尚純戎事齊力尚純

尚田獵齊足疾

牛屬摩牛出巴中爆牛即犂牛也領上肉獵朕肉教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犏牛犏牛庫小也又呼果下牛犏牛即犏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出廣州高涼郡犏牛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峽山多獵牛犏牛尾皆有長毛撞牛今無犏牛未角一俯一仰俯仰皆踴翳角牛今豎黑脣犂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背犂黑背黑耳犂黑腹牧黑脚犂皆別牛黑其子犂今青州呼犂為狗體長犂長身絕有所在之名

力欣猷

羊屬羊牡謂吳羊牝羊牝詩曰牝羊夏羊黑殺牡羴黑羴也羴羴牝殺今人便以羴殺角不齊羴一長角三羴羴角羴羊黃腹腹下未成羊羴俗呼五月羔為羴絕有力畜

狗屬犬生三狡二師一衛此與猪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未成毫狗狗子未生長喙檢短喙得獠詩曰載獠得獠絕有力挑尤狗也詩曰無使尤也吠

雞屬雞大者蜀今蜀蜀子雞雞子未成雞健今

五

友不如已以其所教之者弗棄也

十三經解詁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爲人

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君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曾子曰吾日三

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稱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

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

之與抑與之時乎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復

之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父在觀其志父之志也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子曰君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論語上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政刑非德禮非政刑不立德不修政刑不行非政刑不修

立非以從心不踰矩七十而從心所欲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

論語上

終日所事皆得弟子

終日所事皆得弟子

言仲之功
與大義乃
不能若之
以謙三
反於其
易也

論語上

此必有為
而發不
比則
成周之法
安在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
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
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
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語魯大師樂
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
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
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
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子曰不仁者
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子曰此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

仁不仁即
前章
貴安貴賤

人之生以
剛柔為
先未聞
之先雖生
而後生
則問道之
後始知而
未嘗死

論語上

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
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
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
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
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
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
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子曰父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過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謂子賤君子哉若

論語上

八

論語上

人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

子貢方人
故有此問

論語上

九馬

七十三

文章排外
也二解則
入于天道
矣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

仁不外乎
忘清

論語上
不念舊惡
原大高明

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
 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
 再斯可矣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
 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子曰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顏淵季路侍子
 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
 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聖賢之
問本則知
臨民之要
在簡又如
簡之正路
在敬

論語上

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
 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
 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
 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季康子問仲
 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

傳文為約
禮也約禮
約其情情
也一路工
夫無先後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食
 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之所慎齊戰疾子在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
 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曰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
 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子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
 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陳司敗
 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
 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子與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曰文莫吾猶

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三年學不至

於穀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

論語上

卷之九

三禮並稱蓋以隨時而變者形而不可者也

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曰吾

夫子之意受之於心當在言外言之在理則其安樂辭也

論語上

卷之九

三十四

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履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負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復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蹀躞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也。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裘表裏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

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
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誼
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
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
於阼。階間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
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于退朝。曰。傷人
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
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
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
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復白
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
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
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
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
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再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
 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壯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畏於匡。顏淵
 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

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
 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爲
 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論語下

三

九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

論語下

三

九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子曰片言可

仲學事
半為約
代之助
約禮念
念從博

論語下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就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夫一元三十四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論語下

夫一元三十四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辨同之

好惡

論語下

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
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
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

卷之十四

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
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
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子曰有德

為當時
尚言尚
勇而解

論語下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果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
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為命禘
祫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
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卷之十四

疏食沒齒無怨言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
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
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
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
矣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
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我

論語下
匹夫匹婦不始不終
子所取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論語下

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原不遠
則所成
之事即
在前矣

病無能
則無見
知之矣

論語下
三十三
六十三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
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
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
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
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
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矣夫子曰巧言亂
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
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

此章言
治人之
道

論語下
三十三
七十三

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
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
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子
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
仁不讓於師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
其事而後其食子曰有敎無類子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師冕見及階子曰階
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
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
相師之道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

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

性分在
我故見
聞可得
公世未
達故未

見其人
也之偶

論語下

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趙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

專論性

論語下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云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云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大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

微子第十八

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與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

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

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季

三十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

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季

三十五

論語終

深按老泉批點孟子
批點孟子
原非公蘇
節其簡
者而在其
精神莊嚴
者易之
上沒也目
今觀之為
有眼無
人耳目其
神品也學
者勿玩而
抑之

蘇老泉批點孟子

朱墨辯

○、—、○ 以上皆朱

老泉批點原本朱墨錯雜然既入梓而
槩以墨印殊失其真今用虛者為朱實
者為墨其文之精華關鍵亦各有所屬
若其所以用朱用墨及旁註批評之微
意要在讀者自得之

蘇老泉批點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
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
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
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

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

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

請以戰喻雖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

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

穀不可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與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

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

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

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

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

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秦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

苗油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公曰。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斂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不能見。天下之於上。無小大。皆然。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連用雙喻

此章大抵

欲其推多

不能推者

必有以等

之以下故

反復翻合

以攻擊之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振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王于上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榮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副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

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心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父老樂。與眾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方七十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二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勅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天下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貽貽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而下。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窮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愛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
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
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匠人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
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
於教主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
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
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
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
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
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
其蘇以發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
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
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
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滕公問曰
民莫之死也
誅之則不可
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
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善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殫為善而已矣

滕公問曰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
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殫為善而已矣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要人有臧舍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君如彼，其事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有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也。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高梁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賊者趨焉，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波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曰：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六轉 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于游于張，皆有聖人之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昔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三，莫之能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未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此六事舉主
之全

五十五上

餘生四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

而頌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

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

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

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

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

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

乎人而恥為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

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

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
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
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鍾鈞立二句爲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
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
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
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

以仁義與王言。夫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餽。辭曰。餽。子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鄉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

公孫季

王

王

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鄉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龐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

奇品

前所標
一經論
一經論
一經論

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之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存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

王

王

王

王

本句通出
本意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

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

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存私能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能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問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復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謂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樂不喧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

滕文公上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目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疏粢飲水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卻問孟子孟子
 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

爾于茅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
 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
 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當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
 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為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
 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天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狹小將為君
 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
 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

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經義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滕文公上

王本

孟子卷之七

比二八乃
聖世之奇
民被以許
承見文公
以誠待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餽爨。

三字何

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治。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滕文公上

王本

孟子卷之七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失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澶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徙。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八豎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

此章筆力
特變非五
十不能推
感刺領

提出此字
極其動人
非直理到
極何感發
亦切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所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大夷子信以為人之親
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
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額有泚脫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葬槨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慨然為間曰命之
矣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
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
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
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于過矣枉已者未有能
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
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以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
 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
 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
 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
 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
 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洪水

警余洪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

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官

室以為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

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

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放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蠅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巢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煩顧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下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與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

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

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而正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

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不以濯。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而正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天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圯也故為淵醜魚者獺也為叢棘者鷃也為湯武敗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賦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

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敵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眉中正則眸子瞭焉眉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

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

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

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

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

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

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親事

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曾子養曾

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噉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
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
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

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

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檣杙曾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
 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
 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
 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
 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
 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感抽矢扣輪去
 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
 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
 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
 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
 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
 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江表
漢書
今所未有
之奇文

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世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瞽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瞽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我竭

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孟子

萬章上

七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

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天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子於大舜兄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我朕

琴朕弑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偶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

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舜黜陟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

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成丘蒙曰舜
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
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
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
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詩曰未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
載見載見瞽瞍載見變變齊栗載見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
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
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萬章公處
繼而事

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翼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於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伐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
 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
 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
 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
 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取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
 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

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
 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
 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
 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殺死
 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
 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
 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
 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
 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

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思乎宜乎抱關擊柝孔

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

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

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假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辭肉

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死之於

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舍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

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

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

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

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

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

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

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魯景公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旄士以旌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

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然則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入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王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

孟子曰性猶白也

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長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

以非殊字
入以同字
變作似字
三轉皆神
波瀾轉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泮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瘠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耳也七節
及工事如
駿馬下岐
破高屋建
鐘水勢不
可遏也
至於心獨
多所同
乎一句
轉筆力甚

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不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且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
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

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為也面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
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
弗得則死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餽爾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
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
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親所愛親所愛則親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莠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_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

鎗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終凡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手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孟子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殲也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縣駒處於高唐。齊石曼華周杞梁之妻。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奉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

孟子下

孟子下

孟子下

孟子下

孟子下

孟子下

孟子下

孟子下

通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有讓。一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

爲妻。再命曰。尊賢。三命曰。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出防。無過濯。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下

告子下

卷一

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定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孟子下

告子下

卷一

一

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

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虛謾諂面諛

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

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

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殫其心。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圜牆之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耻。無耻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者。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入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謂之知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與居矣故士不失義也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欽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

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疢獨孤

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在此。而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天
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
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

盡心上

孟子

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
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
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尊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
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畝，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

活，晷晷，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
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

盡心上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
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
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
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
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憂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其父之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訪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替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如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也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發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其入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

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諸侯而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

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攬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及豚。既入其芷。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麻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

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今之，人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袁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今之，人之行，何為踴踴淙淙？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惡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陳深撰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編凡易三卷
書三卷詩四卷周禮六卷儀禮四卷禮記十卷左
傳十四卷公羊傳三卷穀梁傳二卷論語一卷孝
經一卷爾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傳及本
義各標其名書惟取孔傳蔡傳不復分別詩取小
序及朱子集傳亦兼採子貢詩傳周禮分序官於
各職之前使長屬相統用王應電本稱曰古本禮
記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問前左傳主夏正之
說謂用周正爲誣論語孝經孟子俱無註惟孟子
加以評點用世所稱蘇洵本餘亦皆鈔錄舊註無
所發明



ZW 21101000542313